

生化危機下，你會點樣保護你女神？

作者: 續紛諾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

「呀媽，我返學先啦！」都上了中學快要五年了，我每天準備出門口上學時，總會有意無意的說出這句話，而母親也會和應我一句「嗯」。

「.....」但今天，媽媽卻沒有答話。

「呀媽？我話我返學啦！」儘管這對答只是每天的例行公事，可有可無。但總是讓我心中浮現出半點不安之情。

「你唔舒服呀？」我閉上了大門，舉步走進母親的房間察看。

然而這一看，將把我的人生改寫。

「媽！」眼前的景象讓我一時站不住腳，倒跌在地上。但我還是出盡吃奶之力爬近床邊確認我所見的是否真實。

「唔.....唔好玩啦，今日唔係愚人節呀！」母親躺在床上，雙眼通紅的，胸膛更是插上了一把木劍。

我嘗試輕撫她的臉，發現早已變得冰冷.....死了。而床單的血卻令我猶疑了一會，因這血色絕非我們平常所見的暗紅，而是墨黑色。

「唔好掂到佢啲血，如果唔係既話你都會變成佢咁！」

突然有把聲音從衣櫃裡傳出，應該是一名中年的男人吧。他的話彷彿就在警告著我，生怕我會鑄成大錯。

「你係咩人？」我抹去眼角的淚水，立馬提高戒備，死死的盯著衣櫃。無他，因我早已認定他就是殺了我母親的兇手。

「響你面前嗰個已經唔係你呀媽，佢係一隻喪屍。響佢心口上面嗰把係桃木劍，專係用嚟殺喪屍架。」衣櫃裡的男人平靜地解釋道。

「你殺咗我呀媽，之後仲同我講佢係喪屍？」

說實話，我對眼前的男人可說是又怕又恨，我腦海全是我拔出桃木劍再插向他的畫面。但我深知以我只學了半年泰拳來說，絕非他的對手，更何況他是一名殺人兇手！

「唔信既話你大可以出去出面睇下咩環境！」那男人顯然開始有點不耐煩。

我隔著玻璃窗望向外面的世界，的確比平時來得冷清，這時候街頭巷尾理應很多學生經過，但今天卻只有小貓三四隻。

「咁根本唔代表啲咩！」我能與衣櫃裡的人對答如流，還真是有點不可思議的。

也許你們鐵定會覺得這如此冷靜是不太可能，但是當你面對這情境時，你的思緒卻會忽然變得理智非

常。

「嗯……」他無言而對，彷彿一時想不到如何得以證明。

我視線沒有離開過衣櫃半秒，掌心開始冒汗，一股想打開衣櫃的慾望。

「嗚……」身後一陣寒氣，轉頭一看發現母親正蹣跚的走近著我。但她的步勢已不成人形，雙手無力地伸出。

「媽？」我心知不妙，退後了數步。但母親還是用她那鮮紅的雙眼呆望著我，並張開她的血盆大口。她這行為舉止，我依稀記得在哪套電影中看過……

生化危機。

仆街。

第二章

正當我意識到不妥時，母親已發現了我並一手捉拿著我，正準備一口咬破我的臉頰。

「呀媽，我係你個仔呀！你咪玩啦.....」

幸好我反應還算敏捷，及時使勁的按著她的臉，好讓她不能靠近我並把我吞嚙。

但我深知如眼前的真是喪屍，應該是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力氣。反觀我只不過是一名中五學生，若要跟她角力的話，我相信這也只不過把我死亡的時間延長。

只至少讓我肯定的是，在我眼眸中的早已不是我母親。或許那男人說得一點也沒有錯，她是一隻喪屍。

「救.....命呀.....」

雙手開始無力，只能放聲呼叫，希望那男人能拯救我。

「你依家信未呀？」但那男人依舊優哉游哉的說道，好像完全沒把我的生命安危放在眼裡。

「信呀屌你，我乜撚野都信呀！」

人到了一個絕望的階段時，總會口是心非。但在這時，我倒是相信他的話。

「唉！」衣櫃的門打開了後，一個衣架隨即飛至。那衣架直擊母親的頭顱.....不，她再也不是我母親，她是一隻徹徹底底的喪屍。

「所以話中國野真係信唔過，都係靠返西方既方法先得！」

喪屍的頭蓋骨直接被衣架所擊碎，烏黑的鮮血從那缺口中流出。只見她緩緩倒地，繼而死去.....

媽.....點解我一起身.....就會咁架.....

「呢到好危險，班喪屍好有可能會聽到聲而走過嚟，我地都係快啲走啦！」那男人著手推拉著我離開家裡，但我依舊未有行動，反而跪在地上。

「點解會咁架，到底響我訓緊覺既時候，個世界做緊乜野？點解我呀媽會突然之間變成一隻喪屍架？點解.....點解呀！」

我雙眼無神的望向那男人，是一個留著八字鬚，頭髮斑白的中年男人。

含辛茹苦的把我養大，與我一起生活了十六年的母親，如今竟死於我眼簾當中.....

「我都好想知道點解，不過我見出面既環境同平時差唔多，我諗呢場喪屍危機應該只係啱啱開始。」中年男人再次望出窗確應之：「我地行動要快少少！」

「我地要做咩呀？」

我對面前的男人可說是一無所知，而他說的話更是讓我不思不得其解。

「仲洗問既？緊係拯救其他仲未俾喪屍咬到既人啦！」他一手把我揪起：「我係住你樓上嗰個，叫我陳sir得啦！」

「咁點解你.....」我還未把話說完，陳sir早已插話：「點解你咁撚多問題架？呢場喪屍危機分分鐘唔係剩係香港，而係全世界！你條仆街仲響到問埋晒啲低能問題，不如救多幾個人好過啦！」

救人.....

！

「Cynthia！」說到救人，我腦海中只浮現出一個名字，正是Cynthia。她是我中學的師姐，只比我大一級。雖我倆並不是情侶，但我卻愛戀著她.....

係呀！我當緊兵呀得未呀？咁佢係都唔肯同我一齊呀嘛！咁唔通點呀？綁架佢返嚟好冇？

這時間，Cynthia應該回了校吧，雖然她去年已經畢了業，但卻在每個星期一都會回校幫忙打點VA房的事物，因此她總是愛比常人較早回到學校。

「我要返去學校嗰到救我女神！」

頂！一個唔覺意講咗出嚟！

「唔得啦，我陪唔到你去呀，我都要過海搵我啲屋企人，我地有緣再見啦！」陳sir拍拍我肩膀後，便從我家大門離去，留下了我和一記問題.....

點解陳sir會響我屋企個衣櫃出現既.....

第三章

「頂，依家唔係諗呢個問題既時候！」我拼命地搖頭，好讓自己的魂魄回過神來。我也是時候出門了！

正當我舉腳踏出家門時，我轉過頭來望著躺在地上的屍骸.....「媽，你放心啦，我會好好照顧住自己架啦.....」

我強忍著淚水，狠下心腸的閉上大門。

再見啦.....

在等待升降機的期間，我掏出了手機，現在是上午七時三十五分。

「嗯.....仲有信號.....」我隨手打開了討論區，發現還有不少人在討論區上發言。但當中有一個話題令我興趣萬分，我沒多想什麼便按了下去。

「大家覺唔覺得今日條街好似冇咩人？」

剛好這時，升降機門也打開了，我低頭望向手機的步進升降機。

「原來唔係得我一個咁諗，我都覺得今日條街冇咩人，平時啲學生妹今日都唔見晒。」

「話說我喺落街見到一個女人響地下到爬吓爬吓咁，唔知關唔關事呢？」

「頂，樓上好似講到有喪屍咁！」

喪屍！

我望向升降機所顯示的樓層，確認升降機有在正常運作。然而我身後突然感覺到有人類的氣息.....到底是人是喪屍？

頂你個肺喺做咩唔行樓梯呀！如果佢真係喪屍既話我可以點算好！

我不敢直視著他，只好從鏡子的倒影觀察，心裡祈求著他只不過是一名上班族。但他依舊的低著頭，害我無從得知他是否人類。

「冇野既，唔好自己嚇自己！」我自我安慰道，要是他真的是喪屍，理應老早就動口嚙下我的胸腔吧，照樣子來說他應該只是一個低頭族吧！

「嗯.....」

他支吾了數聲，足以把我剛自我安慰的功效全減弱！我繃緊每一條神經線，雙手握得無法再緊，並咬緊牙關等待著大門開啟的瞬間。

「屌我落樓梯都快過你啦，可唔可以快少少呀！」儘管這一點用處也沒有，我還是催促著升降機。

其實.....我依家搵是但一層之後再行樓梯咪得囉.....

「仆街我唔好聽朝先諗到！」我隨手按下一層，心想這應是一個完美的方法。誰不知身後的男人忽然拍了我肩頭。

「呀！」我瑟縮於升降機的一角：「俾條生路行吓啦，我唔想咁快就死住呀！」

「我就嚟遲到，好趕時間架，可唔可以唔好亂搵呀？」幸好！這男人只不過是一個奴性過高的打工仔。

「依家咩環境呀，仲返工？」說罷我才猛覺，喪屍爆發只是剛開始，因此人們依舊會按照日常生活模式過活。

「依家既環境咪就係通漲囉，唔返工唔通你養我咩？你係咪響呢層落架？」

儘管我跟他說香港出現了喪屍，正常人也不會相信吧！所以我也沒多說什麼，默默地閉上升降機大門。

「屌，阻撻住我搵食！」哼，再過多一會兒恐怕你就不是這樣說了。

當升降機大門開啟後，我倆也加緊腳步的走著。無他，我現在腦中只想著Cynthia，我才不願讓她變成喪屍！

不過.....就算我跟她說了真相，她會相信嗎？

「唔理得咁多架啦，搵到佢再講啦！」我三步併著兩步，連跑帶跳的衝到港鐵站前，與一群學生擦身而過，但我還是能夠聽得到他們在討論著什麼。

「頂，等咗咁耐都冇車，坐的士算啦！」那位看似十分不滿的男學生看了看手錶，也許快要遲到了。

而在港鐵站裡，有職員正在安撫正在苦苦等待列車的乘客：「咁多位真係唔好意思呀！我地已經聯絡咗列車嗰邊，但係都仲未收到回覆，真係唔好意思呀！」

我聽到這裡已知情況比我想像中還要糟，便立馬衝出港鐵站並在旁邊的柵欄隨手抄起一架單車。要是那班列車很久也沒來，一點回音也沒有的話，很明顯那班列車裡的人應該兇多吉少了。

幸好我家離學校還不算太遠，踏單車的話大約半個小時就到了。我一邊踏著單車，放眼觀察著四周。人，的確少了很多，而在大街小巷也不難發現有一些喪屍埋伏著。但為何牠們都不出來找人類食呢？

不，我不是希望牠們會突然向我衝過來，我只是覺得十分奇怪。但當我踏至一條行人隧道時，我便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回事了。

第四章

「屌.....會唔會有太多隻.....」在我眼前的是數十多隻喪屍，但牠們都很安份守己的呆在行人隧道裡，儘管察覺到我在行人隧道外面時，牠們也未有跑出來。

「所以.....你地好驚陽光？」我姑且大膽假設道。當然，大膽假設後還得小心求證，不然就只會誤了大事。

「大不了咪做埋佢地一份子，又唔洗死既！」我鼓起勇氣，隻身踏進行人隧道一步。

牠們一感應到有人類的氣息走進牠們能行動的範圍後，便馬上奔向我來，生怕我會離開這裡。

「嘩！」幸好我對生存還是有一點堅持，隨之後退一步，再次回到陽光之下。牠們通紅的眼睛直視著我，但卻未有行動。

我微微一笑，踏上單車再次我的拯救之旅。

如果係咁既話，啫係話我只要一直響戶外行動就得啦！

就是這樣，我一直都提醒著自己不能走到有頂蓋的地方，最終也可安全地回到校園。

「Cynthia！」我對著空曠的校園大叫道。正當想舉步踏進操場時，我猶豫了。

屌，我學校個操場係有蓋操場嚟架！

但我還是抱著喪屍只是剛爆發的心態探著頭望向有蓋操場。幸好還沒有喪屍來襲，甚至有幾名學生站地原地四處張望。

「明明都已經就嚟早會啦，點解啲人都仲未返嚟既？」說這句話的，我想應該是學弟吧！他與朋友開始對這環境產生了不安感。

「會唔會其實今日唔洗返學架？」另一位學弟拿出手冊並確認著。

「其實.....」我把話硬生生的吞回肚裡。還是那一句吧，說什麼香港有喪屍，只要你是正常人也不會相信這回事吧！我還是趕快上去藝術室找Cynthia吧！

但係.....如果上面有喪屍呢.....

「屌，理撚得咁多咩！救人要緊！」更何況，她是我女神，就算要上刀山落油鑊我也得要去！

「死就死啦！」

我深深的吸了口大氣，硬著頭皮便趕了上去二樓，也正是藝術室的所在地。

「Cynthia！」我毫不猶疑便踢開了大門，只見Cynthia戴著耳機，坐在畫版之前並陶醉於音樂之中，看似是沒聽到我呼喚著她。但見她充滿氣質的一舉手一落筆，竟看得我如癡如醉，一時忘了為何要

找她。

「麥俊傑？你嚟呢到做咩？」

從她的口吻當中聽不見有半點好奇之心，只有憎恨之意，彷彿不想看見我的蹤影，就算只是一秒也不想。

「我解釋唔到你聽，跟我走！」我拖著Cynthia的手，正想帶她離開這有很大可能讓喪屍入侵的地方。

「你痴咗線呀？」

果然，Cynthia一手便擺脫開我。

「出面有喪屍呀！我求吓跟我走啦，最多我帶你去到一個安全之後，我即刻離開你眼線範圍之內！」當兵的，只求女神人生安全，別無他想。

「痴撚線！」

Cynthia拋低了這一句後便離開藝術室。

我所講既野.....係真架.....

「呀！」誰不知當Cynthia一離開藝術室不到數秒後，便大叫道，想必是遇到了喪屍！

「Cynthia！」我推開了門後便捉著Cynthia的手逃離現場，這次她就沒有把手鬆開了。但.....現在才不是該想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不忙回頭一看，發現有兩隻喪屍正對我倆虎視眈眈！牠們的口滴著黑色的血，雙眼依舊無神的，但是移動的速度卻與正常人沒有分別！

「落咗去先再算！」

我在廁所門口拾起一把地拖作為武器，頭也不回的便從剛走上來樓梯跑回操場。但我還是算錯了一件事情.....

屌，我學校個操場係有蓋操場嚟架！

第五章

剛剛還在談天說地的兩位小師弟，早已成為喪屍的同伴。在操場上有大約十隻喪屍，牠們聽見樓梯傳來聲音後便恭候我們下來。

事實上，只要我們能走到有陽光的地方便能安全，但是離開有蓋操場的道路已有喪屍阻撓著，如硬要衝破牠們的防線不是沒有可能，但.....風險太高了。

眼見八面來敵，我二拳難敵四手，更何況我還要保護著Cynthia，這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上面呀！」Cynthia這一叫，把我從思海中扯回現實。我回頭一瞄，果真有兩隻喪屍前仆後繼的走下來。看來，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捉實我。」我沒多說什麼，手持的地拖快要被我握斷。

我一定要帶埋Cynthia離開呢到！

我把地拖向前一擲，正中在我面前的喪屍的臉龐。趁喪屍一時未能反應過來時，拾起地拖並拔腿就跑！

但跑了不夠數步，又有一隻喪屍從旁襲擊我倆。我先把Cynthia拉離喪屍後，再果斷地低頭一掃，喪屍的腳便我活生生的掃斷。儘管牠們的移動能力與一般人無疑，但畢竟牠們已經死了一遍，牠們的身體還是脆弱得很。

不知是因我們的聲浪太大還是喪屍的召喚。一些身穿襯衣，打著領帶的喪屍也從樓梯走了下來，估計應該是老師吧。照這個情況來說整棟學校也差不多被喪屍所侵略了。

我隨手向下一掃，又有兩隻喪屍失去了移動能力。但眼見喪屍愈來愈多的時候，我也明白到現時不宜戀戰。

身後的喪屍已經將至並正準備飽食一頓，其中一隻更是飛禽大咬著。幸好我還能牽強的欠身一避，而不被身後的喪屍所咬住。你問Cynthia嗎？她早已嚇得花容失色，只懂得緊握著我的手，說實話，也是蠻痛的。

「仲差少少.....」我就像一個馬拉松選手般吃力的奔向終點。當然我所面對的比起馬拉松還要來得糟糕，因我一放棄，便要賠上性命。

「得咗啦！」我成功帶著Cynthia到了籃球場，而身後的喪屍也只能眼巴巴的望著差點吃下肚子裡的肥肉遠遠離去。

「嗚.....呀！」一記慘絕人寰的哀悼聲是出至一位喪屍，因牠被牠的同伴所迫出到有蓋操場。在陽光底下，牠突然變得面目猙獰。

牠很想回到有蓋操場裡，無奈同伴們也未有意識到牠的意圖，只死死的呆在原地，目送著我和Cynthia。

最終，那隻喪屍還是倒地了，嘲諷的是，牠倒地之前還是能夠擠進有蓋操場當中，只要牠再忍個數秒，有可能不用死去。

同伴們到了現在才發覺身邊多了一具屍體，居然開始把牠分屍並吞食！

同類相食！

牠們如此蠻荒的行為全都被我和Cynthia看進眼底

「嘔……」

果然Cynthia還是忍受不住這種恐怖的舉動。

「成班都痴撚線架！」我一氣之下，用力地把手中的地拖飛至食得最為津津有味的喪屍的臉上。誰不知牠竟把頭微微一側，完美的躲開了。

點解佢……識得避開我把地拖既……

不，重點完全不在這裡！

點解……得佢一個識得避開既？明明我啱啱同其他喪屍打既時候，佢地都唔識避架……

第六章

「你好野！」也許只是我眼界太差吧！我拾起躺在地上的單車，幸好後面還有一個副座，不然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快啲上車啦，我帶你去一個安全既地方先啦！」現在回想起這句話，這真的只有變態的才會說得出，但我想當時Cynthia也嚇得魂飛魄散，立馬坐在副座之上。

Cynthia在途中就這樣一直抱著我，而我也樂得讓她這樣抱著一輩子.....街道上的人已經買少見少了，他們就算看見人類也會不自覺地後退。說得也是，畢竟防人之心不可無。

照道理說，只要呆在室外就可說是安全，不過到了晚上的時候又是另一個世界。我掏出了手機，現時是上午九時多，離晚上還有一段時間。

「我地是但搵個公園先啦！」我想現時只需找到一個空曠的地方便能得到暫時性的安全。

而正當我來了一個急轉彎時，有份報紙從正前方颯過並直擊我的臉，害我一時看不見路，只好把單車急停。

「邊鬼個咁冇公德.....」我被報紙裡的內容嚇得把話止住於半空當中，是未來一星期的天氣預告。

「冇咁黑仔呀.....」我呆望著那份報紙，心中泛起了一陣又一陣的漣漪，皆因我剛計好的如意算盤現在全給我推翻。

「未來一星期大致上多雲，冇雨.....」天氣預告之後所寫的已不是重點，我的視線也只停留在這句上。

「唉.....見步行步啦.....」我收起報紙，因這有可能對將來的事有所幫助。收拾心情過後便繼續出發。

「我.....我想飲水.....」事隔一會後，Cynthia也總算從崩潰中走回來。我猛然回頭，才發現原來她剛剛沒有帶著書包便被我拉著跑下去了。

「水.....等我睇吓先。」雖說便利店總有一間在你左右，但便利店裡沒有陽光，喪屍便能在裡面逗留。要是走進了一間有喪屍的便利店，就等同於走進了一個困獸之鬥中，可說是九死一生。

走了大約五分鐘吧，我找到了一間正常的便利店。我所說的正常，是還沒有被喪屍入侵，還有人經營的便利店。

「咦？原來仲有人架？」店員看見我後，心裡彷彿是產生了不少的疑問。

「係囉，我都唔知點解今日啲人好似唔見晒咁。」我還是沒把真相告訴給他聽，而Cynthia也懂趣的沒多說什麼。

我掏出錢包，幸好今天只是星期一。我和Cynthia都用盡了自己的金錢去買食水和乾糧，畢竟考慮到之後的生活再也不需使用到金錢這東西，我倆也不惜大灑金錢換取一些實際的食物吧！

我把一袋二袋的掛到單車手柄後，走回店裡跟店員叮囑道：「小心啲啦，佢地好驚太陽架！」

留下帶著無限個疑問的店員後，我又踏上單車，前往最近的公園。

打從今天早上所發生的事情，到了現在我還是不太相信，我也不知為何我能在這糊里糊塗的狀態之下不但能存活，還能拯救了我心愛的人.....儘管她不是這樣的想著。

或者.....幸運女神今日企咗響我個邊啦！

但是，事情來得實在太快了，我壓根沒反應過來便要逃生了。說實話到了現在我都還沒搞清這事情的真偽，我甚至連自己是否在作夢也不太清楚。

第七章

「我地.....依家應該做啲咩.....」當我們抵達公園後，Cynthia便問了這一道連我也未能回答的問題。

「我地就暫時苟且偷安住先，之後既事之後再算啦。」我無奈地攤開雙手。我壓根兒想不到一個長遠的方法，我甚至連待會兒陰天該如何是好也沒有頭緒。

不過有一樣事情我是可以肯定的，這絕非一兩天便能解決的問題，很有可能我和Cynthia需要如此一直生活下去。

Cynthia與我不約而同地拿出手機查看著，幸好還有信號！我馬上打開討論區，裡頭的人也開始察覺到事情的嚴重性了。

「認真一問，大家覺得我地點樣先可以生存到落去？」這話題，在這時候想必是任何人也感到莫大的興趣吧。

如果.....所有生還者響埋一齊會唔會有個照應呢？

但這提議過份的理想化，人類到了這絕境時什麼人性的都會拋諸腦後。要是所有生還者都一起生活的話，恐怖沒有等到喪屍來襲，我們早已不攻自破。

「你估.....政府佢地會唔會做啲野解決呢件事.....」Cynthia直視著我，害我靦腆一臉，不敢回望著她。

「我諗佢地都應該幫唔到幾多架啦.....」以我記得當中，看過了幾齣喪屍電影，壞結局的也為數不少。

如果要解決這次喪屍爆發，便需了解為何會出現喪屍，繼而再找出解藥。光是源頭我想也得找數天至數星期吧！但我相信以喪屍病毒的傳播性來說，不消一天便能把整個香港變成死城。

我回想起剛剛親眼目睹喪屍相食的情景時，自覺出了一點問題，但我卻說不出來令我產生這不安感的原因。

「喂，你覺唔覺得啱啱喪屍食喪屍好似有啲問題咁呀？不過我又講唔出係咩問題啫.....你有冇咩頭緒呀？」我鼓起勇氣抬頭望向Cynthia，才知道她正吃著雪芳蛋糕。而當她想起剛剛的事情時，不禁把手上的雪芳蛋糕放下，表情甚是難受。

「你真係好黑人憎。」

「對.....對唔住.....」

「你係咪想講，佢地冇理由會食自己啲同伴？」Cynthia喝了口水，把嘴裡的雪芳蛋糕硬嚥下去。

「不過我地依家咩都唔知，我地一日未知佢地係點變喪屍之前，都唔可以掉以輕心。」我回望著四周，幸好還沒有什麼可疑的事物。

但眼見天空開始略過數片烏雲，我便深知若我們找不到一個安全地點的話，恐怕只會成為喪屍口中的亡魂。

「我地要諗吓之後去邊到好，呢到好快就會變得唔安全.....」天氣的變化快得讓我焦急起來，彷如熱鍋上的螞蟻般。

「其實我.....可唔可以返屋企睇吓我呀爸呀媽係咪變.....」Cynthia沒有把話繼續說下去，但我也能猜出她想帶出的信息。

「我同你講呀.....我今朝返學既時候，我發現我呀媽變咗喪屍，佢仲差啲想殺咗我。」我仰首苦笑著，好讓淚珠沒跌下來。

「.....」Cynthia正想說什麼安慰我，但卻沒說出口。

「放心，我無野。係呢？你屋企響邊呀？」我假裝堅強問道。

「西貢。」Cynthia重拾起雪芳蛋糕並咬了一口。

「係咪獨立屋嚟架？」我突發其想，要是獨立屋的話，不就正是我想找的安全地方嗎？

「嗯，做咩事呀？」Cynthia皺起眉頭，不知我心裡正打著怎樣的如意算盤。

「唔好講咁多啦，行啦！」我必須在下雨之前趕到Cynthia的家裡，不然事情就只會更加麻煩了。

第八章

「呀媽，老豆你地響唔響到呀？」Cynthia一回到家後便四周大叫道，但還是沒人回應：「死伙啦，佢地會唔會出咗去食早餐架.....我要出去搵佢地！」

我見窗外開始下起大雨來，便叫住了她：「出面好危險呀，分分鐘俾班喪屍食咗都唔知咩事，你都係等出面安全啲先啦！」

「佢地響出面咪仲危險囉！佢地係我呀爸呀媽，我唔可以明知佢地有危險都唔去救佢地！」Cynthia堅決要出門找尋她的父母，但我還是抓住她：「唔得，咁樣風險實在太大。」

「你咪唔好理我囉，反正你又唔係我邊個！」

說實話，這句話真的有夠痛。我的心彷彿被這把利劍狠狠地插入，令人痛心疾首。

「我.....」我無言以對，只好呆站在原地，逃避著她的眼光，不敢與她四目相投。

「對唔住.....」

也許是她也自覺自己的話傷害了我吧，她沒有把堅持下去，反倒跟我道歉。

「放心，我冇事！你係咪真係咁想出去呀？一係我同你一齊去啦，你一個人我真係唔放心。」表面上我的確把Cynthia的話一笑置之，但這傷口早已留在我心裡的深深處。

「嗯。」Cynthia也沒多說什麼，自顧自的走了門外。而我在她家裡找來了一把高爾夫球桿，我想這對於之後的生存有著極大的幫助，至少能夠擊退喪屍，便帶著它離開。

從門外偷看，發現外面的喪屍開始多了起來，牠們也同樣有著一個共同點，則是雙眼通紅，表情呆滯，猶如行屍走肉般。當然，若你在早上九時坐上港島線的港鐵時，你總是覺得似曾相識的。

「呀媽.....」正當Cynthia想大叫時，我立馬摀住她的嘴：「你一喊就會俾班喪屍聽到，所以你點都唔可以亂叫。」

但，儘管我們不發出任何聲音，牠們還是能夠知道我們的存在。很快，便開始有喪屍向我們步近。

幸好我們是踏著單車，那些喪屍無法趕得上我們的速度。但當數量過多時，從前後包抄時，就算你有了單車也不一定能夠安全逃亡。

我單手持著高爾夫球桿，好讓喪屍不能接近我們。但這也只不過是一個治標的方法，喪屍不但馬上投入這追逐遊戲，我左一攢，右一揮，也令單車失去了重心，左搖右擺的。

「你搵到你呀爸呀媽未呀？」我實在無暇與Cynthia一同尋找，只能左顧右盼喪屍有否偷襲我們。

「冇呀.....」光從Cynthia的聲線，我便得知她的確是十分焦急，只能為她也一同乾急起來。

仆街。

我一時走漏了眼，看不見有一隻喪屍在地上爬行，而單車就這樣撞在牠身上，我倆也因此馬上倒地。

但是我們根本沒有時間讓我們去查看傷勢，因喪屍看見我們倒地後便一窩蜂簇擁著。我忍著痛楚吃力的站了起來並拉起Cynthia開始奔跑。

「同我死開！」我一桿打向眼前喪屍的頭頂，再來一記飛腳把牠踢飛。誰不知牠竟抓住了我的腳，還正準備一口咬之！

「救.....救命！」我不斷掙扎求存，但還是無法擺脫。而因我停下了腳步，身後的喪屍也伸出到牠們的安祿之爪。

我.....就係咁樣完結咗我一生？

不！我才不要死在這群低等生物手下！

我使勁的把腳抽出來，再拉著Cynthia繼續沒頭沒腦的逃跑。但.....天意有時總愛弄人，我們竟跑至一個死胡同。眼前有一面高牆，但必須一人支撐著另一人才能攀上。

好明顯，支撐住個個人一定唔可以爬過個高牆.....

「上去！」在這時，我再一次展現出男士應有的風度，毫不猶豫的把Cynthia推至高牆上。她站穩住腳後，便嘗試伸手拉我上去，但這根本是沒有可能.....

「麥俊傑！」Cynthia站在高牆上喊著，害我不禁抬起頭看向她。這時，我覺得她果真是從天堂下凡來這，焦急的神情放在臉龐上更是可愛動人。

女神.....

當兵的，能被女神所焦急，乃士兵的驕傲和自豪。而我，也不忘繼續履行我的工作：「你走啦，唔洗理我架！我地.....我地有緣再見啦！」

我還是沒把我心底的話說出來，也許沒再被她所討厭，已經心滿意足吧！

目光再次回到面前的喪屍群，但我卻報以冷笑：「大不了我咪變成你地咁，有咩所謂啫？反正我都有野可以輸。」

你猜我能夠逃得出嗎？不，我連把剛剛那句話說完的時間都沒有就被喪屍咬得滿身也是傷口，而我也感覺到我早已難逃一劫。我躺在地上，有氣無力的望了望那道高牆，Cynthia.....已不在了。

「最緊要.....係你可以平安無事.....」說罷，我便閉上了眼，記憶也在這時.....中斷。

第九章

「咁話，你救完佢之後，佢就即刻走咗去，話知你死？好心你就唔好咁傻，救呢條冇人性既女啦！你睇吓你，搞到依家不似人形咁，值得咩？」陳sir穿著純白的實驗袍，對我的故事表示輕蔑。

「因為佢好想快啲搵返佢屋企人呀嘛！佢走之前真係有諗過拉埋我上去架，只不過佢唔夠力啫.....」我為Cynthia辯護著，不管別人怎麼說，Cynthia的地位依舊無法在我心中動搖。

「都好既，起碼我依家有個研究對象。我要同你抽個血嚟化驗吓，你等一陣啦。」陳sir無奈的冷笑了數聲，並從身後的桌子上拿起一支針筒。

「你.....唔等多陣先呀？我好似就嚟又病發.....」我死命的盯著牆上的時鐘，生怕再次發生半小時前的事。

「係啫.....我都差啲唔記得咗！岩岩差啲俾你咬咗一下，好彩我仲反應得切啫！不過你都算勁架啦，俾咁多隻喪屍咬完都仲可以控制到自己既意識。」陳sir不自覺的摸著自己的脖子，後退了兩步。

我察看手上的傷痕，滿滿都是兩個小洞的，想必是那群喪屍給我的烙印。我想，我也將快變成他們一群了。

嗯？你問我點解仲未死？

我倒想找出原因。我只記得我躺在地上，眼睜睜的任由喪屍咬在我身軀上。就這只能任人魚肉的時刻，不能反抗，便嘗試接受吧。

而就在這時候，陳sir又再次像忍者般在喪屍群後出面。接下來的事.....我就叫我忘記了！我只知道當我再次睜開眼時，已在陳sir的實驗室裡。

「其實呢.....呢個到底係邊到嚟架.....」我只知道我身處在一間實驗室，但這實驗室身處於哪裡，我便一無所知了。

「呢到係一間中學，而我就係呢到既老師，如果唔係我都唔會帶到你嚟呢到啦！不過呢到都唔係好安全，我諗我地好快就要換個地方。」陳sir不時視察窗外的環境，害我的緊張感也增加了不少。

「大獲.....」我感受了有股冷流從我雙手緩慢的走進我心臟，我的手腳開始變得冰冷.....嘴部不自覺的發抖，無法正常的合上來，滴下的涎液卻是黑色的。

「快啲走呀！」整個身子都在抖動，我便知道我快無法控制這身體，因此立馬喊陳sir趕快找來一個安全的地方，好讓之後的「我」無法找到他。

種種因素也告訴了一個不爭的事實，我變成了一隻喪屍。

但不知為何，我隨後總是能控制回我的意識，變回原先的「麥俊傑」。過程嘛.....我也算不清楚，反正這事情剛剛也發生了一至兩遍，有了經驗下來，我也未有擔心什麼，只要確保身邊沒有人即可了。

「得未呀？」不知躲在哪兒的陳sir放聲問道。

「恩.....」變身過後，總是讓我疲憊得很，我乾脆倒坐在桌面上，小休一會。

你問我做咩唔寫吓我變成喪屍之後既事？

我就說一旦變成了喪屍之後，我的意識已不是自己的，因此我也無法記住剛所發生的事。

「如果照咁樣睇既話，你應該每半個鐘就會變喪屍。但係有樣野好奇怪，你每次變喪屍既時間都唔同，好似第一次咁，你足足變咗十幾分鐘，但係你依家又剩係變得啲兩三分鐘咁.....」原本陳sir在思考的時候，也有咬指甲的陋習。

「你既意思係話.....我好大可能可以控制到變喪屍既時限？」這聽起來壓根不是什麼不好的事，簡直是一種酷到不行的超能力呀！

「唔單止係咁，我甚至覺得你有辦法控制到幾時變喪屍，不過我相信呢樣野一定要經過一段時間既訓練先得。」陳sir繼續作他剛還未完成的工作，在我手臂上抽了一支滿滿的血。

「如果真係好似你咁講既話，我咪冇生命危險囉！」當我遇到喪屍時便變成牠們的同類，一旦遠離牠們之後便回復自由身，這根本是一個無懈可擊的計劃呀！

「我反而覺得你依家既處境好危險.....」

第十章

陳sir拿著盛裝著我的血液的試管搖了搖：「先唔好講你呢種所謂既超能力有冇咩負作用。你試諗吓，如果你變成喪屍既時候，遇到一班生還者，佢地會點對你？相同地，如果你係正常人既時候，俾你遇到一班喪屍，你又會點？」

「我.....我大可以即刻變返做佢地既同類架！」看來，我還未認清現實。

「如果你響是但一方面前突然變身既話，我驚你會死得更慘。」陳sir住下了手腳，厲眼的望著我：「你依家係同時俾黑白兩道追殺，你係咪仲覺得你好安全，冇生命危險？」

說到這裡，我才默然的認清現時的狀況.....

我好危險，係好撻危險！

「咁.....點算好呀？」在這時，我根本無法思考，只好拋出這幼稚得很的問題。

「你問我，我可以問邊個？我都係第一次遇到啲咁既情況，所以我地現時都只可以係見步行步。」陳sir不知加了什麼化學液體在試管裡，再次搖兩搖後放進一部我連名字也說不出的機器裡。

「你呢到會唔會咁啱有筆記簿可以俾到我？」我突然問了這毫無關連的問題。

「呢到係學校，點會連一本筆記簿都冇呢？」陳sir從黑板下的老師桌掏出一本單行簿和一支黑色圓珠筆並遞給我。

我接過簿子和筆後，立馬在簿子上寫上我的名字。我要把我的經歷全寫進這本簿子裡，我想.....就算我死了，總有後人會知道有我這個人，知道我的故事吧！

「陳sir.....」我活像個學生般舉起手發問：「我一變咗喪屍之後，可唔可以幫我記錄低我做過啲咩呀？」

「嗯.....」只見陳sir低頭沉思了一會後點頭示意，也許他剛剛就在想在我變喪屍時，到底有沒有時間好讓他能寫下幾個字吧。

我說了聲「唔該」後，便埋首揮筆，再沒說話。而陳sir也在黑板上寫著我們現時的情況，希望從中能得知一點線索。而他更不時看看那部機器和窗外有沒有什麼特發事情。

就是這樣，這間實驗室便進入了一個鴉雀無聲的環境。寧靜的氣氛總是讓人頭腦清醒，也令我可以完整的把我的故事寫下來。如果可以的話.....我當然希望是由我自己把這故事說給別人，而不是讓別人找到我的故事而跟別人分享。

「唔得，我地依家所知道既野實在太少啦，不過我諗應該就係咁上下啦.....」陳sir冷笑了數聲並放下了粉筆，眼睛沒離開過黑板半秒。正在檢查的他不時點點頭，彷彿已弄清頭緒。

我也探了頭望著陳sir所寫的事，發現也不過是一些已知的現實。

生化危機：源頭不明(病毒·突變·外星人)

喪屍：咬人類·吃同伴·怕陽光·行動速度與常人無疑

遇害範圍：不明(個別地區·全港·全世界)

「係呢，你部電話仲響唔響身邊？」陳sir忽然問道，我立馬拍拍自己的褲袋，幸好剛剛逃跑的時候沒掉了。

我再次打開討論區看了看，發現上面也有不少人開始明瞭眼前的情況，更有不少人希望找到更多生還者一同行動，當中不乏一些MK子女在招兄弟姐妹和情侶。

「其實佢地咁樣做都啱.....我地都好應該學吓佢地咁.....」陳sir瞄了瞄我的手機後，突發其想說。

「你都想招家姐同細妹？估唔到你係啲咁既人.....」我不禁把目光停留在陳sir身上，我想我必須為他重新評價一番。

「你講咩呀？我係話我地都應該搵吓同伴一齊行動，人多都好辦事啦！」陳sir也皺著眉的和我的視線對上。

「冇.....我冇講咩呀.....」

看來需要重新評價的，是我自己。

第十一章

我盯著手上的電話，照這樣看，生還者的確還有不少，也許他們大多今天也沒離開過家門一步吧。討論區裡也有人推測這次生化危機的成因和生存方法，但我想這些無理的推敲還是不能盡信。

「你估.....今次會唔會有Alice嚟救我地？」我沒有焦點的呆望著窗外。下雨了，不知Cynthia你現在找到你父母沒有？你.....還是人嗎？

「話唔定，你就係Alice呢！」陳sir從機器中拿出我的血液樣本，隨後再滴了滴在顯微鏡裡。而在這時，我卻把桌面的單行簿交給陳sir：「我好似.....就嚟變身啦.....」

跟上次變身時間作比較，這次人類時間為二十五分鐘十四秒，比上次少了五分鐘零二秒，如果按這數據來看，目前情況並不樂觀。麥俊傑變成喪屍，外形完全一樣，眼珠變為鮮紅色，唾液會不自覺的滴下，是烏黑色的。

一旦麥俊傑變成喪屍後，便會喪失記憶力和自制力。他會利用嗅覺尋找身邊的活口，找到後便會撲向獵物。當他飛撲至我時，我總會舉起掃把以抵擋住他的攻擊，目的是不希望弄傷他，他會變身的身軀將有助解決是次生化危機。

麥俊傑再次變回人類，喪屍時間為六分鐘二十三秒，現有數據並無法找出趨勢。

「陳sir，你無野呀嘛？」我坐回椅子上，無力的吐出這關心話語。

「放心，你有咬到我，不過要一邊擋住你，一邊拎起支筆寫野，的確有一定難度。」陳sir隨手拋低手中的掃把，再把單行簿遞給我。

我把陳sir所記下的全看過了一遍，卻一點印象也沒有.....當我變成喪屍的時候，大概就像你睡覺的時候，你總不會在你睡覺的時候有意識，知道自己在睡覺吧！

「響呢段時間之內，你要盡快掌握人類同喪屍之間既轉變。請原諒我要先小人後君子，講到底你都只不過係住我樓下既人，如果你真係無法受控而變成喪屍既話.....」陳sir的話還沒有說完，我便直接幫他完結：「殺咗我。」

這問題，在我看罷生化危機後也有沉思了一會兒。到底在我變成一隻怪物之前，我應否叫他人一槍給我射死了呢？看來只有當問題近得快要讓你透不過氣來時，你才能下定決心。

「.....」也許陳sir也沒想到我居然會如此回答他，只見他把嘴巴張開便不發半晌。

「放心啦，我同你之間既關係只係互助互利，係咁多。」現在回想過來，我還真的猜不到為何這句毫無人性，如此可怕的話會出至我的口中。

「咁就得啦，我地係時候離開呢到啦！」陳sir小心翼翼的抽起我的血液樣本並把化驗報告打印了出來。

「走？我地好地地做咩要走呀.....」我立馬望了望窗外，還是依舊的平寧，而雨也停得七七八八，太陽在半空的一隅，烏雲身旁探過頭來。

「呢到咩都有，就算安全都有可能可以長住啦！你唔係話你之前買咗好多野食架咩？去晒邊呀？」陳sir雙眼停留在化驗報告上，沒有正視過我一眼。

「放晒響佢屋企.....」的確，我把全部食物都放在Cynthia家中。因為當時我是想我們能夠回到家裡，卻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

「我都唔知話你聰明好定係話你蠢過舊泥好啦.....好彩你係放響一個安全既地方，如果唔係分分鐘俾人搶晒都唔知咩事.....」說到這裡，陳sir突然放下了化驗報告，一臉認真的與我四目交投：「你覺得去到呢個地步.....人性仲重唔重要？」

不知為何，我感覺到我生命正在受到很大威脅，因此想也不想便後退了數步，與陳sir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

第十二章

「我唔係咁既意思呀.....我既意思係，你地買既野食根本唔足夠我地長期生存.....有冇諗過去超級市場到.....拎啲返去？」陳sir嘗試為他的詞彙修正，但還是於事無補。

「行啦。」

不不不，你們完全誤會了。我並不是有著乘火打劫的心態，我只不過認為.....

我只是覺得.....

咁.....人去到呢個地步係咪應該互相幫助先？咁我地依家又係咪好需要幫助先？咁好明顯.....我地唔係去偷野，我地.....我地只係接受人地既幫助啫！

「喂，你都仲未夠十八歲，做咩放支紅酒入嚟呀？」陳sir正想把我剛放下的紅酒放回櫃上時，我卻出手阻止：「如果你真係咁講道德既，我地就唔會響到出現啦！好彩超級市場冇煙賣，如果唔係我仲唔拎返十幾廿盒返去玩吓！」

說到這時，陳sir也只是眼巴巴的望著我，沒有再說什麼話，也沒有繼續把手上的紅酒放回櫃子裡。

「我.....唔係咁既意思呀.....」當然，我也知道我的嘴巴有時候還挺傷人的，所以我也立馬道歉。但陳sir還是無動於衷，彷彿被點了穴般的站著。

「你覺唔覺.....呢到好靜？」原來，陳sir根本沒把我的話放在眼裡，虧我剛剛還在那邊跟他道歉！

不過陳sir所說的話並不是沒他的道理，如果喪屍們真的那麼怕陽光的話，室內的地方的確是他們的天堂。再加上在喪屍爆發之前，超級市場理應有不少人流，不管是人是喪屍，都必定會在這裡出現吧！

「感覺上.....唔係好對路，都係快啲走啦！」被陳sir這一道，我便不時覺得有人在暗角裡盯著我們般，很不自在。

「你地係咩人？」幹，果然是一個陷阱。

眼前是一個二十出頭的男子，他裸著上身，顯得一身肌肉。儘管他個子不高，但是從他手中握著的AK47已告訴了我，我們是打不贏他的。

「我地只係普通人，我地唔小心行咗入嚟你地頭，好對唔住！」陳sir面對著機關槍，依舊是不慌不忙的解釋著。

「資源就得咁多，如果每個人都分到的話，根本就唔會足夠。唯一既方法就係.....」那時，他的機關槍早已瞄準著我：「殺晒啲人，咁啲資源可以足夠分配俾我地。」

我地？

所以是說，這裡還有別的人嗎？看來我們還真是有夠大意的，居然連這點也看不出來，便走進了這死

路來。

「你冷靜啲先，你想唔想呢場喪屍爆發一直咁落去？」陳sir微微一笑，看似是有十足把握的。

「你咁講係咩意思？」不只是他，就連我也不太懂陳sir所說的話有什麼含意。

「我會搵出呢場喪屍爆發既源頭，同時我亦會搵到有咩方法可以預防我地都變埋喪屍。」陳sir突然舉起我的手：「證據就係，你依家用槍指緊嗰個人。」

我？你係搵藉口都唔好搵我呀！

「峰，放低槍先。」在呀峰把槍口離開我胸膛的時候，身後忽然多了一個人，從呀峰的反應可見那個人應該便是這裡的首領。

「未請教。」那位首領手持一瓶快將喝光的果汁先生，原來只是一位甚至比我還要小的男孩。但從他的老練的語氣和凌厲的眼神卻一點也看不出他是一名小孩。

「我係一個中學老師，叫我陳sir得啦。而我身邊嗰個叫麥俊傑，佢只係一個普通中學生。」如此冷靜的陳sir，令我有種安心的感覺。如果只有我一個的話，恐怕我早已嚇得不成人形，任人魚肉了。

「我叫張森堡，你啱啱話你有辦法可以解決呢場喪屍爆發，係咪真架？」張森堡一步步的走近著我們，個子不高的他，再加上幼稚的臉蛋，實在很難相信呀峰會聽他的話。

「我需要既係時間同埋資源，我手頭上已經有最基本既資料.....」陳sir有的沒的說著，聽得張森堡也覺得不耐煩：「唔好講咁多廢話，一句到尾，你係咪肯定你有辦法？」

「係。」

「歡迎加入我地。」

第十三章

這一問一答，令到我和陳sir突然有了一個安全的地方。儘管不知他們是敵是友，但有個事實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確有很多資源。

「呢到得我同呀峰兩個人，我地一路由屋企殺到落嚟呢到。」由那張稚拙的臉孔說出這番如此可怕的話，實在不太合當。彷彿死亡，早已不再是什麼的一回事了。

更令人心寒的是，現在只不過是喪屍爆發的五小時後。

「你地係.....」我總是覺得呀峰不應全聽張森堡的話，雖然他的確很有大將之風，就連說話時的語氣也和一般大人沒分別，但要把一個比自己還要小的男孩當首領，總會有一點說不過去吧。

「我地係兩兄弟，同父異母。」這次到了呀峰說話。也許因為這特殊的家庭，令到他們對殺人沒什麼感覺。常常聽到什麼變態殺人兇手，都是出生於一個不完整的家庭裡。

「原來係咁.....」雖然這不是我希望聽到的答案，因這不能解答我心中的困惑，但只少還能得知更多他們的資料。

「你話你有一啲好基本既資料，不如講嚟俾我地聽吓。」張森堡把手上的果汁先生全給喝光，隨手往後一拋。

「呢場喪屍爆發其實係從一種病毒突變而引起，病毒會隨住人類既血液遊走，一旦經過大腦之後就會令大腦癱瘓，亦啱係變成喪屍。」陳sir一字一句的說道，把他所得知的資料全說了出來。

「你點會知咁多野？」果然防人之心不可無，張森堡還是防範的提問，生怕我們正懷有什麼計謀。

「我抽取咗喪屍既血液樣本化驗，先搵到呢啲資料。」陳sir從手推車裡找來一份化驗報告並展示給他們查閱。

「你係點樣.....拎到啲樣本架？」呀峰不太相信陳sir能從喪屍身上取得血液。

「我緊係冇可能響真正既喪屍身上抽取血液啦，不過我可以響麥俊傑身上搵到.....」接下來，陳sir又一次把我之前所發生的事全說給他們。

「所以你既意思係.....佢可以變嚟變去？」張森堡本能反應的坐離我一點點，而呀峰更是緊握著機關槍，困窘的望著我們等人。

「理論上佢的確係可以隨心所欲咁變身，但係佢仲未掌握到呢種能力，所以佢暫時都係不自覺咁變身。」陳sir收起化驗報告，也許還沒研究好吧。

「咁.....佢變身既時間有冇規律？」呀峰著緊的問道，想必是害怕得快要死似的。

「冇架，不過佢變身之前會覺得好唔自在咁，到時你地要自己搵定武器同埋安全地點。但係你地一定要記住，唔可以殺死佢，就連打傷就儘量唔好。」陳sir瞄著呀峰的機關槍並搖搖頭。

「何出此言？」張森堡眯起眼正打量著我，心中盤算著我到底有什麼殺不得的原因。

「佢可以從喪屍變返人類，啫係話佢體內有抗體可以令到自身變返做人類。如果你地殺咗佢既話，亦啫係等於殺咗唯一既解藥。」化身為談判專家的陳sir解釋著我有何特別之處。

「所以我地唔單止唔可以傷害到佢，直頭要保護埋佢？」面對如此差事，相信是誰也不願意進行吧。

「咁對我地兩兄弟有咩好處？我地大不了咪一直咁打打殺殺落去，我地仲好享受響呢個無法無天既世界。」張森堡走至雪櫃裡拿了一瓶果汁先生。

「冇錯你地有呢間超級市場，的確可以生存好長既時間，不過如果呢場喪屍爆發一直都唔會結束呢？咁到時你地又有咩打算？相反，我可以利用麥俊傑身上既抗體搵出完結呢場喪屍爆發既方法，大家都係聰明人，冇理由唔明我想講咩既。」陳sir回望四周視察，幸好並未發現可疑人物。

「老師果然係老師，講句野都特別有公信力.....」張森堡把手上的果汁先生遞向陳sir：「合作愉快。」

「大家.....」陳sir那抹微笑突然轉變成警備，神情可說是十分認真，大概.....是有什麼人走進了這裡吧。

「你地自己小心啲.....」張森堡也察覺到氣氛有點不對勁，從呀峰手上奪去機關槍。

慢慢，超級市場正門開始出現第一隻喪屍.....隨後的喪屍也開始跟上，很多、很多.....

第十四章

「我地經過後門走.....」我瞄了左手邊不遠處正好有一道門，想必是讓貨物進出超級市場的門口。但是我話都還沒說完，張森堡早已把話搶去：「呢到實在有太多資源啦，如非必要都唔好離開呢到！」

我望著陳sir，等待他的指示。只見他點了點頭，示意暫時還是逗留在這裡比較好。而這也意味著，我們即將要開打，大開殺界。

「我地得一把機關槍，唔足夠殺晒佢地咁多人.....」張森堡低頭沉思了一會，冒眼望見家具部的菜刀，嘴角不禁微微向上揚：「我都係鍾意俾啲血近距離咁濺落我身上既感覺。」

說罷，張森堡把機關槍交回呀峰手上，隨手抄起兩把菜刀：「仲諗咩呀？殺呀！」

光是看張森堡揮刀的動作，便得知他應該是受過一定訓練。沒有什麼多餘的拉弓，隨手大刀一斬便是一個頭顱跌下。儘管是近距離作戰，但他依舊在喪屍群中穿梭自如，未被咬中。

突然一個翻身，更是巧妙地避過了左手邊喪屍的利齒。但這次右手邊的喪屍也張開了雙臂，嘗試阻撓著張森堡的行動。身後還有幾隻喪屍拉扯著張森堡的雙腳，害他動彈不得。

「哼，我又點會死響你地呢班低能生物到？」張森堡一記飛刀直接給右手邊的喪屍雙臂活生生的斬下來，接著再一記補刀把牠擊斃。正當他拾回菜刀時，卻發現身後的喪屍已緊緊的抓住他的小腳，令他失去了重心而倒地。

你以為佢咁樣就會死？唔好傻啦！

「轟、轟、轟.....」呀峰從後利用機關槍把疊在張森堡的喪屍們給擊斃，再把菜刀踢回張森堡身旁。張森堡眼見壓在身上的喪屍再也沒有動靜後，便把他們一一推開，繼而檢查自己身上有沒有被咬的傷痕。

「冇事。」張森堡不禁呼了口大氣，也許他也未曾想過剛剛那驚險得差點要死人的情節會發生在他身上吧。

「我地啱啱咁大聲，啲喪屍聽到之後又會跑過嚟搵我地架啦，大家自己睇路啦。」呀峰死死的盯著超級市場的正門，正準備下一波人屍大戰。

「但係.....咁樣咪會一直咁打過去，唔會有完既一日囉！」我喃喃自語的說著，剛好陳sir把話聽進了耳裡。我只能說：我們的殺意都開始衝昏了頭腦了。

「落咗道大閘！」陳sir連衝帶跑的趕到了正門前，正當他要把大閘落下時，我們才發現.....

太遲了。

「呀！」那聲哀號，是陳sir打從心底裡所發出.....他被向著正門奔跑的喪屍們瘋狂地咬，身上滿滿也是一個個小洞。

「唔好呀！」我大喊道並沒頭沒腦的向陳sir奔至，儘管張森堡拉著我的手，但我依舊死命的向前衝

。恐怕當時的我早已把「死亡」兩字拋得老遠。

我使勁的把喪屍推開，再從喪屍群中帶回陳sir，陳sir他已被咬得滿身是血，表情甚是痛苦。

咦？點解我冇俾班喪屍咬既？

我回望正門時，發現他們都只衝向張森堡和呀峰二人，但我卻置身其外般的.....我不禁嚥了一口唾液，但發現嚥不下去，我用手抹了抹嘴角的唾液.....

黑色的。

第十五章

我.....我變咗隻喪屍！但係冇理由架，我點會有意識既？

「你.....已經識得點去.....控制自己啦.....」陳sir頭頂全是汗珠，我立馬替他抹去：「你冇野呀嘛？」

不知是否變了喪屍的關係，總覺得說話時嘴巴怪怪的，說起來時都不像是人話般。但陳sir卻似懂非懂的點了點頭，示意沒事。

我抱著陳sir至暗角位，好讓喪屍們不會那麼快發現他：「你就響呢到抖吓先啦，唔好嘈。」

現在，便是我出場的時候了。

張森堡和呀峰兩人被喪屍們十面埋伏般，正在苦戰當中。而我直直的跑至他們面前，一鼓作氣的擊飛眼前的一隻喪屍。

當牠倒地後，我發現所有人的動作都停止了，包括張森堡和呀峰。「放心，我係麥俊傑。我行前，你地響後面開槍射死晒佢地啦。」

說罷，我又再次衝到喪屍群中，幸好我不怕他們的利齒，因此儘管再貼身攻擊也毫不懼怕。我拾起剛剛張森堡跌在地上的菜刀，毫無刀法的揮舞著。

喪屍們一開始都還未搞清楚發生什麼事情，只是呆呆的站在原地，也許心裡正想：「佢做乜撚野呀？係咪傻撚咗？」但是後來眼見我不停地攻擊，也開始還手了。

傻啦，喪屍又點會諗野呢？佢地已經死咗架啦嘛，死人又點會.....

！

一個不知從何飛來的靈感在我腦海中暢泳，令我差點止住了活動。但我還是回過神來，繼續揮動著我的菜刀。

「再咁打落去唔係辦法，我呢到就嚟冇晒子彈啦！你快啲落咗道閘佢啦！」呀峰從後方大喊道。我也不敢怠慢，立馬把正門的大閘給落下，再把餘下的喪屍給殺掉.....除了一隻。

「你點解要殺我地？」那隻喪屍居然說話了！他大刺刺的站在路中央，通紅的雙眼中滿是仇恨。

「.....」當時，我不是沒膽跟他對話，而是我根本不知該用什麼語言和他對答，是用廣東話嗎？

「答我！點解你要殺我地？」牠看似十分生氣，恨不得飛奔過來把我咬個痛快。

「因為我唔係你地！」我嘗試想日常般跟他說話，發現原來牠是聽得懂！還是我一直都在說喪屍的語言，只是我沒察覺得到.....難怪我剛剛還覺得我說話不想平時般的！

「你，唔係喪屍？」也許牠現在根本猜不透我在說什麼話。

「我唔係！」不知為何，聽到這裡我便怒火中燒的閉眼一揮，又一個亡魂活在我刀下。

我唔係喪屍，我係人類！我係一個人類生存者，我叫麥俊傑！」說到這時，我也變回了人類。看來我真的掌握了如何從人類和喪屍中轉換身份。

也許這真的是巧合吧，我到了現在還是未能確實說出如何轉換，只要我心裡想要轉換時，便自然就能變身。就好像你呼吸般，你根本不需要留意或是提醒才能呼吸。

喔，你開始留意你自己的呼吸嗎？

很好。

「轟……」看來這槍聲絕不是什麼好事，我轉過頭才發現張森堡和呀峰早已不在：「唔撚係掛！」

我三步併著兩步的跑到那暗角位並發現他們二人，當中張森堡更是持著那根該死的機關槍。

「唔好呀！」當然，我並沒有什麼超能力能夠起死回生。陳sir早已倒在地上，頭顱已被張森堡射得快要認不出……鮮血濺在暗角牆上，就連天花，也濺有了血點。

「點解你要殺死佢！」我淚線早已忍受不住而失守了，快要哭成淚人般。

第十六章

「佢俾喪屍咬中咗，如果唔殺佢既話，佢只會變成喪屍然後再咬我地。」張森堡麻木不仁的望著我暗道。

儘管他說的全是真理，但我還是感到不憤：「你知唔知你殺咗嗰個係人類嚟架？我地唔係要自相殘殺呀！」

「你到底明唔明我地諗緊咩架？」這時候，呀峰也忍不住而插話。

「你地到底有冇人性架？」我無力的跪在陳sir屍體旁邊，找來了插在腰間的化驗報告.....想必是他生怕別人搶走，才把它放在一個除了自己，沒人拿到的地方。

「我知佢可能係你身邊好重要既人，但係事實就係事實，佢已經俾喪屍咬咗。我已經冇響你面前殺咗佢，你仲想點？」可能是張森堡壓根兒不懂如何安慰別人吧，我完全不想聽到他的聲音，他的話讓我想吐了。

「你地兩個都係傻架，冇人性既殺人兇手。」我冷眼的盯著他們，一步一步的後退至後門。當我閉上門後，便再也沒看到這二人的蹤影了。

我頂唔順，我要走。

也許我真的不太懂這遊戲規則吧，可能他們兩人才能在這遊戲當中活下來。但我還是不會跟這一切一切屈服，我還是要保留人類獨有的.....

人性。

儘管，我在這遊戲當中是毫無勝算，但我還是要保留這絕無僅有的人性。

回到戶外，天空又變得灰灰陰陰的，因此喪屍們也開始在街外出現並找尋可口的人類。

幸好我現在已經完全掌握到轉換身份的方法，因此我能在大街小巷中行走。街上已找不到活生生的人類，有的都只是喪屍。街道已變得頹垣敗瓦，就像打過了戰爭般的，沒有一片土地是完整的。物資都被生架者所搶奪，商店全都關上，不知裡面存活的是人還是喪屍。

你問我漫無目的咁，到底有咩打算？

我要回去西貢，Cynthia的家裡。一來我很擔心Cynthia的人身安全，二來我之前與她所購買的食物全放在她家裡，因此我想把她家當作是現時的基地，等到糧食都給吃完之後再作打算。

我現在身處於坑口厚德商場西翼門外，從這裡要步行到西貢，大概也要一至兩小時吧。「麥俊傑，你係呢個世界既Alice，你要拯救呢個世界！」我嘗試自我催眠，沿著101M小巴的路線走著。

沿路，我一直把剛發生的事全寫進單行簿當中。寫到一半的時候突然回看自己之前所寫的事情，發現了一件很奇怪，但我卻無法說出怪在哪裡的事。

總是覺得.....那群喪屍不像平時我從電影或電視般的來得簡單.....

！

當我翻至其中一頁時，我便發現原來我早已把問題寫進了簿子當中。

「傻啦，喪屍又點會諗野呢？佢地已經死咗架啦嘛，死人又點會.....」

對了，現實生活的喪屍都會思考，不像電視般的無頭無腦的在街上行走。打從在學校時，我已經發現了這問題，只是沒說出口。我還記得那隻喪屍懂得去閃避我的掃把，我還記得更多，更多有力證據去證明這一切。

我唔係面對緊普通既活死屍，而係一隻有智慧既生物！

可是無論現時的情況是多麼惡劣，我還得去面對，儘管還是沒想出一個可行的辦法。但是陳sir說得一點都沒錯，現在真的只能見步行步了。

寫著寫著，不知不覺間已回到了Cynthia的家門前，門是上鎖的，因此不能從門口走進家裡。我嘗試圍著她的家走了一圈，發現主人房的窗戶是開著，這代表我能從這進入家裡了。

「上帝關了一扇門，必會再開另一扇窗。」我暗暗一笑，雖然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這一切也許都是上帝給我的一個玩笑吧！

「呀！」

Cynthia手持玻璃瓶，慌惶不安的看著我。

第十七章

對喔！我還沒變回人類型態！

「我係.....」我的話都還沒說完，玻璃瓶已在我頭頂上碎裂，而我的頭顱也開了一朵血華之花。我很想假裝鎮定並重新站立，但這舉動令她更是驚慌，手中握著一塊玻璃碎，都快要握得出血了。

「我係麥.....」

「唔好過嚟呀！」

我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並轉回了人類型態：「我係麥俊傑呀.....」

「.....」Cynthia一時沒能搭上半句話，只故站在原地，握著玻璃碎的手不停的發抖著。

「放心，我真係麥俊傑，我有死到呀！」當時的我想必是瘋了，居然踏步上前並緊緊的抱著Cynthia：「冇事啦！我返嚟啦.....」

慢慢地，Cynthia的手也搭住了我的腰間。當時的我沒有想太多東西，我只是想把時間停留住，永遠留在那一瞬間.....

天上的蛋黃把空氣都照得浪漫起來，我倆就活像愛情電視劇中的畫面般。儘管我知道這全不是真實，Cynthia只不過是受驚過度才需要找個人作她的避風塘，但我還是樂得沉淪在這糖衣陷阱之中。

「我唔會再離開你架啦.....」不知過了多久，我才願意把手鬆開，拖著Cynthia走到客廳。而Cynthia也用力的捉緊著我，緊貼著我回到客廳。

回望茶几，幸好上面的食物都未有動過，想必是Cynthia害怕得吃不下半點東西。這裡的食物大約可讓我們待三天，也正是等於，三天過後我必須想到之後的行動。

「你搵返你父母未？」眼見整個地方只有我和Cynthia二人，這句話不自覺的從我口中吐上。

但當我回過神的時候，我才發現我問錯了問題.....

係錯得好離譜嗰隻.....

只見Cynthia死命的搖頭，我便立馬安慰她：「佢地只不過搵咗一個地方避喪屍啫，我地等安全啲既時候再出去搵過！」

人類，總係要犯下同樣既錯。

說罷，Cynthia的頭搖得更是厲害，眼中更是泛起淚光。難不行她的父母早已變成喪屍，而她更找到他們嗎？

「你.....仲有我.....你唔係得自己一個！」我生硬的擠出一個微笑，並把手上的簿子遞給她：「同你分開咗之後，我發生咗好多野.....我寫晒響呢本簿入面，你鍾意就睇吓啦，可能會令你開心啲.....」

看來我真非一個懂女人心的男人。不，我壓根兒不是一個善解人意的人！

因此接下來，我和她都沒有再說過一句話。我隨便的吃罷了兩個蛋糕後，便掏出了手機並看看討論區上更新了什麼。

「陰謀論撻人，到底呢場生化危機係咪由政府搞出嚟？」

我對陰謀論可說是有丁點兒的研究，雖然大多都只是看看恐懼鳥的面書或是聽卓飛的電台，但要是硬說這場生化危機和陰謀論有何關連的話，我腦中只浮現出一個詞。

新世界秩序。

它是什麼的一回事，相信在坐各位都不太願意我花一整篇文章作介紹，有興建的人不妨自行了解。簡單來說，大約就是利用各種方法大幅減少人口，當中生化危機也是一種好方法。

「我好眼瞓.....」Cynthia別過了簿子後，低著頭喃喃地道出，彷彿怕我會因而罵她般。

「嗯.....咁你去瞓先啦.....我瞓客廳得啦。」當然，我絕非一個乘人之危的人，剛剛的擁抱對於一位士兵來說，已是一件令我死而無憾的事。

「我驚.....」Cynthia望了望那漆黑的睡房後，立馬把頭轉回來，像隻小貓般的：「陪我.....」

.....

第十八章

我係咪發緊夢？

當然，這可是她自己要求，這樣子便不觸碰我的原則。我帶她到睡房並開了燈：「瞓啦，我唔會走架。」

Cynthia衣服也沒有換，便躺到了床上。在這時，我才發現我校的校服是多麼的好看，多麼的誘人。再加上Cynthia大口大口的呼吸著，胸襟的校徽一上一落的，害得我老是盯著她，無法把視線轉移。

「我好驚.....好驚佢地會突然衝入嚟之後食咗我.....」Cynthia瑟縮的別過頭哭泣著，更是楚楚可憐。

我.....我忍唔住啦！

我緩慢的躺在她身旁，拍著她的肩膀示意安慰。突然一個轉身，我與她四目交投，令我不禁靦腆一臉，立馬轉身逃避，但她卻緊緊的抱著我：「唔好走，就咁樣，一晚.....」

我係咪發緊夢？

「我.....」我深知在這樣下去的話很有可能會變成甜故，但是我卻不能控制這男性的本能。我把頭一直靠近Cynthia，直至四片嘴唇輕輕的碰上，並產生了微小的靜電。但Cynthia卻沒有反抗，她雙眼閉上，看似已有心理準備的。

我嘗試施力於嘴唇上，隨後舌頭也不安份的伸至Cynthia兩片嘴唇之中。接下來，我把我倆的校服都脫下，開始了.....

我係咪發緊夢？

醒過來時，我和她就像電視中的男女主角過了一宵後，只用氈子遮掩住身軀。儘管我還是不相信自己昨晚所發生的事，但現在卻很明顯，的確發生了。

你問我為什麼不把昨晚的事仔細地寫？

因為呢篇唔係甜故，身為作者既我係唔可以眼見呢個故就嚟崩壞而坐之不理！

「你醒嗰？」我摸摸Cynthia的頭，但看她的樣子彷彿心事重重的望著我：「尋日既事.....我只係一時之間.....你係我既依靠.....」

「我係你既依靠。」這個話聽起上來的確很像情侶般的話，但我知道她真正想說的話：「我尋夜痴咗唔知邊條線先同你瞓咗一夜，唔該你唔當真，你就當係我派軍糧俾你啦。」

看來，我倒頭來還是位二等兵士.....幸好的是，我至少當過一晚大將軍，那怕是一晚也好.....

「我明白啦。」我默默的穿回校服，假裝毫不在意的伸著懶骨頭，目光停留在手機的螢幕上：「好奇一問，晏啲港台第一台嗰個政府廣播係咪真架？」

政府廣播？

說得也是，危機都發生了整整一天，怎麼一直都沒聽見政府出來說話以安撫民心呢？我手指立馬按進這留言串，得知原來將於十時正會有政府廣播。我看了一下手機的時鐘，現在是上午九時三十八分。

「去刷個牙，洗個臉先啦。」我眼見還有一點時間，倒不如梳洗一下吧！反正我一整天都沒有洗澡，便去進廁所隨隨便便的洗了個臉。

「嗯，呢到有新牙刷同埋.....衫，你睇吓啱唔啱著啦.....」Cynthia在廁所門前把梳洗衣物遞給我。我照了照鏡，發現本應是潔白的校服，都染滿了血跡。因乾涸的血液會變成暗紅，因此我也分不清哪些是人血，哪些是屍血。

「唔該。」我報以微笑的給過衣物，是一件面印有一個我不懂的英文字樣的黑色T-shirt和一條藍色牛仔褲，想必是她爸爸的吧。我著上身後發現還滿合適的，便步出了廁所。

Cynthia也把原先的校服換成純白色上衣和牛仔熱褲，手持電視遙控在電視機面前死命的按。看來她睡罷一覺後，精神什麼的全都回來了。

「點解手機收到信號，但係電視收唔到既？」Cynthia失望的放下了電視遙控，納悶的坐在沙發。

其實Cynthia也並不是沒有她的道理，但是憑我現有的認識，根本無法解答她的問題，只好開著手機的電台並轉至FM 92.6，也即是香港電台第一台。

第十九章

「各位香港市民，大家好.....」開始了！我立馬打醒十二分精神去聆聽，專心程度好比文憑試的考生。平時無人會去細心聆聽我們特首所說的話，但到了現在每個人想必是快要把耳朵近貼在手機邊。

「對於目前香港所發生既事，我地香港政府係十分關注，同時我亦都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可以保持理性，和平.....」幹，說來說去還不是那幾句廢話！我不禁反了反白眼，繼續聽下去。

「香港政府已經主動尋求外界既幫助，而衛生局認為事件係一場疫症，所謂既「喪屍」其實係被病毒所感染。而病毒目前只係可以從唾液傳播.....」原來是次生化危機其實是一場疫症，若是陳sir還沒被感染的話，我想他可能已找到了解決方法.....

「雖然目前仲未有任何對付病毒既方法，但係香港政府已為各位香港市民準備好避難所.....」電台突然傳來雜音，害我差點不能聽清特首說的話。我拍了拍手上的電話，但雜音依舊不停。

「避難所為於.....我再重覆.....避難所.....」為什麼總是要來了重要關頭才出現問題！我彷如熱鍋上的螞蟻般瘋狂地拍打著電話，儘管雜音終於散去，但換來的只是特首的一句話。

「希望各位香港市民可以儘快去避難所，再見。」

.....

「屌你同我講多一次呀！點撻解你唔肯響最後講多次！」我生氣正想隨手拿起什麼便擲在地上，但是Cynthia卻冷靜的阻止著我：「冷靜啲，快啲上去討論區到睇吓個避難所響邊啦！」

幸好身旁還有Cynthia，不然我想我早已把四周的東西全給破壞。我盯著討論區上每一條題目，發現很多人都聽不到避難所的地點。

「急問，有冇聽到個避難所響邊？」

「今次仆街啦，啱啱個收音機唔知做乜壞咗！」

居然有如此多人的收音機同時失靈，總覺得有點問題.....是否有人刻意令訊號失靈？但他的居心何在？難道他就是這次生化危機便是他的傑作？

「麥俊傑，你睇吓呢個標題！」Cynthia不知在哪時拿了我的電話並查看著。她指尖正指著一個與其他相差甚大的標題。

「九龍公園游泳池，快去！」

「我地快啲去啦，西貢去九龍公園起碼都要兩個鐘架！」Cynthia隨手拾了幾個蛋糕和清水並放進荷包裡。

「等陣先.....有咩可能咁多人得佢一個聽到避難所個地點響邊？」如果只是全香港沒人聽到避難所的所在位置，還能推敲得出有人刻意令訊號失靈。但現在卻有一個人聽到避難所的地點，總覺得有點可疑.....

「可能.....可能.....」Cynthia乾急著想一個合理的原因，但還是未能想到。

佢叫晒啲人去九龍公園游泳池，背後一定有陰謀！

不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反正我倆在這乾等也是於事無補，既然在這裡等死，倒不如出去外面。說不定只是我多疑，也許他真的聽到避難所的位置吧！

「反正我地一直都係苟且偷安，大不了咪死，我地加埋得兩條命仔，都冇野可以輸啦！我地行啦！」我背上背包，與Cynthia一同離開了家門。

我抬頭望著天空，與平日的沒有太大差別。天，依舊蔚藍；日，依舊高掛。但不知為何，我還是覺得現在的天空比平時的美麗得多。可能是我根壓兒沒留意每天的天空，若是有機會，我必會好好的欣賞這社會，這世界。

「等等.....」Cynthia突然扯了扯我的衣袖：「你就話可以變成喪屍啫，但係我點算呀.....」

第二十章

對喔！我也忘了Cynthia還是會吸引喪屍。儘管我變了喪屍也不一定能保障Cynthia的生命安全。可是.....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她不吸引喪屍？

「方法我係有一個，不過我驚你會唔肯.....」我記得在一個喪屍遊戲中，一名女孩用了這方法後，喪屍便當作她是同類，沒有作出攻擊。

Walking Dead。

「點解你每次都咁黑人憎.....」Cynthia摀住鼻頭，忍著惡臭。而我則利用街道上隨處可見的肉塊擦拭著Cynthia的衣裳。儘管已見慣不慣，但畢竟要親手拾起並抹在身上，我倆眉頭已皺得快要變成一道。

「好啦.....」我隨手把手上不知是哪生物的肉塊一拋，望著那沾染血跡的右手，不禁產生一種嫌棄之意。

「咁就快啲走啦！」也許Cynthia是第一次那麼髒兮兮吧，害得連脾氣也變成不太好。而我也沒多說什麼，立馬坐上單車並變身為喪屍。

「我地一定可以生存落去架！」

我們可否一直生存下去？哼，天曉知？但是就算我倆真的活了過來，又如何呢？我們又不是什麼聰明絕頂的人，根本不能把人類文明延續下去。

所以.....其實我們能否生態下去，是否早已不重要？

「到啦。」我把單車停在九龍公園游泳池看台入口和M記之間的交界，眼見四周也有不少活口，幸好我剛剛有變回人類，不然我可能連解釋的時間都沒有便慘死在他們手下。

.....

儘管有大約三十多人呆在這裡等待著，但卻沒有一人發出半點聲音，讓人有種肅穆的感覺，同時令我緊張感增加了不少，腎上腺素也不停的上升。

我沒理會他們，從看台入口眺望著游泳池裡，發現裡面根本沒有人把守著，看來這不像是一個避難所。裡面也看不到什麼物資，說實話，除了沒有人游泳之外，這和平日的游泳池沒兩樣。

「點解.....會咁既？」Cynthia也踮起腳尖望著裡面，覺得和想像中的避難所相差甚大。

「你地都係睇完高登之後過嚟既？」一位戴著黑色粗框眼鏡的男人坐在M記裡放聲問道。

「嗯.....」我順著這聲音望著那男人，年齡應該比我和Cynthia大一點吧，只見他一臉相安無事的樣子便可知他絕非等閒之輩。

「叫我Brian。」Brian主動上前握手道：「你都有眼睇啦，呢到絕對唔會係避難所，睇嚟我地俾人坤

咗嚟呢到啦！」

「佢咁做有咩居心.....」我正沉思著，差點忘了我還沒自我介紹：「我叫麥俊傑。」

「暫時仲未知道住，不過最起碼我都仲知道原來都有唔少人生存緊。係呢，呢位小姐又點稱呼？」Brian微微一笑，彷彿不把現時的情況放在眼內般的，而我更是看不透這個人腦中在想什麼，就連他是好是壞也未能得知。

「我叫Cynthia.....」Cynthia果然還是與陌生人有著一點的戒心，但她為表禮貌，跟Brian握手並自我介紹道。

「睇嚟再等落去都係冇意思架啦，我諗高登上面嗰個人都只係亂講野啫。有幸識到兩位，希望我地有機會相見！」Brian眯起眼睛望著游泳池裡，換來的卻是一聲嘆息。

「既然都嚟咗，點解唔行人去睇吓呢？話唔定入面真係有個避難所呢！」儘管我深知這機率微得可憐，但既然我都踩了幾小時的單車來到這裡來，難道一句「還是走吧」就能打發我嗎？

「唔好意思，我今次過嚟係幫我團隊睇吓呢到係咪真係有避難所，我諗我都係時候返去架啦！有需要既話，可以過嚟寶琳搵我，我個團隊就響圖書館入面。」Brian向我倆揮手再別，坐上一架私家車駛走。

識揸車，真係唔同啲.....

「點解我地唔跟佢返去？」Cynthia看著已空無一人的馬路，心裡對Brian有著很多很多的疑問。

「西貢同寶琳都唔係話好遠啫，我地返去既時候再去都未遲。不過反正我地都嚟到，冇理由唔入去睇吓既！」不知為何，我總是覺得這游泳池一定不是想像中來得簡單。

我觀望四周，發現都沒有什麼保安看守著這地方，進去的話理應易如反掌。但身邊的人都未有說過半句話，死死的盯著我們，倒反而給予不少壓力。

我鼓起勇氣，與Cynthia踏進了看台的入口。但Cynthia卻緊張得很，握緊著我的手腕，我立馬報以一個安撫的笑容，嘗試令她的害怕感降低。

放心啦，我一定唔會俾你有事架！

第二十一章

一步進這走廊時，便看到右邊牆上掛著幾幅相片，是東亞運時的跳水比賽。但這根本不是現在該欣賞的事情。我立馬走到看台前，發現游泳池滿滿的是水，但是卻一個身影都找不到。

可是.....為何就連喪屍都沒有看見？

如硬要解釋為何沒人，也許還可以說是因為喪屍爆發時是在早上，游泳池裡還沒有太多人，而他們都能活著地離開這裡。但都過了一天，怎麼都沒有一隻喪屍躲在這裡？這裡可是室內呀！

我走上了樓梯，上去上層的看台，但還是沒有發現任何一人，就連一些令人可疑的事物都沒有。

難不成說，這裡真的沒有什麼可疑之處，真的只是討論區上的人隨便的編了一個避難所的地點嗎？

但是.....這香港明明就有那麼多比這裡更有名的地方，為何偏偏要說九龍公園游泳池？還有一點的是，那麼真正的避難所又在哪裡？

「冇可能.....冇可能咩都冇架.....」不知是否因環境因素有所影響，我最近的心情都變得有點反覆，甚至說得上是有點暴躁。

「算啦，我地都係返去啦。」幸好身邊還有Cynthia作伴，不然我也恐怕會作出一些反社會的事情。我深深的吸了口大氣，點了點頭示意離去。

「你等等先，我想去一去廁所。」從樓上走回走廊時，Cynthia番下了這句話後便步入了女廁。而我當然沒有跟隨著她，只是繼續在那走廊四周查看著，希望能發現什麼值得我去思考的東西.....拜託，那怕是一根頭髮也好吧！

咦.....等等！頭髮？

就算是再乾淨的地方，總會有一點灰塵在地上吧！但先不說要找一根頭髮，就連一粒塵埃也沒法找到。儘管說起有點牽強，但總算可以證明這絕非一個普通得不行的游泳池。

飲水機！避難所裡必定有飲用水吧，不然如何在這裡生存呀！

當我按下了飲水機的按鈕時，你猜發生了什麼來著？自來水麼？鮮血麼？不，什麼都不是。的確是什麼都不是，因為根本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那該死的出水口根本沒有東西流出。

乜撻都冇呀！你俾滴血我驚吓都好呀，但係佢就係乜撻都冇。

再望向那飲品機，滿是紅色的交叉說明了裡面的飲品早已全被人拿走。地上沒有半點塵埃，就是說這裡沒有外面的人走過，而飲品機的飲品被人一掃而空，不就是意味著這裡有人並把飲品全拿走嗎？

想到這裡，因不知對方是敵是友，我立馬打醒十二分精神。看台和主池都看過沒有人.....那麼他躲藏的地方就只剩.....

男女廁和更衣室！

但如若我突然衝進女廁的話，恐怕會讓Cynthia誤會了吧！再加上到了目前我也只不過是推理出來，並沒有確實證據證明，因此我亦只是打算進了男廁看看。

可是我總沒可能大聲嚷著「出嚟呀」這樣子，而我更不知對方是男是女，是否容易對付。所以我還是決定保險一點，彳亍的步近並打開廁所的門。

門縫一點一點地擴大，我的神經隨著未知的揭曉不斷繃緊，雙目緊緊地注視還未完全打開的門。握緊拳頭的我，隨時預備跟藏在門後的人甚或喪屍搏鬥，即使自己喪命，也得確保女神能夠全身而退。一陣冷風從廁格吹出來，掃到我的雙腳，握緊的手心汲出冷汗……

「呀！」女廁內傳出一聲尖叫。

Cynthia！

第二十二章

「彭！」緊接著是硬物撞擊的聲音。我也顧不得還未完全打開的廁格裏有些什麼，男廁裡到底有沒有藏著什麼我也不理了，轉身沖出男廁後。本著救人要緊的宗旨，毫無猶豫下便跑了進女廁。

Cynthia靠在牆上，一臉惶恐。當她看到我的時候明顯地鬆了口氣。看著她嚇得花容失色，內心不禁內疚起來。

我快步靠近：「你有事呀嘛？有冇整親？啱啱發生咩事？」我說過我會好好的保護她，就是不會讓她受傷。因為我著緊她。

「冇.....我只係唔小心踢到條水管跌親啫。」Cynthia摸摸膝蓋，幸好未見有什麼傷口。

嚇死我.....

「仲行唔行到？我總係覺得呢到有啲問題，不如我地都係出返去先啦！」

在踏出泳池前，我禁不住再回頭看看那空蕩蕩的通道。

縱然空無一物卻更令人膽顫心驚...

等到我們雙雙踏出泳池，就發現泳池外的人群已經散去了不少，或者他們都覺得待在這裡倒不如回家吧。

同時是數對眼睛剎那間都聚焦在我們身上。

顯然是想從咱們這兩隻白老鼠知道裡面的情況。

你們想讓我代勞，坐享其成？

休想！

「想入去既人，自重。」

我自覺帥氣的拋下這句話後便拉著Cynthia往外走。

「你打算依家點做？」Cynthia扯了扯我的衫袖，壓下聲線問道。

「我諗都係返去你屋企先然後預備一下，之後再去寶琳圖書館搵Brian商量跟住落來點做。反正依家都冇乜野可...」我本應把話好好地說完，但公園邊界大概二十米以外的境況讓我瞬間啞口無言...

一群為數不少的殭屍正在以蹣跚的步伐緩緩靠近。

「仆街，早唔嚟遲唔嚟，到我地要走先拉大隊來阻住晒！」

若是只有我一個人，要出去當然沒有問題，可是...

「點算好呀，我啱啱響泳池既女廁洗甩晒啲腐肉，公園入面又有野可以擺來再搽...」從Cynthia眼神中看出，她寧願死，也不願再把腐肉往身上塗。

只是現在天色已經漸漸昏暗，等夜幕完全降臨，我實在不敢保證能夠活着離開。況且我們並不清楚那些殭屍會否進去泳池裡面，要是會的話，我不認為我有能力對抗這一大隊殭屍同時讓我倆全身而退。

不，我們還有隊友。

一羣新加入，素未謀面的隊友。

「你地都唔想死響呢到架，咁就唔該合作一吓啦！」我絕不能在眾人眼前變身為喪屍，不然我只會成為他們的目標。但是這樣卻只會令我和Cynthia暴露於危險之中。

如今只有一個辦法，便是跟其餘生還者合作，再找個好時機帶著Cynthia逃離吧！

「.....」眼前身旁都沒有半點動靜，害得我一時也不知該動或止住動作。但他們也不是沒他們的道理，在這亂哄哄的社會上，行先，絕對死先。

面前的喪屍一小步一小步蹣跚的走過來，握著Cynthia的手都要汲出汗來，同時也喚醒了我士兵的本能.....

保護女神！

「我唔會俾任何人傷害到你架！」我更是把Cynthia拉至身後，好讓能利用自己的肉身保護著她，並一步步走向公園出口。

當然，事情總不是那麼順利，不然作者也沒什麼可寫。

喪屍嗅到人類的氣息後，立馬衝向我們而來。你認為這令我們陷入匱乏嗎？不，這正中我懷！

第二十三章

「哼……」我一時嘴角失守並溜出半聲笑意，隨即保持平靜。放慢腳步地慢跑至人群當中。

咁樣你地想唔參與都唔得啦！

果然，生還者們無一不死盯著我，手握武器嚴陣以待。但所謂的武器，也只不過是旁邊M記的椅子或餐盤。

我更是退至人群之後，但有人扯著我衣襟罵罵咧咧：「你唔撻係諗住引晒佢地過嚟之後走呀嘛，你估我地斬唔斬死你？」

……

也對。

好，反正我現在只需要一個混亂的環境。接下來便可以 and Cynthia「功成身退」，何樂而不為？

「咁我地就上啦！」我也拾起了一個餐盤，狠狠的直擲向走得最急的喪屍臉龐。那喪屍攤軟在地上，頭顱早至不知被我擊飛到哪兒去。

而這一擊，也正是這人屍大戰的開幕。

生還者們都紛紛把持有的硬物全拋了過去喪屍群中。的確有不少喪屍因被擊中而再也沒有站起來。但其餘的喪屍居然因我們的攻勢而止住了腳踝，與我們保持住一定的安全距離。

有點古怪！

不，這問題我一早察覺，只是我猜想不到問題居然發展到這個地步來。

喪屍……不單有智慧……而且是愈來愈聰明，愈來愈像人類般思考！

人類一直都自認為是高智慧生物，因此才能主宰地球，把其餘生物都當作次一等。但現在，人類都不得不承認，有一種進化比人類快上無限倍的生物，踏足了地球，並挑戰人類在地球的主導權。

而在九龍公園游泳池門外，人類和喪屍可說是第一次大規模的相遇，並互相望著對方而沒有舉動。

喪屍把出口的道路全給阻塞住，如要走出，就必須從喪屍之中突圍而出。如果是喪屍形態的我，也許能平安無事的離開，但我不單無法變身，還要確保Cynthia的安危。

所以就是說，根本沒辦法逃亡！

「哼……阻我者死！」站在最前的一名熊腰虎背的中年男人從腰間掏出一把西瓜刀來並疾跑奔騰至喪屍群之中。

但在這境況中，貼身攻擊絕非一個好方法。可是那大叔卻在喪屍群中殺出一條血路，身旁的喪屍就連

埋身張開嘴的機會都未有便已頭破血流。

看到這裡，我不禁回想起一個剛結識便離開了的人.....

張森堡。

說白了，到了現在我才明白他才是道理，他殺掉陳sir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看來，我還真是錯怪了他。如何機會，倒真想跟他說聲對不起。

「.....」眼見大叔沒頭沒腦的上前並陷入苦戰當中，一些看不過眼的人們也主動上前作幫助。現場打鬥的聲音沒完沒了，乒乒乓乓的聲音引來了更多的喪屍。

「呀！」聽他喊得呼天搶地的，應該是被喪屍所咬吧！而人羣自覺地讓出一個空間，很快他也變成了喪屍大軍的一員。

我和Cynthia都看在眼內，大腦亦發出了信號：「好快撚啲走啦，如果唔係下一個就係你地！」

但是，在人和喪屍的重重包圍下要逃走又談何容易？

先不說喪屍會襲擊我們，就算是人類，也不會讓我們過橋拆板，撇下他們去殺喪屍，我們卻先行離去。

「頂！到底係邊條仆街叫晒我地咁多人過來呢度！」想起那該死的在討論區說這裏是避難所的話，我實在忍不住怒氣了！

站在我身邊的人聽到這句話也開始附和，慢慢地剛剛大肆屠殺的氣氛又回來了。

第二十四章

喊殺聲，慘叫聲，種種聲音不絕於耳。

而我也沒閒着，拿着麥當勞的椅子狠狠地往喪屍哐下去。

「唔得啦，佢地打極都仲有，我地再係咁落去唔係辦法！」那短髮的女漢子一刀把身旁的喪屍的頭顱給斬了下來。

「咁你有咩大計？」剛剛扯住我衫袖的男子，原來早在我身後並活生生的硬把面前的喪屍扯下了頭蓋。

「最危險既地方就係最安全.....山長水遠嚟到呢到，冇理由唔信返佢一次既！」我把Cynthia拖得緊緊的並支吾著，視線依舊停留在那泳池入口。

「但係我地啱啱唔係已經入過去咩？入面乜都有呀！」Cynthia都急得直躲著腳，都快被嚇得要哭了。

唔係，仲有一個地方未睇清楚！

「入去泳池入面，討論區講得出呢個地方就一定有佢既原因，我就唔信香港咁大佢係都唔講，剩係講九龍公園既游泳池！」我一馬當先的步進了泳池範圍，回首示意其餘生還者也一同進來。

果然，喪屍們全都只在門外逗留，沒有一隻踏入這裡。

「呢到.....真係避難所？」這問題，相信也出現於各位的腦海中。

「雖然唔知點解會咁，但係佢地都有跟到入嚟，話唔得政府真係起咗個避難所呢！」女漢子隨手把刀擲了出去，誰不知站在最前的喪屍竟一手接住。

「政府收皮啦，叫佢搞好的個樓市咁少既事都搞唔掂，仲諗住佢地可以起了個避難所出嚟？」這番話，很明顯是出至一位俗世憤青的口。但想深一層，他所說的話並不是沒有他的道理。

這避難所暫時來看，除了防禦喪屍之外，壓根兒可以說是一點屁用都沒有。但政府要建設出一個如此般的避難所，也只有一個原因.....

政府一早就知會有一場生化危機。

說得明白一點，如果你是政府，你會興建一個地震避難所還是生化危機避難所？

生化危機避難所嗎？幸好你真的不是我們的政府。

「好啦，我地終於入咗嚟啦，咁之後呢？大搖大擺咁行返出去？」身體健碩的扯袖男拍打著身後的牆壁，但除了發出嘈音以外便再無作用。

「你行得返出去先再算啦。」我冷諷道，門外的喪屍無一不是虎視眈眈的盯著我們這些美味的甜品。

「車到山前必有路，先唔好自亂陣腳先，我地冷靜啲睇呢到有啲咩啦。」一位還穿著校服，樣子還算是標緻的女學生突然走到人群中間並指揮。

「噃，我地就四周圍睇吓啦！」我沒把我先前的發現告訴給他們，因為我生怕我在調查途中看走了眼或是什麼的，還是讓他們再看一遍吧。

在這生還者小組中，加上我和Cynthia，合共有七個人，分別是我、Cynthia、女漢子、扯袖男、學生妹、憤青和一位至今尚未發言的眼鏡男。

第二十五章

「頂！係呀，出面班野真係冇入過嚟呀，但係呢到真係乜撚野都冇呀，你地聽唔聽得清楚呀，係乜撚野都冇呀！」憤青指著飲品機上滿滿的交叉。

「我啱啱入過嚟之後都發現呢到乜都冇，而且係乾淨到連一粒塵都冇。我懷疑呢到一定有古怪，甚至有機會有人比我地更加早嚟到呢到，拎晒啲物資之後逃走。」我把自己所推理出來的所見所聞全給道出。

「你咁講都唔係冇你既道理，不過我地依家又可以做啲咩呢……」說實話，我對這學生妹一點好感也沒有。總覺得她很愛當上領導者，可惜卻一無是處般。

也許是我過於主觀吧，反正她到了現在也沒有幹出什麼事禍，就讓她發個當領導者的夢吧！

「廁所……」Cynthia依舊只敢站在我身後並死命的拖著我，你說如果我倆待生化危機過去了後，能否一起生活下去？

呀，又不知說到哪兒去了！說實話，我連能否活到明天也不清楚，還真的別妄想更之後的事吧！

「係啦，我地之前入嚟既時候覺得呢到既廁所好可疑，不過我地都係冇入過去調查。」

眾人聽罷這番話後，都停下了手腳，想必是沒有願意當第一個吧。

「咁仲等咩呀？快啲入去睇吓啦！」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學生妹，只嚷著進去進去，卻不敢首當其衝。

「唉……男人啎！」女漢子反了眼白眼，一腳使踢開了女廁門口：「唔係要跟埋入嚟呀嘛？洗唔洗姐姐教你點去廁所？」

相信再膽小的男人，聽到這句話都會假裝膽大包天。而憤青更是嘲笑了一聲，卻用他抖得過份的手拉下了門門。面子，在男性角度，真的有夠重要。

「有咩發現就出聲啦。」學生妹跟隨著女漢子步進了女廁，而我們男子組也視察著那乾淨得生怕會弄髒而令人不敢使用的廁所。

「會唔會……乾淨得有啲過份呢？」如若香港有一個公眾廁所比賽的話，我也蠻相信這個廁所鐵定能夠當上第一位。

「屌，政府剩係識響啲咁既野上面做得好好睇睇，其他重要啲既呢？就驚死呢個社會仲未夠亂咁！」憤青再次表達出他對政府的怨恨。

但我們等人都沒有答話，因我們深知一旦對嘴後，換來的只有更多和更多的責罵。而憤青，也果然未有再發表偉論。

「如果呢到真係避難所既話，冇理由乜都冇架。就連一個寫住避難所既水牌都冇，的確好難說服到人呢到就係所謂既避難所。」這裡連飲用水都沒有，還能稱得上是避難所嗎？恐怕災難還未有避完就已

經橫屍在這裡。

「會唔會係唔知收埋咗響邊呀，話唔定響牆入面呢！」扯袖男集了口氣便隨手打破了一道牆：「頂，點解咁易就打得爛既！」

這問題，理應是我們問吧。不過當我們望見牆裡有什麼時，便明白了一切。

「呀大隻佬，你打爆咗隔住廁所嗰塊版呀！」憤青用指尖彈著那塊版，也輕易的彈下一塊碎片來。

「係……係咩」扯袖男嘗試利用傻笑蓋著剛剛的事，並再次集氣準備擊破那道沉實的階磚牆。

「等。」眼鏡男首次開口。儘管聲量小得很，但卻不知為何總是會讓人止住了動作並留意著他，等待他下一步的指示。也許，他才是擁有領導才能的那位。學生妹？她還是算吧。

「……」眼鏡男步進了那間廁格裡，眺了一眼那馬桶：「冇水。」

？

第二十六章

我對他所說的單字十分不了解，但我還是順著他的目光望過去。結果我所看見的，和他所說的話沒兩樣。

馬桶裡，確實是一滴水也沒有。

「冇理由架，水箱入面都有水？」憤青抄起了水箱，還是未有發現。

「如果係咁既話，呢到會唔會係未準備好呢？」我回想起這裡的所見所聞，推論出一個不太可能的答案。

外面的飲品機，看似是被人全拿光，但也許是還沒擺放飲品。同樣，廁所和飲水機的道理一樣，不是裡面的水用光了，而是那壓根兒就還沒有水。

這裡的而且確是一個避難所，只不過還沒有完工。

「所以呢到先會乜野都有！」我自以為編了一個可說是完美的解釋，誰不知他們眾人都沒有對我這解釋有所讚嘆的反應。

「呀叔我上個星期先響到游完水嚟，你同我講呢到未起好？咁我上星期去咗邊到游水呀？」扯袖男用著不肖的口吻答話。

「.....」我未有回應，皆因我也對我自己的見解有很大的保留。

「等。」眼鏡男再次說道，而我們也合拍地閉上嘴巴，就連大氣也不敢吸，生怕誤了他隨後的發言。

「冇聲。」眼鏡男死命的盯著那馬桶，彷彿裡頭真的有什麼奇怪事情等待著我們似的。

我細心地聽著.....咦？好像還真的有風聲。如果是這樣的話，不就是證明了馬桶底下別有洞天？可是.....裡頭到底能有什麼？

「話唔定真正既避難所就響入面喎！」憤青當頭棒喝地指著馬桶：「算政府都叫有返啲腦，識得起響啲咁秘密既地方等有咁多人知！」

「係唔係避難所都仲係未知之數，不過我地的確可以向住呢個方向調查，反正.....」我呆望著玻璃窗外的天色，開始下了微微雨來，看來現在正是喪屍出沒的好時機。

「咁我地去搵埋女子組之後一齊討論吓啦。」扯袖男伸了伸懶骨頭後便流星大步的離開男廁.....到底他是有多麼不在意眼前的景況？

「男廁馬桶入面有風聲，入面好有可能有一個空間，話唔定就係真正既避難所！」雖然找到了避難所對目前的生化危機可說是一點幫助也沒有，我甚至不知避難所裡頭有多少糧食，但至少能找到一處安全的地方，總算有個依靠。

「我地女廁馬桶入面直頭見到有光，話唔定入面係打通咗！」學生妹把就連小學生也能推理出的事說

得好像是重大事件般。

對不起，我總是對她有點偏見。

「所以.....我地要入去馬桶入面？」Cynthia一副驚愕的樣子，彷彿把「不要」兩字刻上額頭般。

「妹妹你唔好咁港女啦，個馬桶又冇水，呢到又乾淨到乜咁。分分鐘你屋企張床仲污糟過個馬桶呀！」女漢子果真是女漢子，壓根兒沒有半點害怕。

「你講就易啦.....」扯袖男隨手推開了男廁門口：「馬桶個窿咁細，你入俾我睇啦。」

也對。

「話唔定佢根本就唔係入口，可能佢只不過係通風位等下面保持空氣流通。」憤青總算道出一句沒關政府的推理。

「如果好似你咁講既話，咁地下室既入口又會響邊到呢？」女漢子一臉不肖的樣子盯著憤青。

「我Q知咩？你咁叻你咪行入去馬桶個窿俾我睇囉！好心講兩句都俾你屌，仲惡過共產黨！」幸好這句話只是憤青喃喃自語道，要不是他們很有可能大打出手。

「夠啦，我地依家最緊要係團結，大家唔好再嘈啦！」學生妹再次站了出來當上自以為的主角：「我地有冇辦法可以拆咗個馬桶佢？」

「有既話就一早拆咗啦，洗等你講？我地乜工具都冇，你咪試吓剩係用隻手睇吓拆唔拆到出嚟！」我實在忍不住插了話。這女生，還真是有夠他媽的討厭！

「算啦.....」Cynthia扯了扯我的衣袖，我也懂趣的沒把話給講下去。

「我地去機電房嗰到睇吓先啦，話唔定嗰到有咩開關可以打得開地下室道門。」扯袖男大步流星的一步出廁所，其他人也緊隨在後。

但，眼鏡男依舊站在原地，死命的盯著那該死的馬桶。

第二十七章

「你...都係讀緊中學？」我拖著Cynthia，鼓起勇氣上前問道。

「今年DSE。」這可是我聽過他最長的一句話來。

我對眼鏡男的印象，就只有不太懂得如何與人對話並表達自己的感愛。而這種人，大多都有一個共通點。

「我估吓先.....化學，物理同生物再加M2？」

「嗯。」

我想.....他們的共通點應該不只這麼簡單.....

「好叻？」

「嗯。」

我微微一笑，掏出放在腰間的化驗報告並遞上之：「我唔係讀理科，所以乜都睇唔明。個老師同我講我有今次生化危機既抗體，呢份就係我既化驗報告，有冇興趣幫我睇吓？」

眼鏡男別了個頭，漫不經心的接過報告。

「點呀？有咩特別野呀？」眼鏡男才剛接過化驗報告沒幾秒，我已按捺不住探頭問之。

「.....」眼鏡男先是咪起了眼，未有答話。未幾，他把視線重新落在我身上，卻沒有與我目光對上：「真係你既？」

「係呀.....」我不知他是否已找到問題之處，只好繼續等待他隨後的答覆。

「冇可能。」眼鏡男把化驗報告交到我手中，隨即解釋：「人類既血液樣本根本就唔係咁.....呢種血液應該係狗。」

「狗？」我不禁回首與Cynthia四目交投，也許我是狗公，但也不至於連血液也是狗吧！

「如果好似你咁講既話.....係咪啫係所以狗仔都有抗體，只要俾佢地咬一吓就可以唔驚佢地？」Cynthia一想到「可愛」的狗隻後，滿臉飄散著幸福的表情。

「唔肯定，不過我唔建議你咁做，你唔會知道佢地有冇瘋狗症。」說罷，眼鏡男轉身並把目光重新射向馬桶上。

「但係.....我冇俾狗咬過喎.....」我喃喃自語道，雖說當時情況亂得看不清環境，但要是冇狗兒在我身上分一杯羹，我總不會未有察覺吧！

「所以我咪話唔肯定囉。」從語氣中不難聽出，眼鏡男已不耐煩，因此我倆,再也沒多說什麼的把話

題給完結。

「喂，你地三個仲響呢到做乜呀？」女漢子隻身站在門外：「你真係覺得呢個馬桶係入口？」

「至少，你搵唔到第二個。」眼鏡男依舊用他那沒有半點語調的聲線冷冰冰的把話道出。

「你講野既時候真係好黑人憎。」女漢子和眼鏡男一同跪在馬桶面前，看著有沒有什麼機關能讓馬桶不知以什麼方法打開。

「如果真係有開關，都應該唔會難搵得去邊啫，如果唔係真係有事發生起嚟咪有排搵？」被他倆阻擋住視線的我，拋出一句廢得不行的廢話。

頂，點解同嗰條學生妹講既野差唔多？

「你去完廁所之後會做咩？」眼鏡男不知是否被我那句話驚覺了什麼，臉上抹過一刻微笑。

「吓.....咪洗手囉.....」Cynthia呆滯的盯著我，心想男生去罷廁所後有否什麼舉動是女生不會做的。

「唔係，洗手之前仲有個步驟.....」眼鏡男不知所謂何事的站了起來並伸出手：「沖廁。」

當眼鏡男拉下了沖廁的按鈕後，馬桶內發出了齒輪轉動的聲音。地板的階磚一塊一塊的向外翻折，形成了一個洞好讓馬桶下降。

不消一會兒，剛才的馬桶已經失去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平滑的洞口。

「你地點樣打爆個馬桶架？」扯袖男不太相信在他眼前四位看似手無縛雞之力的人能隨手打破那瓷造馬桶。

「用吓腦啦，如果我地真係打破咗又點會冇碎片呀！」女漢子訕笑了數聲，拍著眼鏡男的肩膀：「呢個男仔搵到開關啦，仲等你地幾個四圍行行企企咩！」

「好啦好啦.....我地.....不如入去睇吓囉！」學生妹再次趕唔切出嚟柒。

第二十八章

「入面都唔知有咩，都係小心啲好，貿貿然好易出事，分分鐘會死人。」Cynthia善意地提醒道。

「都係等多幾分鐘先啦。」我獨自走至大門前，看著外面的世界.....早前的喪屍早已走得七七八八，只剩下小貓三四隻。

「到底發生咩事？」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回想起來，所有事都只不過是在二十四小時裡發生。

媽.....

不知你在別的地方過得好嗎？你是否在天上望著我在紅塵中拼命地生存？放心吧，我可不會輕易的被喪屍殺死！雖說.....我已經死了一次。

但我知道，我可是有兩條命的.....

和你的。

我鐵定會代你，好好的活下去！

「麥俊傑.....」Cynthia把手搭住了我肩膀：「之前既事.....對唔住。」

「你指既係？」我別過頭並趕快拭乾了淚，好讓她看不到我哭。

「所有野.....只要我做過既事令你唔開心既話.....對唔住。」說真的，我不知道她說這番話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但有件事我倒是明瞭的是.....

我好撚開心。

這三字，儘管只不過是成千上萬個中文字裡的簡單三隻字，也許說起來時，並沒有什麼什麼的語調和意思，但對我來說，意義才是最為重大。

「傻啦，我都有撚過你。」我抹過一刻笑容，勇敢的牽著Cynthia的手：「返入去啦，外面既世界好唔安全。」

我不知道是否因喪屍而令Cynthia對我再無厭惡之意，甚至讓我牽著她的手而未有反抗。但如果是真的話，我自私地希望，這生化危機，可以一直、永遠地持續。

「你地邊個有食煙？」眼鏡男依舊的倒坐在廁格裡問道。

「.....」也對，如果有人食煙的話，恐怕到了現在都不知抽過了多少包了。

「我有火機。」憤青從褲袋裡掏出了火機：「尋日幫朋友慶祝生日，所以咪帶咗個火機囉，不過估唔到蛋糕都未食就搞成咁.....」

「個火機依家有用啦。」眼鏡男接過了火機後再拿出一張紙巾，點燃後便隨手掉落洞裡。只見那火光

一開始愈來愈小，但很快便沒有再縮小。

「個洞唔係好深，直接跳落去應該唔係問題.....」眼鏡男不停的探頭查看：「牆邊好平滑，個洞應該係人工整出嚟，等我地跳落去既時候唔會整傷。」

「入面真係安全？」我不放心的跟隨著眼鏡男一同望著那洞穴，微弱的火光很快便熄滅了，洞裡漆黑一片，令不安感大大提升。

「初步睇都叫安全，起碼點著咗張紙巾都未爆炸，入面既氣體應該對人體冇害。不過入面有冇機關我就真係唔清楚，可能真係要搵個人入去先知。」眼鏡男脫了一隻鞋子並掉進洞中，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此時，眾人你眼望我眼，都未有說話，皆因有一個問題來了.....

邊個做第一個？

女漢子踏步上前，正準備一躍而下之際，扯袖男突然伸手攔截：「女人行開啦，唔好阻住男人辦大事！」

.....

扯袖男未等我們答話，毫不猶豫便一下子跳進了洞裡！

「喂！你有冇事呀？」女漢子對著洞口大聲嚷著。

「應該.....安全既，你地一個一個慢慢落嚟啦。」扯袖男不知從何找到了開關按鈕，洞穴瞬間變得燈火通明。

「呢到到底係咩地方嚟架？成個監獄咁既？」憤青一踏進洞裡便在四周調查。的確，這樣就和監獄沒兩樣般，有一個鐵欄桿圍住了一個大小大約可容納一部私家車的空間。

同樣地，這裡還是依舊的乾淨，沒有半點塵埃。牆壁是由混凝土造成，這裡應該堅固得很，也許真的是避難所.....要是沒有那些他媽的鐵欄桿。

第二十九章

「會唔會係好多年前唔再用，唔知乜乜古蹟呀？」學生妹未有四處走動，也許生怕有什麼隱藏機關吧！

「唔多似。」眼鏡男托了托眼鏡：「呢到啲野都好新，鐵欄桿又冇生鏽……」

「咁呢到到底要嚟做咩？唔通擺嚟拍AV？」憤青沒原因地用力拍打著鐵欄桿。

「話唔定呢到遲啲會用嚟起監獄呢！」其實我也不太清楚自己來到了什麼地方，畢竟……這裡和我心目中的避難所有很大程度上的出入。

「監獄一般都唔會起嚟咁近民區既地方，再講呀，上面咁大個泳池，唔通要拆咗佢啦啲？」學生妹沒有正視我反駁道。

……

「同理……就算真係監獄，入口又有乜可能係馬桶呢？」就連Cynthia你也不幫我嗎？好樣的……

「我都只係估估吓……」我嘗試找個下台階，但好像沒太大效用。

「喂，啱啱你地話女廁入面啲光，係咪呢部機發出架？」憤青早已走遠至一台發出著紅光的機器，那顆紅燈正在閃爍著，不知有何用意。

「會唔會就係呢部野搞到呢個香港咁樣……」憤青圍著那台一個冰箱相若大小的機械走了一圈：「喂呢到有個電源開關啲，不如……」

「唔好亂嚟呀！冇人教過你唔知既野唔好亂摸咩？」扯袖男叫止著憤青的舉動。但是他恐怕不太清楚，憤青的特點正是反叛，要是叫他不要做，結果也只會冇反效果……

「有咩問題最多咪開返囉，唔洗死既！」憤青順手一拈便關上了電源開關，眾人的動作也被止住，就連氣也不敢大抖著。

「妖，乜事都冇發生。」憤青乾脆走回我們身旁，沒有重新啟動的意思。

不，事情不是沒有發生，只不過是，還未發生……

「有聲。」眼鏡男舉起了左手，示意著我們別發出聲響。那聲響是從洞上面傳來……是很多很多零星的腳步聲。

眼鏡男鬼崇的在四處查看有否別的出口，但都無功而回。

難不成！

「嘍！」洞口突然跌了什麼進來，冒眼一看，正是喪屍。

「佢地點會入到嚟架？」女漢子立馬著我們後退數步。

「嗰部機！」眼鏡男回想起剛剛所做過的事，斷定是因為憤男關掉了那機器少會導致喪屍得以走進來。

「開返嗰部.....」眼鏡男未把話完說罷，洞口再跌了十多隻喪屍進來。這裡可是和死胡同沒兩樣，要是想得以活命離開這裡，便只能從唯一的入口離開。

的確，我大可變做喪屍再光明正大的離開這裡。但我不能帶著Cynthia一同離去。再加上，我回想起陳sir的話.....要是隨便於陌生人面前變身，必會九死一生。

扯袖男沒多想什麼，馬上箭步上前希望可以重啟那機器。但喪屍不知為何活像知道扯袖男的舉動般，早一步衝至那機器旁。

喪屍.....唔係應該冇意義架咩？點解佢地會.....

「唔通係進化？」眼鏡男再也不敢亂跑，也許是他明瞭到眼前的事實不再是想像中的簡單。

在我眼前的喪屍，正以非人的速度進化！

「點會咁架？」這件事的始作俑者，憤青總算是意識到他一時衝動導致的惡果。

「諗辦法分散佢地既注意力，之後搵人開返部機！」我緊緊的牽著Cynthia，放心吧，我才不會讓你比我早死！

只見眼鏡男再次掏出火機和紙巾，隨手把點燃了的拋向遠處，果然吸引了不少喪屍，但正當扯袖男再次嘗試開啟那機器時，又是一隻喪屍擋住了他的動作。

「快啲入嚟先！」女漢子走進了其中一個囚室，待我們全都跑進了後便關上鐵欄桿。

第三十章

「一早就同你講咗架啦，你話依家點算啦！」扯袖男毫不客氣的指著憤青罵起來。

「我點知部機咁重要啲，對唔住囉.....」憤青自知理虧在先，也收起了怒氣並罕有的道歉起來。

「再嘈都係冇意思，諗吓有咩辦法出去好過啦。」學生妹總愛在這些時候發言，好讓自己彷彿成為領袖般。

「我地有佢咪夠囉。」眼鏡男把視線停留在我身上，沒多久後所有人都向著我那望過來。

「佢？佢可以做到啲咩呀？」扯袖男見我身無幾兩肉，不禁訕笑了數聲。

「呢個時候就算係阿諾舒華辛力加都有用啦，你埋到佢地身咩？」女漢子盯著鐵欄桿外憤怒得很的喪屍說道。

「你可以變喪屍，唔驚佢地。」眼鏡沒再多說什麼，等待著我的發言。

「唔得，我唔可以響你地面前變身。」我一口否決了他的提議，這並不是我沒有信心還是怕死。說實話，只要我出去按下按鈕，我倒是十分樂意。但我不願變身的原因只有一個：「我信唔過你地。」

「到呢個時候你仲講埋晒啲咁既野？」學生妹不知天高地厚的再次發聲。

「大家都只係萍水相逢，我點知你地之後會唔會殺咗我架。」經過了這麼多的事情之後，我對任何人都冇著很大的機心，正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

「乜你覺得.....你依家唔變身，我地就唔會殺咗你咩？」眼鏡男不知為何變得如此可怕和多話：「先唔講我地會唔會殺咗你呢個問題，就算你唔變，我地都知咗你擁有呢個超能力，咁點解你就唔肯幫吓我地？」

「.....」對面著突然黑化的眼鏡男，我一時無言以對。

「等你表演。」眼鏡男再次變回原狀，沉默寡言。

眼見都沒有其他辦法，我也只好聽從眼鏡男的指示，變身。

打開了門後，喪屍們無一不是望向我那邊。他們都擺著一副很疑惑的樣子，心想我這隻喪屍是從何而來。

「你地走啦，佢地係我架。」雖然我是說著廣東話，但不知為何喪屍卻能聽懂我的話。

「點解你會響入邊行出嚟？」咦？原來他們不單聽得明白我在說什麼，還能完整地回答！但我回首望著Cynthia眾人，他們卻好像聽不明我和喪屍的交流。

「你地再唔走，我就開返個部機。」我指著那台不知有何功用的機器恐嚇著他們。

「咁樣既話我地都會一齊死。」喪屍們都不禁哄堂大笑，但我的決心沒有因此而動搖著。

我步至那台機器面前：「一齊死咪一齊死囉，有咩所謂？」

「！」喪屍都被我自殺式的舉止嚇得一時不知如何是好，最後還是一個個爬出洞口。而我當然也沒閒著，待他們全都離開後立馬重開這機器。

「你地死，都唔好死響呢個避難所入面，我地話唔定要響到生存一世。」我變回了人類，招手示意一切都已平安無事。

「其實你地聽唔聽到我同佢地講咩架？」我不禁好奇的問道。

「剩係聽到你地發出啲好低音既聲，我仲以為你係想嚇走佢地！咁你到底同佢講咩呀？」Cynthia臉上完全是一副不可思議的樣子。也對，就連我也不相信我能用上喪屍話來跟他們對話。

跟他們一五一十的說罷後，口中突然一渴。這時我才猛覺這裡雖然安全，但沒有任何補給品.....

第三十一章

「太陽都就嚟落山啦，聽日先睇吓出面咩環境再作決定啦。」女漢子抄起眼鏡男的手錶看了看：「原來已經係黃昏六點幾啦。」

我也快對時間這觀念開始變得朦朧，不過這也只不過是人類給予世界的一個量度單位，說穿了也是沒有什麼意義。

.....

但係問題係我地根本訓唔著，成晚流流長，有咩做？

「大家.....有冇興趣講吓自己既故事？」學生妹猶如上學回答老師問題般的舉起手問道：「大家響呢個時候都可以一齊生存，都算係一場緣份。既然大家都係生死之交，不如同大家分享吓自己既故事啦！」

這提議，也許是學生妹說過的話中最有建設性的話了。我們也因此而圍坐了一個小圈子，等待著第一位發言。

「咁就不如我先啦！其實我真係冇咩故事可言。我今年響讀迦密主恩中學到讀緊中四，係主修VA同埋經濟。我尋日訓醒既時候已經係九點既事，我見反正都遲到啦，就不如去食埋個早餐先返學啦！咁我就行到樓下既茶餐廳諗住嘆個靚早餐啦！」學生妹回想憶述道。

「喂，唔洗返學咩？」一名中年侍應走來親切的問好，我打從出生便活在那裡，那些侍應可是親眼看著我長大的！

「反正都遲到啦，都唔差在嗰半個鐘啦！嚟個B餐飲凍奶茶。」正當我想一屁股坐下時，那個中年侍應卻止住了我：「咁點得架，你個早餐轉行街啦！」

「人地想.....」我都還未把話說完，他卻打斷道：「我話唔得就唔得！衰女幾時學到咁壞架！」

「係啦係啦，轉行街啦！」我沒好氣的說著，但我卻想不到，這一轉.....

竟把我的人生也一併的轉了過來.....

「話說今日好似冇乜人嚟咁既，就連平時都響呢個時候嚟既黃伯都冇嚟！」過了一會兒後來別個侍應把三明治和凍奶茶並擔心之。

「會唔會係病咗呀？你又唔係唔知老人家係會成日病架啦。」我不悅的從銀包中掏出了二十元：「明明就可以慢慢食，邊到好似依家咁趕頭趕命架！」

「你自己遲到仲好講？快啲返學呀！」中年侍應作勢打我道，廚房隨即傳出打破碟子的聲音：「喂，小心啲啦！」

「！」正當我準備踏上行人天橋時，我看見有兩位少女表情驚恐的連滾帶跑，身上還帶著血跡。起初我以為是有什麼變態殺手在天橋上作案，但待我看到一隻在地上爬行的生物後，我便打消了剛剛的猜

想。

「你地.....唔好過嚟呀！」我雙腳一時之間因過於害怕而無法彈動，只能站在原地等待著死亡的來臨。

「快啲走呀！」身後突然一推，又也令我神智什麼的都推回來。

我轉頭一先，是中年侍應。

但他純白的襯衫上面，滿是一點點的血跡.....他和剛剛那兩個少女一樣，都被喪屍咬了一口，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變成喪屍。

「返.....屋企.....」這句話，是我從中年侍應身上聽隨的最後一句話。我從天橋口看著他沒頭沒腦的直直衝向那隻喪屍並對打。

也許我的確是如此自私吧，但在當時我真的幫不了什麼忙。再講吧，他跟那隻喪屍拚命，也只不過想爭取時間好讓我離開。

所以，我走了。

奇怪的是，我走在大街時卻沒有遇到什麼喪屍，想必是喪屍害怕陽光吧！同樣地，我也未有看見一位人類.....這裡彷彿成了一個死城般，但我也因此而很順利的回到家中。

不，事情還未完。

「唔好入去。」女漢子於我屋宇門前叫停我：「我啱啱就係俾佢地趕咗出嚟。」

「咩話？但係我呀媽呀爸都響入邊.....」父母應該還未上班，所以他們一定還在家裡。但他們應該不會隨便開門給其他人吧，所以他們會變成喪屍的機率理應不大。

「佢地變咗未都好，你都返唔到去，如果唔係你都會變成佢地既一份子.....」

女漢子環顧四周以確定安全：「如果佢地真係冇事既話，自然會諗辦法出嚟搵你，你響是但搵個當眼位寫你已經安全，等你呀爸呀媽出到嚟見到你寫既野有個安心先啦。」

我聽罷她的話後，從書包找來了筆袋，再從中拿出了一支麥克筆在牆上寫著我的名字和我現在很安全，叫他們呆在家裡等我回家。

第三十二章

「就係咁，我就跟住佢一齊響條街到行咗成日，直至我地用手机見到政府話咩九龍公園係避難所，諗都唔諗就嚟咗呢到啦。」學生妹不知是想起她的父母還是那個中年侍應而哭，但她很快便擦乾了淚水，等待著下一位的故事。

「所以.....你地係住埋同一地方既？」但他們完全是零交流似的呀！我實在想不到原來他們早就一齊活了一天。

「好出奇咩？」雖說不是什麼大事，但能夠一起呆在這裡苟延殘喘著而原先又是住在同一地方，那個機率又的確小了一點.....

「既然你個故事入面都有提到我，咁就同我講啦。我今年二十歲，係一個健身教練.....」女漢子盤起了腳，開始道出她昨天的生活。

我的家庭從小就不是太好，父母很早就離婚，我跟隨著父親生活著。但到了十八歲後便搬了出來自己居住。

還記得昨天早上八時正，我被鬧鐘吵醒了.....那天我是早班，九時半要回到健身室上班。因此我便草草的喝了一杯牛奶並隨手拿了一片麵包食著，同時扭開了電視看著新聞。

「彭彭彭.....」門外忽然傳來幾聲敲門聲，我還以為是我從網上購買了的東西來了，因此想也沒想便打開了門.....

「嘩！」我被眼前的.....不知還能叫得上是人的「人」嚇得趕不切關上門便退回客廳。

「救我.....」看清一點，她可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沒錯，但她口中不時流上黑色的.....那是唾液嗎？而她表情甚是辛苦，連站立都沒有氣力，只是在地上爬行著。

我掏出電話想替她報警，但才發現根本打不通.....

點解警察會打唔通既？

「你冷靜啲先.....」在那時我根本做不了什麼，只能說出這些廢話。同時我也提防的與她保持五個身位的距離。

但她一下一下的向著我爬行著，很快我便靠住了牆邊，無法再退了。而她再也沒有說到一句人話，取而代之的是低沉的吼叫。

慢慢地，她站了起來。這時我才看見她的眼睛是通紅的。在那時我可以肯定的是.....

佢唔係人！

她突然飛撲至我，我立馬一個踢腳踢開了她。潛意識喚我趕快離開，但當我轉身準備奪門而出之時，我才發現自己原來身處於一個四面埋伏的局面。

門外也有一隻喪屍！

當然，我當時還不是他們是喪屍，但和我想的也差不多遠吧！我退回睡房並拿了兩個啞鈴作旁身之用。果然他們很快便知道我在睡房並奔向我那。

「！」我欠身一閃，躲過了一次攻擊後手持啞鈴一個直拳直砸著站在前面的喪屍的臉頰。

「係頭……」眼見被我重擊頭部的喪屍倒地過後再也沒有站起來，我立馬用腳死命地踩，踩得分不清他的五官才停下來。

「仲有一隻。」原來喪屍也不是想像般的難對付，只要別被他碰到就可以了。我拉弓後隨即把手上的啞鈴擲向喪屍臉龐，只見他又是一跌，沒再站立。

但我還是生怕他迴光返照什麼的，因此重複了剛剛的步驟，於他臉上跳了不知多少遍才停止。

我放下剩餘的啞鈴，在桌上拿了一整盒牛奶和原條生命麵包離開了家裡。幸好我家只是二樓，下樓梯時未有正面遇到喪屍，但從樓上的慘叫聲聽出，上面的人恐怕都已經兇多吉少了。

「之後，我就響樓下見到佢，就同佢一齊行啦。」女漢子伸展著筋骨，彷彿對她昨日所發生的事毫不在乎似的。

但係佢親手打死咗兩隻喪屍！

「估唔到你一起身就遇到的咁既野……」坐在女漢子旁的扯袖男也不太相信女漢子的遭遇。

「你又有咩故事呀？到你講啦。」女漢子帶點嘲諷的口吻問道。

「呀叔我就冇你地咁多故仔啦！我今年四十八歲，做地盤既。日日都一支公咁生活，得閒咪上去搵吓骨咁囉。」扯袖男粗枝大葉的講述自己的生活，並站了起來，愈說愈起勁。

第三十三章

我昨天早上才從上面回到香港，第一時間就當然是睡上一場大覺啦！醒過的時候就已經是今天早上。

「搞乜春呀，電視又壞咗？」我餓著肚子拍打著電視頂部，但還是未有結果。

「等呀叔我煮完個麵返嚟你就知死！」我決定還是先醫好我的肚子再來對付它比較好，因為便轉身走到廚房拿了一個公仔麵。

我就是住在九龍公園旁，就在等待的過程中，我從玻璃窗望出去外面，發現公園都沒人晨運，心裡已有一點奇怪。但我順眼一望之後，發現對面樓宇的窗全都是血紅色！

「唔擦係掛！」我眯起了眼望真一點，發現在紅色背後彷彿似有人緩慢的來回踱步，難不成是什麼變態殺手嗎？

我想拿出手機報警時才發現我忘了交電話費，什麼都打不了，因此便決定靜觀其變，總知就先不要出門，假裝這裡沒人就可以了！

於是，我便趕快把麵給煮好，本應想把電視弄好的都不敢了，生怕發出什麼聲響讓人知道我在這裡。我插上耳機正準備聽著電台聽著有否說著什麼變態殺手正在犯罪之類的。

「連收音機都壞Q埋？」我不禁反了反白眼，不停地調較著頻道，希望能聽上任何一個電台也好。

「香港政府已經主動尋求外界既幫助，而衛生局認為事件係一場疫症，所謂既「喪屍」其實係被病毒所感染。而病毒目前只係可以從唾液傳播.....」什麼？是喪屍？

任我如何想像也好，我都總不能相信當我調較至一個頻道能聽到聲音時，居然是我們的特首在說如此爆炸性的發言。

「雖然目前仲未有任何對付病毒既方法，但係香港政府已為各位香港市民準備好避難所.....」喂喂...不是吧，又壞了？

我再次拍打著收音機，但還是和剛才一樣，沒用。

雖說我家裡有一定的食糧，但總不可活得長久吧！正當我走廚房查看有多少包公仔麵時，我便看到九龍公園突然多了好幾個人。

起初我都只是以為他們是什麼生還者來到這裡休息什麼的，但隨後愈來愈多的人來這裡時，我便得知原來這裡就是避難所。

但我還是半信半疑的走出了家門，馬上就看見一隻喪屍在別家的門前等待著他們開門。

「南無阿彌陀佛.....你睇我唔到.....」我咪起腳尖，嘗試別發出任何聲音。但還是不行，牠察覺到我的存在之後馬上轉身跑向著我。

「嘩，屌你！」我也沒多想什麼，從後樓梯一直跑下來，期間不時遇到其他喪屍，大約十多隻吧！但

呀叔我可是中學學界短跑冠軍，一口氣的就跑到了這裡來。

「就係咁，之後咪見到你地囉。」說罷，扯袖男終於坐下來，等待我們給予的看法。

「其實我想講，冇交電話費都可以報警架.....」學生妹搖頭無奈的提醒。

「嘻，我鬼知咩，呀叔我好人好者有幾可報警啲！」扯袖男以笑遮醜道，隨之拍拍憤青的肩膀：「到你啦，講吓你又做過啲咩嚟啦。」

「我？好話啦，我原先同我啲朋友傾緊七一遊行啲野，冇啦啦有幾隻喪屍走埋嚟，嚇到我得返半條人命！」憤青活像榕樹頭的講古佬般說得手舞足蹈。

第三十四章

「喂你話到時應該帶啲咩去？」我的朋友坐在班房裡的老師桌上，眼睛只顧望著報紙上的報導。

「你講七一遊行？」基本上，我們在整個對話當中都沒有任何眼神交流，因為我們都在聚精會神的看著各份報章。

「唔通講你呀媽個喪禮咩！」對，雖說我們對國際大小事都事事上心，但內心和一般中學生無差，都是喜歡互相噏人.....

還是那種極為低級的惡趣味。

「咪又係同上年差唔多，去地鐵站到派吓傳單咁囉。」另一位友人推開了門，隨手把書包一擲，接著再從我身旁奪去我的報紙。

「呢幾份我未睇架！」我嚷道。

「妖，你一次過睇晒咁多入咩，你睇完你手上面嗰份先啦！」友人理直氣壯的翹起二郎腿，沒再多講半句。

就這樣，我們課室再次回到了原來的沉默。

靜得有點過份。

「點解咁耐都未有人上嚟既？」朋友看罷報紙後望了望課室上的時鐘：「八點半啦喎！」

「係咪條八婆校長又唔知講乜野呀？」我的眼睛看得有點累，也放下了報紙並擦擦雙眼：「唔係喎，出面一啲聲都冇既？」

「出去睇吓囉。」友人大步流星的走出門口，沒多久便衝回班房。

「仆街。」

很快，低沉的吼叫聲便傳入了我們的耳中。

「唔好再留嚟到，快啲走！」我拾起書包，著他們趕快離開並回到多人熱鬧的地方。

「點走呀，出面全部都係嗰啲野.....」友人也不能確定他看到的是什麼，但可以肯定的是，並非好傢伙。

喪屍聽到聲音後，很快便找到出聲音的來源，也正是我們。牠死死的盯在門外，彷彿是等待著我們忍不住手打開門。

「就算出到去都冇用，佢地原先開緊早會，所以樓下都應該變晒做喪屍！」一想到操場下有數百隻喪屍期待著我們作為他們口中的美食時，心裡又是一震。

「但係我地都有可能呢世留嚟到架.....」我喃喃自語的盤算著。

「不如報警啦。」朋友在這時候居然說出這最低劣的辦法。

「警察就收皮啦，靠佢地不如靠自己！」友人把我的心聲全給說盡。

有了！

「你係咪住獨立屋架？」我想現時最安全的地方，非獨立屋莫屬。既有一定糧食，又能提供一個安全的地方。

「係呀，但係我地點出到去.....」友人對我這一問顯得有點不解。

「要離開呢到就輕鬆啦，我係諗緊之後去邊到啫。」我向他們招招手：「跟住我啦，我次次遊行示威都要走佬，有經驗架啦！」

我打開玻璃窗並用力的把書包拋至遠處，果然喪屍馬上跟蹤著聲音來源奔至。接下來我和友人們立馬跑到走廊外，眼見操場出面有幾塊運動課時用到的軟墊，心裡又是一笑。

我一直都想咁做好耐架啦！

我閉上了眼，從五樓直接跳去地下，幸好軟墊還是新束束得很，因此我也沒有受半點傷。

「爽！」我大喊道，只見操場滿滿的喪屍都只眼巴巴的看著我而未有上前，我便得知他們害怕陽光。

「跳落嚟啦，好好玩架！」我對著還在上面呆望著我的友人們大喝。

「我想返屋企搵返我呀媽先！」朋友跳下來第一句話便是這樣。

「太危險啦.....我地嚟到寫低自己個名同埋我地之後會去既地方啦。佢地冇事既話就會嚟學校搵我地，咁佢地見到我地寫既野就會去搵返我地架啦。」我隨手拾起地上的石塊並開始書寫著。

「之後就去咗佢地屋企打咗成日機，直至我見到手機上面寫住呢到係避難所之後就決定嚟呢到睇吓囉。」憤青回憶起昨日的事，還是津津樂道。

「咁你啲朋友呢？」女漢子好奇的問道。

「佢地話懶得過嚟，所以咪得我自己一個出嚟囉。不過講開又講，聽日我要返返去叫埋佢地過嚟，你地唔介意呀嘛？」

多幾個生還者，的確能多了個照應，但是.....

資源亦會被攤分。

第三十五章

「聽日再算啦，喂，到你啦。」扯袖男指著我，彷彿很想知道我的故事般。

但正當我想分享之時，大腳突然一壓。原來是Cynthia敵不過夢魘，睡著了。

「我都係聽日先講啦，放心，冇拖欠。」我壓低聲線的說道，生怕弄醒這睡相可愛的她。

「唉，早抖啦。」憤青明顯地話中有話的倒地躺下，而其他人也開始紛紛躺了下來。

我輕撫著Cynthia頭髮，不知這場生化危機完了過後，你會否繼續與我在一起呢？

反正也是睡不著，倒不如拿出筆記本寫寫自己的故事吧！但是因Cynthia躺在我大腳之上害我無法動彈，於是我便乾脆手持筆記本吃力的記述著今天的故事吧。

「你寫緊啲咩？」

不知過了多久，眼鏡男突然醒了過來：「我平時冇咁早訓，訓唔著。」

我未有理會什麼，只顧記錄低自己的經歷和想法。也許.....也許真的有後人，能夠從這本子中得知這次生化危機中的生還者是如何過活的。

「電波.....」眼鏡男也直接把那台機器拿進了房間裡查看著，看看是什麼讓喪屍們都害怕起來。

「有咩發現呀？」我也對這機器好奇得很，於是便放下了簿子問道。

「手頭上乜都冇，真係唔知.....不過佢係用乾電發電，話唔定可以帶埋佢走響條街到用，啲喪屍話唔定會離開嗰個範圍。」眼鏡男再次看著我的筆記本：「咁你到底寫緊咩？」

「冇乜野，只係想寫低自己既故事啫.....」我未有把因為確實地告訴給眼鏡男聽。在這時候，負面說話的確少講為妙。

「可以借嚟睇睇？」眼鏡男伸手問道，我也沒多考慮什麼便拿給他看。但他隨便的翻了兩頁便交回我手中，看來過多的文字不太適合理科的他。

「你個故事又係點？」他沉默的性格，的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也令我很想知道他的故事。

「冇你地咁特別，就係一直響屋企冇出過街。」不知是眼鏡男防範太高或是天生如此，他彷彿有很多話在心中卻未有說出。

.....

死寂。

「你再擺多次份野俾我睇睇。」眼鏡男帶點傲嬌的語氣嚷著，我見光是持著也沒什麼用，倒不如讓一個看得懂的人看吧。

「呢個血液樣本.....真係得狗先有.....」又來了，我不是說過我沒被狗咬過嗎？

「你冇俾狗咬過啫，但係你唔知隻喪屍冇冇咬過隻狗架。」也對！說不定那隻狗就是這場生化危機的關鍵！

「咁我地係咪搵到隻狗就得啦！」雖然機率少得很，但總比坐以待斃來得好。

「唔需要隻狗，因為你依家都擁有呢種血液.....」眼鏡男別過了報告直視著我：「你先係呢場危機既關鍵。」

咩話？我？

「不過手頭上乜都冇，真係乜都做唔到.....搵日去醫院睇吓啦。」一想到眼鏡男手持手術刀的樣子，我不禁直打哆嗦。

「話唔定.....仲有其他人係咁呢.....」不知謂何，我有點心虛。

「起碼唔多。」眼鏡男呆望著天花：「唔知係得香港先發生啲咁既事，定係全世界都發生緊呢？」

「你放心啦，一定剩係得香港係咁。」雖然我不知在這時候，所謂的慰藉還是否有用，但我還是常掛在嘴邊。

「但係，點解仲未有其他國家出手幫助？」果然是理科人，到了這時還硬要理性去分析事情。

「口渴.....」想起來，我都有一整天沒有喝過水了，雖說我可不怕被喪屍咬死的可能，但我還是覺得我會因缺水還是長期沒有進食而死亡。

「放粒鈕落個口到，可以刺激口腔分泌口水。」眼鏡男把口中的衫鈕吐出並展視：「不過唔好忍唔住吞。」

「.....」我決定不再多說什麼，把牛仔褲的後備鈕拔了下回寫後放在嘴裡，之後罷數頁後意識也開始朦朧。

很快.....我便走進了夢鄉.....

「起身。」

「你俾我訓多陣先啦.....」

「起身。」

因被Cynthia壓了一整夜的關係，雙腳早已麻木得毫無知覺，但當我伸手摸摸Cynthia的頭髮時，我才驚覺她不是躺在我腳上。

這倒是讓我完全的醒了過來，環顧四周，咦？他們呢？

第三十六章

「叫你咁多聲先醒架！」一把陌生的聲音從鐵欄桿外傳進我耳中，我立馬回頭一望，只見他們都被綁在地上並綁得死死的，嘴中都咬住一團巾而無法發出聲響。

「你想點呀？」我的著眼點只在Cynthia身上，我見她同樣地被綁在地上，正想奪門而出。但一位手持手槍，滿臉鬍渣的男人卻用槍指著他們：「邊個叫你出嚟？」

仔細一看，原來他另一隻手拿著我的筆記本！

「你可以變喪屍？幾有趣呀.....」那男人門上了簿本：「唔知會唔會咬人呢？」

「你唔好搞佢地，唔關佢地事！」我們實在是太大意了，怎麼連一個人走了進來都不知道？

「喂，變個身嚟睇吓，我想睇吓呀！係咪好似超人咁架？」他一臉輕挑的樣子，更是令人討厭.....不，我要想辦法拯救他們！

但是.....我可是被關了在這裡，裡頭有什麼是可以使用的嗎？

咽部機。

不！一旦我關掉後，喪屍就會洶湧而上。雖然我是不怕喪屍，但是外面的他們也會因此而.....

「你變唔變架，唔變我就開槍架啦！」媽的，現在是要恐嚇我嗎？到底他來這裡是為了什麼？單純是尋找避難所嗎？但從他的舉止看來，不太似。

不過，他居然能夠在晚間來到這裡，的確是有點本事，更何況他是一人行動。看來眼前的對手，也非凡人。

「嗱我數三聲呀，再唔變我就撈架啦！」看來要先把那台機關掉，之後的事之後再決定吧！

「邊到話變就變架，你俾少少時間我啦。」我故裝輕鬆的對答如流，但心中其實是跳得快要跳出體外。

我左右踱步，一步步的走近機器旁。看清了電源開關後便對著那男人叫道：「鬍鬚佬，食屎啦你！」

啪！

電源關上後，洞外馬上傳來出低吼聲。鬍渣男心知不妙，正想按下板機，但還是太慢了。

女漢子早已把繩給鬆綁，她一記高腳直接踢飛手槍並穩穩的接住了它：「咁細力學咩人揸槍？」

鬍渣男準備把手槍搶回之時，洞口的喪屍也開始接二連三的跌進來，止住了鬍渣男的動作。

「嘍！」

是開槍聲。

鬍渣男先是呆站著，隔了數秒後才意識到自己中槍。只見他緩緩地按住自己腹部的傷口，鮮血從他指間流出。

很快，他便倒地，再也沒有起來。

「睇嚟大家都睇慣晒。」女漢子像西部牛仔般在槍口吹了口氣，之後再幫其餘人鬆綁。

也許很多人都早已把死亡當作是平常事，但我深知還有一人是不能接受.....

「呀.....」女漢子一碰Cynthia的手罷，她立馬哭成淚人。也對，她心靈可是脆弱得很，也因為這樣，我才要好好的保護她！

第一條問題已給解決，之後就是我出場的時候了！我立馬變身為喪屍再塞住了洞口：「唔好入嚟！」

「咁樣對大家都冇好處。」其中一隻喪屍說著，其餘的都不禁讓出一條路讓牠上前。

是一隻我見過當中，最強悍的喪屍。牠不禁讓我想到，牠未變為喪屍之前，不知是否一位健身教練呢？儘管變成了喪屍，但牠那肌肉線條依舊清晰可見。

「我地唔介意一直響出面等你地，你地呢到根本冇糧食，就睇吓你地可以忍到幾耐唔出嚟。」想不到喪屍居然可以進化得懂得思考，並且智力甚至比常人還要高！

「你地想點。」看來我不能再當他們是喪屍般看待。

「合作。」

第三十七章

我沒有聽錯吧，合作？你有聽過什麼喪屍故事是人與喪屍一起合作的？是要我找人讓你們咬？還是喪屍收我們保護費？

「想點合作？」我碎步走向房間裡，目光依舊的聚焦在牠身上。

「細節慢慢傾都唔係問題，最緊要係你地同意。」幹，真的是一隻喪屍能說出的話？

「合？合你老母呀！」我態度突然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唔係你地，我們洗咁慘？係你地.....係你地搞到我冇咗呀媽！你知唔知.....我剩係得我呀媽呢個家人！」

我毫不多加考慮便按下電源開關：「要合作，同閻羅王合作啦仆街！」

與此同時，我馬上從喪屍變回人類，欣賞著鐵欄桿外的喪屍是如何被這機器殺死。

「哼.....你地小心啲！」那隻喪屍留下這句話後便推開攔著了牠去路的喪屍從洞口爬走。

佢.....啱啱係咪講人話？

那些未能合時離開的喪屍，不停發出咆嘯聲，彷彿正在要求我們關掉機器。但你認為我會因此而罷休嗎？不，我恨不得把你們親手殺光！

「.....」

他們死去的時候，並沒有我想像中的血淋淋。喪屍死去前都會悶哼一聲，之後便倒地，沒有什麼頭破血流，腦漿爆滿，血流如注的場面。

的確是有點令人納悶。

但轉個想法，總比我事後要清理來得好，我現在只需把屍骸拋出洞口就行了，至少他們死後沒有帶給我們更多的麻煩。

「你地啱啱聽唔聽到，佢叫我地小心啲.....」看來不只我一個聽到喪屍說人話。

「佢地進化既速度真係好快，比任何已知既生物都仲要嚟得快！」眼鏡男確認所有喪屍都死光後才打開鐵閘。

「啱係點呀？」扯袖男跟隨著眼鏡男步出，看似什麼都不明白。

「人類都要用咗幾萬年先學識語言呢樣野.....」眼鏡男把其中一隻喪屍翻了過來：「但係佢地兩日就學識，就連我地語言都識埋。」

「啱係.....」扯袖男頭頂依舊有無數個問號，但此時憤青也上前協忙眼鏡男：「簡單嚟講，我地幾萬年先學識既野，佢地兩日就學識晒。」

「咁會點架？」天呀，真的有那麼難理解嗎？

「好可能去到聽日，佢地既智商已經超越人類，之後就會統治成個地球.....」我保持著閘門打開的狀態，好讓他們能把喪屍屍骸搬進來：「到時我地就實死冇生。」

「我睇埋睇埋咁多套喪屍片，都有呢啲劇情既？」女漢子突然在地上做著掌上壓。

「咁科幻既野，邊有人知道呀。我夠估唔到自己可以做到生還者啦，我一直以為自己遇到生化危機一定會成為喪屍大家庭！」憤青盯著那隻死去的喪屍而未有動手。

「話唔定下一次見到喪屍，佢地已經一人一部智能電話。」眼鏡男不知是苦中作樂或是認真地猜測道。

因為沒有工具的關係，再加上我們不知喪屍是否只利用牙咬傳播病毒，因此我們都只能扒光牠早已破爛的衣服進行外觀。

喪屍皮膚極為冰冷，和真正的死人沒有太大分別，滿身都充滿著一點一點暗紫色的東西，應該就是法醫常說的屍斑吧。

但除此以外，再也沒有什麼特徵是喪屍獨有。

「我地要去超級市場同埋醫院。」眼鏡男望了眼手錶，示意現在正是合適的時間出發。

「但係出面啲喪屍等緊.....」Cynthia握著我的手都快要汲出汗來。

「出面冇落雨聲，應該係晴天嚟.....」女漢子做罷掌上壓後便走了回來：「比起喪屍，不如你擔心吓我地出到去之後會遇到啲好似呢條鬍鬚佬既生還者好過啦！」

「分頭行動，大家冇冇問題？」等等，在這時不是應該要一起行動才安全嗎？怎樣突然之間又說要什麼分頭行動？

「分開先冇咁顯眼，同埋我地唔係得好多時間，所以一定要快！要記住，我地面對緊既唔係一般既喪屍咁簡單，而係仲聰明過我地既物種。」

隨後，眼鏡男把我們分了組。我和Cynthia再加上眼鏡男一組，目的是醫院。而其餘的則是去超級市場搶奪糧食。

「希望大家平安冇事。」

第三十八章

「我地...去醫院做咩呀？」Cynthia不時的瞄著後方，生怕有人從後突擊。

「睇吓有冇辦法搵出佢冇變到喪屍既原因，同埋搵啲工具解剖喪屍。」眼鏡男指出離游泳池最近的醫院為伊利沙伯醫院，大約行二十多分鐘便可到達。

香港，彷彿一座死城般。

佢人大搖大擺的走在馬路之上，兩旁的車輛隨便泊著，有些甚至未有關上引擎，可見當時人們是逃離得多麼的危急。

馬路兩邊的店舖都未有關上，猶豫依舊正在營業之中。只是客人再也不是人類，而是喪屍。他們站在陰森底下虎視眈眈，正等待一片雲海好讓他們能夠衝出。

這樣的香港，很可怕，很荒涼。

也許，這個香港很快就不再屬於香港人，已經不再是我們之前所認識的，擁有獅子山下精神的東方之珠。

所有事物，都早已變成曾經。

「就算我地真係可以一直咁生存落去，又點呢？」此時此刻，我無語問蒼天。

的確，只要有足夠的糧食，我們大可一直在避難所裡活過一輩子。但，之後呢？我還能做上什麼去改變這一切？

單憑我們之力，能否拯救這曾經的香港？

會否閉上眼，被喪屍一口吻下來，反而是一種解脫？從來，大自然都是弱肉強食。要不你同化成他們的一份子，要不就只有死路一條。

說到底，這世界還有什麼值得我去活著？

Cynthia。

「Cynthia，點解去到呢個時候，你仲咁想生活落去？」這問題會否有點低能？至少，我解答不了。

「因為.....呢個係人既本性，雖然我知道我未必做到啲咩，但係我都會嘗試去改變眼前既一切。」真猜不到原來Cynthia心裡是這樣想。

但係，佢講得冇錯。

這是人的本性，也是證明我是人類的證據。還未試過，又怎知不能成功呢？別忘了，我可是Alice。

「到啦。」眼鏡男止住了腳步，看來他倒是算少了一件事情。

醫院，也正是喪屍的天地！

「你唔係話避難所嗰部機可以拎出嚟咩，不過我地返去拎部機出嚟啦。」我也想不到一個更好的辦法了。

「唔得，拎咗出嚟之後，喪屍就會入去。我唔知佢地進化到咩地步，如果佢地鎖住個入口，到時我地邊到都唔洗去。」眼鏡男來回踱步，還是未有什麼頭緒。

「麥俊傑，你變身之後入去拎啲野出嚟咪得囉。」Cynthia不知何時變得如此的自信：「放心啦，我地會響到等你出嚟架啦。」

女神叫到，唔通唔去咩.....

「呢個的確係冇辦法之中既辦法.....咁就靠晒你啦。」眼鏡男從我身上拿去筆記本並於此寫著所需物資：「速去速回。」

但，我還是不放心讓Cynthia從我的眼眸中消失.....

「等我。」算吧，再這樣僵持下去也並非辦法，眼鏡男我倒是警告你，要是你他媽的讓Cynthia受了什麼傷的話，我會把你碎屍萬段！

搖身一變，我成了喪屍，吸了口大氣後便硬著頭皮走進了醫院。

針筒、試管、手術刀、手套

速去速回

就是這麼簡單？這我想不消五分鐘就能回去了吧！

當然，這只不過是我自己的一廂情願。我一踏入了醫院範圍後，立即有數隻喪屍朝著入口望過來。

「你點解可以從出面走入嚟，依家出面係陰天？」我也不清楚牠是說著喪屍語還是人話。

但我還是未有理會，自顧自的找尋著所需的物品。始終是陌生之地，敵眾我寡，打起上來我也絕非他們的對手。

「喂我問緊你呀.....」其中一隻喪屍正想與我招手之時，別的喪屍卻擋住牠：「我認得你，你唔係我地。」

第三十九章

咦？

這番話倒是吸引住我的好奇心，我回首一看，竟然是早前那強壯得很的喪屍。

「咁又點？我講過，我唔會向你地屈服。」我也不太確定為何會有這種勇氣說這句話。

「乜你真係以為，你變成喪屍行入嚟就冇野啦咩？」那喪屍笑得快把早已破裂的臉撐破。

「起碼，你地點咬我都有事。」面對著喪屍，我開始有點麻木。反正，我某程度上也是他們的一份子。

「你記唔記得，你尋日同你出面嗰條女響學校到見到啲咩？」牠是否真正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我昨天望見了什麼特別的？現在這環境還不夠特別嗎？

同類相食。

！

「我地見到啲唔合格既喪屍，係會食咗佢地架！」喪屍故意用陰沉的聲線說道。

「咁點解你地仲未出手？」對不起，我早已把生命的著緊拋得老遠。

「唔需要。好快，你就會知道點解。」喪屍擺了擺手，其餘的喪屍再次合拍的讓出了一條路：「請。」

他們是出了什麼毛病.....？

別管了，反正他們不打攪著我也未嘗不是好事。我走到平常護士辦工的地方，很輕易的便得到了手套和針筒，但手術刀看來得要去手術室才拿到。

「咦.....」我被兩支極不顯眼的試管搶去了目光，兩支試管上面分別寫著「新」和「舊」，不知有何意思。

我放下手頭上的手套和針筒，拾起並搖晃之，裡頭是透明的液體，和水沒兩樣。

「我做咩.....會冇啦啦俾呢兩支野吸引住既.....」的確，我倒是說不出它們有何特別之處，但總是覺得這是重要得很的事物。

也許，又是所謂的第六感作罷。

我從旁找來兩支還未有使用過的試管便離去，沒有再注視於那兩支裝著不明液體的試管。

要拿到手術刀，就必須到手術室大樓，幸好我還是可變成喪屍的人，不然恐怕連街也出不了，只能躲在避難所一輩子。

「如果你唔係一個可以變成喪屍既人，而係一隻可以變成人既喪屍，但成件事會唔會唔同晒？」在等待升降機的時候，身後一頭喪屍突然道出這番話。

我表面上未有理會牠的話，但實際上這句話卻狠狠的打進我心中。因為牠說的話.....並不是沒有牠的道理，一直以來我都只是認定自己為人類，為何我不可以是喪屍呢？

「因為我唔同你地，我方殺人既念頭。」對！我不是他們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我自己。

我話我唔係喪屍，我就唔係！

「你等下一架啦，我唔想同你搭同一架。」我在升降機門前踢倒了牠，並即按下關門按鈕，前往手術室。

我是喪屍？他媽的是有病是嗎？我哪像喪屍呢？

我照照升降機裡的鏡子，幹！這不就正正是一頭喪屍嗎？

屌.....唔記得咗.....

待我變回人形後，不知為何鬆了口大氣。沒理由吧，只是一隻喪屍說的話，怎麼會讓我如此在意？

別管了，還是趕緊做完要做的事之後離開這裡吧！

第四十章

「麥俊傑你返嚟啦！冇冇事呀你？」能夠聽到Cynthia的聲音，我便覺得之前所做的事都說不上是什麼操勞。

「入面點？」眼鏡男倒是對我在裡頭的經驗興致勃勃的。

「咪又係好多喪屍咁囉，冇咩特別。」如硬要說，大概便是那兩支普通到極致的試管，第六感只是不知為何被它吸住了。

因此，我並沒有打算跟他們說。反正，也只不過是平凡的兩支試管，上面寫著「新」和「舊」而已。

「天有不測之風雲，見依家仲咁晴天就快啲返去啦！」我望著還是蔚藍的天色，這地球到底已經變成了什麼樣呢？

「睇嚟.....我最擔心既事都係要發生.....」眼鏡男忽然停下步伐，呆望著一間餐廳。

餐廳裡頭有四隻喪屍，他們居然在打掃四周並搬好桌椅！不單如此，其餘的店舖也有喪屍打理著。

「佢地.....」我嘗試對此給予一個合理解釋，但是我想極也只得到一個妙想天開的答案。

「佢地想開門做生意？」對不起，就連我說罷也自覺這答案垃圾得不該說出。

「係啦！」眼鏡男彷彿是對我這答案給予肯定的點頭示意。

乜春話？你話班喪屍想做生意？

「如果佢地真係咁聰明，進化得咁快既話，開始有經濟活動都係一件必然既事。」眼鏡男再次踏上回程的路：「呢個只係第二步.....」

「乜野第二步呀？」此時Cynthia和我一樣，頭上也頂住不少問號。

「要統治一個地方，首先就係要佔據地方同人民，好明顯佢地一早就完成呢個步驟。之後就係控制經濟.....」每間商店裡都總有幾隻喪屍在清理著樓面：「啫係佢地依家做緊既野。」

原來如此.....

等等.....

「佢地想統治世界？你點知架？」這不是一場生化危機嗎？怎麼好像變成什麼外星人侵略地球般的。

「一開始我都覺得只係病毒傳播，但係睇真啲，病毒冇理由會控制到佢地做埋晒啲咁既野，所以如果要講，不如話佢地都唔係地球人，係新品種。」眼鏡男把他的想法全給搬了出來。

「冇理由，我呀媽先.....」為何此時我又會想起媽媽.....幸好我未有把話說下去，不然便強忍不住眼淚了。

「講係咁講，但係咁耐以嚟我都未聽過有人親眼睇晒由俾喪屍咬去到變成喪屍，所以根本冇人證明得到喪屍係由病毒傳染。」眼鏡男果然是理性過人，不知是否他的個性，總是覺得他說的話特別有說服力。

「但係政府唔係話今次係由病毒傳播咩？」Cynthia回憶起昨日所聽的電台，要不是那電台，我想我和Cynthia應該還在家中發呆。

「你仲聽唔夠嗰個人講既野咩？都過咗兩日，你有冇親眼見到有政府人員出嚟？分分鐘連個錄音係真係假都唔知，話唔定呢我地去到個避難所之後原來係唔知做咩實驗。」眼鏡男何以變得如此多話？

「唔係呀，起碼啲喪屍真係冇入嚟先呀。」Cynthia挽住我的手臂，我也樂得被她挽著而未有鬆開。

「我地返去要研究吓到底點解啲喪屍唔入嚟。」眼鏡男抬著眼鏡，未有再張口說話。

到底，那些喪屍是想怎樣？難不成真的是什麼外星人嗎？那麼為什麼現在才來侵略地球？

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我卻有抗體？

第四十一章

「你地三個終於返嚟啦？知唔知我地等咗你地幾耐呀？」扯袖男身旁有幾罐藍妹啤酒，早已空空如也。

「點呀，有冇咩特別事發生呀？」從憤青紅彤彤的臉頰不難看出他同樣也是喝得爛醉如泥。

「冇咩事發生，你地呢？」我把從醫院拿來的東西交給眼鏡男。說真的，雖然我是有點討厭喝到爛醉的人，但在這時，要是賣醉能夠暫時放低一切，我也恨不得喝個痛快。

因此，我也果斷的開了一罐啤酒。正準備呷一口之際，眼鏡男卻出手取去我的藍妹：「啲酒精有機會會影響到你啲血液，等我抽埋血先。」

也對。

在眼鏡男用針鋒刺進我皮膚之中，換來的是一陣刺痛，望見鮮紅的血液一點一點把針筒填滿，靈魂也的確是有點抽離。

不消十來秒，本為透明的針筒已被血紅所填上顏色。只是.....不知這種顏色是帶給我們希望，還是絕望。

「抽完又有咩用呢？」待眼鏡男把針筒拔去過後，我便拾起平放在地上的藍妹正準備一喝盡之，但是換來的又是一記手刃。

「仲未飲得住。」眼鏡男隨即換了第二支針筒：「變身。」

「吓？」我不禁把嘴巴張得老大的。超人拿著腰帶的還是卡牌什麼變身我倒是在電視中看到不少，但是手持針筒的超人我還真是頭一次看到。

咦？

眼鏡男你係超人？

「你係咪痴撚咗線呀？四眼仔叫你變喪屍呀。」扯袖男一臉無奈的打量著我，也許心裡正盤算為什麼會跟我這種人成為隊友。

.....

「唔好意思。」

「唔緊要。」

回想起之前變喪屍的時候還未能控制到自己的意識時，到底是誰控制著我的身體？那當時.....我又是 否一隻徹頭徹尾的喪屍呢？

「放鬆啲。」眼鏡男不時拍打著我的手臂，令我回過神來，好讓血管得以放鬆並能成功抽血。

但這時，針筒再也不是被艷紅所填色，而是烏黑色。

「嘩佢啲血點解係咁既色既？」女漢子禁不住好奇上前盯著插在我右手手臂的針筒。

「因為佢依家係喪屍。」眼鏡男對這早已見怪不怪似的，抽滿一支針筒便把針頭拔出。

「嗯.....真係好奇怪.....」眼鏡男把著兩支針筒舉在燈光之下，嘗試找出一些端倪。

「點呀，知唔知點解呀？」學生妹彷彿看到這危機的出口，立馬放下手上的啫喱興奮問道。

「如果我可以目測就知道，我都幾肯定我唔會企響呢到。」眼鏡男一句便完全秒殺學生妹，看得我差一點便禁不住拍手叫好。

眼鏡男把我的血液分別射進兩支試管之中，與此同時，眼鏡男把目標放在躺在地上的喪屍，喪屍的屍體再也不會腐爛，因為他們本身的血肉之軀都已經腐爛。但走近時，依舊會嗅到腐臭味，彷彿死老鼠般的刺鼻。

「嘩.....我變身既時候係咪都係咁既味架？」我終於可以呷上一口藍妹.....很苦。我不太喜歡喝酒，總是覺得酒的味道不太能承受。

「唔係飲開酒就唔好飲啦。」Cynthia搶去我的藍妹，並給了我一支果汁先生。想必是我喝罷後臉上的表情不太好看吧。但令我驚奇的是，Cynthia竟然面不改色的把手上的啤酒全喝光。

「我有時唔開心既時候就會飲酒。」Cynthia從手推車再拿了一罐啤酒，但這次卻是青島。

我望著手上的果汁先生，回想起陳sir。

陳sir，不知你有沒有怪責張森堡和呀峰呢？或許這世界再也沒人記得你的存在，但是我手上這本筆記本，和那張化驗報告，正正就是你存在的證明。

你說過的，我是這世界的alice，放心吧，我一定會完成你的心願，讓這世界重回正軌！

第四十二章

「飲酒唔係問題，但係要適可而止，特別係呢個特別時刻。」眼鏡男戴上手套，毫不猶豫的扒光喪屍破爛的衣裳。只見喪屍全身都是血淋淋，滿佈屍斑的。

「.....」學生妹默默的走至女漢子身旁，而女漢子也懂趣的掃著學生妹的背部示意別怕。

「大家小心啲。」

眼鏡男善意提醒道，隨即手起刀落的在喪屍胸腔從上而下直直的劃開，只見眼鏡男直接用手在喪屍腹中不時摸著。

「點呀？」憤青摀住鼻頭並後退數步。

「身體器官同普通人類既屍體冇分別，但係.....我真係唔知佢係點死。」眼鏡男把喪屍翻過身來，動作頓刻停了下來。

「屍斑.....」

我察覺到眼鏡男彷彿是找到了什麼思緒，也一同上前打量著喪屍的背脊。但是除了是充滿著屍斑後，就再也沒找到什麼特別。

「皮膚癌！」眼鏡男抬頭厲眼看著天花上的燈管，並掀起自己的衫袖查看。

「咦，點解你曬到變咗兩隻色既？」扯袖男也扯起了自己的衫袖：「嘩做咩我都曬到咁既？」

「出面雖然係晴天，但係都有理由出去一陣就曬成咁.....」眼鏡男脫下手套掩著頭頂思索著：「喪屍有好嚴重既皮膚癌.....意思就啱係.....」

皮膚癌.....曬.....我總覺得這幾個字都耳熟得很，不知在什麼地方聽過。

「紫外光。」我和眼鏡男同時把答案說出。這是在生物科技科所學到的知識，在紫外線的照射之下，會增加癌細胞的增長，同時亦會令皮膚變得黝黑。所以，我們現在好像曬著太陽燈般。

「會唔會就係天花上面的啲燈管？」整個空間裡，就只有光管能發出光源，因此Cynthia有如此推測也是正常不過。

「唔係.....我地入嚟之前都未開燈。」眼鏡男視察一周，最後把目光停留在那部機器之上。

「等陣先，你唔係話閃閃吓個盞光就整死咗隻野呀嘛，個盞燈鼻屎咁大粒都整得死佢？」扯袖男刻意走近那部機器並指著那細小的燈泡。

「我係你就唔好行咁近啦，紫外光照得多對人體都有害架。」說罷，我拉著Cynthia遠離這機器。

「人類係睇唔到紫外光，所以你睇唔到啲光係從呢部機發出。而你所指既個粒燈泡，應該只係話俾人知佢係咪運作緊。」眼鏡男如搗蒜的點著頭，甚是滿意自己的推論：「所以喪屍唔係怕陽光，佢係怕

陽光入面既紫外光。」

「所以喪屍係驚紫外光！」對呀，學生妹，不如我再跟你說一個驚天大秘密吧，呀媽係女人呀！

「所以.....」女漢子的話到了嘴唇邊，卻未能完整的說出。

「呢部機，將會係我地最後而最重要既武器，我地唔可以落入喪屍手中。」看來，有了這部機器，我們想去哪都可以。

「等陣先.....雖然冇太陽直接照射啫，但係四周都理應有少少既紫外光架。」憤青也開始運用他上學時學到的知識。

「現階段大家都只係停留響理論層面到，所以點估都好，都唔會得知真正答案.....眼鏡男也開了一罐青島：「不過有個可以解釋到所有野既理論，又的確令人舒服好多既。」

「之但係，我地都唔可以整日同呢部機一齊咁耐。」這台機器，還真的讓我又愛又恨，雖說是對付喪屍的不二法門，但又對我們自身的健康有所影響.....

第四十三章

「都喺，但係比起喪屍嚟講，佢都算係一種慢性既死亡，希望佢既紫外光唔算太強啦。」眼鏡男把手上的啤酒罐給碾壓。

「呀叔讀得書少，不過啲唔知咩光可以射得死喪屍既話，威力都唔會細得去邊啦！」扯袖男正好把我的心聲全給道出。

「咁.....我地依家做咩好呀？」Cynthia臉頰變得熏紅的，不是說平常也有喝酒嗎？怎麼才喝了兩罐就這樣呢？

「記唔記得呢.....我尋日同大家講過我有兩個朋友響獨立屋到，唔知我可唔可以去接佢地過嚟呢？」憤青終於找到一個合適的時機提出他的要求。

「但係.....」女漢子臉有難色，把話哽在喉嚨未有說出。

「資源有限，問我既話我的確唔想你接佢地過嚟。但係我亦都知道佢地係你既朋友.....」眼鏡男隨便倒坐地上：「我地投票，少數服從多數，點睇？」

「投.....投票？我地唔係講好咗既咩？」憤青心虛的說道，想必是他也認為投票對他可是沒有半點好處。

「鬼同你講好咗呀，尋日大家都咁劫，得鬼間理你咩！」扯袖男不知是酒精的影響還是被憤青的態度害得有點心浮氣躁。

「我知你會支持我架，係咪先？」憤青希望從我們眾人身上找到同伴，好讓可以增加他的勝算。

很明顯，他的目標是我。

「我.....」我可是打從心底的反對他把人帶來這裡，但卻不懂得如何用上的口吻拒絕。

「一句到尾，投唔投票？」眼鏡男把憤青迫到絕路來。

只見憤青思考一會兒後，才失落的點頭示意。其實他也深知不管選擇哪個選項，結果也是同樣。

「大家唔好左右大家既決定，一人一票舉手示意。」眼鏡男見沒有人不明瞭投票規則，便開始投票。

又是這些關頭，這種情節在電視上也上演過不知多少遍，反正就是什麼人性與現實的鬥爭。不過每逢這些事情最後都總有一個共通點.....

都沒有好結果。

「你地都識講啦，佢地兩個係我朋友嚟架，多兩個人啫，食得你地幾多野呀？最多計返錢俾你地囉！」果然，我們全都投了反對票。

「錢？呢個時候仲要錢嚟做乜？多一個人就係分多一份資源。你話我地嚟露營住響到三五七日我都唔

介意你帶多幾個朋友，但係依家係講緊分分鐘要住一世！」女漢子每粒字都敲進憤青的心坎。

「我唔理，我點都要去搵返佢地！」憤青再次用上他那反叛的個性嘗試壓過我們。

「你知唔知出面有幾危險，做咩要我地拎自己條命嚟賭？」一來，我不想生還者再少了一位；二來，雖說只相處了一天，但字面上我們都成為了生死之交。因此我也好意地左右他的決定。

「我自己去，唔洗你地操心！我剩係要你地開門俾我地啫！」憤青再次作出讓步。

「你朋友都好安全呀，你都話佢地依家響獨立屋囉，咁仲有咩問題？」女漢子也插了話道。

「你又知？咁如果佢地冇晒糧食呢？三日之後呢？一個月之後呢？到時佢地點算呀？你係咪可以肯定到時佢地仲安全呀？」憤青連番拋出各種問題，以宣洩他的不滿。

「佢地會冇糧食，我地就唔會？響呢個時勢可唔可以唔好再擺仁義道德上嚟呀？」我再也忍不住，我快要被這世界迫得快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人性。

但我還是從這危機中學到一個教訓.....

一係生存，一係死亡。

就是如此，別無其餘選擇。

「做人做到你地咁自私.....俾你地生存多一陣又點？到最後咪又係要死！人性.....你地既人性去晒邊呀？如果出面有人訓響你面前，你地會唔會去救佢地呀？」憤青都跪了下來咆哮著。

「夠啦！」

所有人都被這一嘯而停下來，久久未有人答話。

第四十四章

「我點都要出去搵佢地。」到了最後，憤青依舊堅守己見，不肯再讓步。

「隨便，但係我地唔會歡迎你返嚟。」但，這次未能成功得逞。

「你地班仆街全部都係狼心狗肺。」憤青拋下這句話後便從洞口爬出。

他離開了。

房間再次變回死寂，所有人都分別有各自所思考著的事，因此都未有打擾著任何人。

儘管憤青的而且確是離開了我們，但卻為我們留下了一個極具思考性的問題。到底這樣的生存，意義何在？

為了六人的性命而不選擇拯救其他生還者的生命，又是否一件合情合理的事？

人類，難道就是如此般的自私嗎？

其實我們也深知，長遠下去，我們還是死路一條。但我們依舊選擇活下來，為什麼我們就這樣輕易地扼殺其他人活下去的權利？

這個避難所，不只是我們六人擁有，而是所有人。但我們卻自私的把門關上，不讓別人走進來.....

活著，到了現在又有什麼意義？

「我地唔可以再咁落去.....」想到這裡，心中有點不是味兒，我強忍著淚水好讓顯得堅強一點：「我地唔應該咁自私。」

「又多一個。」女漢子悶哼了一聲：「你喺先自己講完，唔好擺仁義道德上嚟呀，咁快就唔記得咗啦？」

「係呀，我的確係有咁講過.....」我扶住Cynthia吃力的站了起來：「但係連基本人性都有，仲有咩資格做人呢？」

「你地真係覺得咁樣做係喺咩？」這時的Cynthia也醒了過來。說實話，我也不知我為何有如此勇氣反抗他們，但當發現Cynthia也聲援著我時，我便知道我的決定並沒有錯。

「咁你又覺得點先喺呢？」學生妹的話再次令討論氣氛提升了不少。

「作為生還者，我地係有義務守護人類最後既文明同埋獨特性.....」眼鏡男依舊擺著低頭沉思的姿勢：「人性，自然係我地人類最獨特既野。」

「就算保護唔到所有生還者，我地都要盡我地最大能力去對付喪屍，呢個就係生還者既任務！」這句話現在聽上來還是覺得威風凜凜。

「講就易啦，你話殺就殺呀？你估我地個個都好似你咁有不死身呀？我地血肉之軀，一俾班喪屍咬就必死無疑啦！」扯袖男指著我們破口大罵，毫不留情。

「都去到呢個地步，仲咁驚死做乜？」我急得正躁著腳。

「就係因為怕死，我地先會嚟到呢到。」女漢子別過頭來：「唔怕嗰個啱啱已經衝咗出去送死。」

「其實我地有嗰部機，就已經贏咗一半，真係有機會……」眼鏡男都未把話說完，扯袖男早已走近至那台機器旁：「出面係講緊幾百萬隻喪屍，你殺得幾多隻？」

「唔好打呢部機既主意。」

「你地自己好自為之，我地走。」

其實，我對我們三人之後該做的事可說是從來沒想過。因為我也沒猜想得到我會因為一時之氣而離開那個安全之地。

「Cynthia，對唔住。」我不該把Cynthia和眼鏡男的性命當作賭注。

「我都覺得我地唔應該咁做，雖然都算係後知後覺，但係總好過一直咁樣落去。」Cynthia安慰著我，好讓我不會過於難受。

「依家都仲叫有陽光，快啲諗吓下一步應該點做。」我們呆站在泳池門檻之外，為著之後的行動作打算。

這地方，正是昨天人屍大戰的場地。還記得我和生還者們一同合力對抗喪屍。儘管沒有勝利，但這回憶也可算是生還者人性的最好證明。

回憶……

第四十五章

「去寶林，嗰到有人可以提供一個安全地方。」我並不知Brian是敵是友，但反正我們也沒什麼計劃，何不到那碰碰運氣？

待我把之前與Brian的對話告訴給眼鏡男聽罷後，他提出了一個可行性上的疑問：「太陽落山之前去唔去到？」

「我同Cynthia之前係擺啲腐肉搽上身之後踩單車過嚟架。」Cynthia回憶起那些血淋淋而發出惡臭的腐肉，不禁擺出一副隱隱作嘔的表情。

「呢個方法尋日朝早都仲行得通，但係以佢地進化既速度嚟講，一早就唔可行。」眼鏡男盤算著什麼方法能在太陽下山之前到達寶林。

「仲諗就真係唔夠時間架啦，平時由坑口搭巴士過嚟都唔洗一個鐘啦。」我隨地找來一架單車，正準備坐上去。

「咁係因為巴士會入隧道，如果我地行既話就要上山.....」眼鏡男直指著我那台單車：「三個人，兩個位，邊個要跑步減肥？」

幹.....我這真的沒想得如此仔細！

「咁.....揸車過去又得唔得？」Cynthia瞄到不遠之處正有一輛私家車，裡頭更是空無一人。

「呢個方法就合理得多啦！」眼鏡男嘴角微微上揚，對Cynthia的提議讚不絕口。

「我地三個都係中學生，邊個識揸車呀？」我淘氣的問道。

「成條路都係你，冇人同你爭，又唔洗睇燈，你咪當GTA咁玩囉。」眼鏡男上前視察那輛車子有否損壞。

「大英雄，俾人趕咗出嚟呀？」又是那把該死的聲音從M記裡傳出。回頭一看，果然是那隻健美喪屍。

「乜咁啱呀，冇冇興趣出嚟曬吓太陽？」我真的想不到我居然還能對牠開玩笑。

「好快就唔洗曬太陽啦.....想去邊呀，洗唔洗我幫你開個路呀？」牠休閒的坐在小圓椅上，與身旁正忙著打點一切的喪屍成了極大對比。

「有心啦，你都唔好再跟住我啦，我冇戀屍癖架。」我也不甘示弱的嗆回健美喪屍一番。

「上車。」待眼鏡男檢查清潔後，便與Cynthia一屁股的坐到後座來。也許車主走得過於匆忙吧，就連引擎都忙了關上。

「唔知佢可以開到幾快呢？」我對汽車沒有太多研究，因此我也說不上我現在駕駛著什麼型號的車輛。

「雖然叫你當GTA咁玩，但係唔該你都記住你有兩條人命坐響後面。」眼鏡男聽罷我那記問道後，馬上扣起安全帶來。

「生還者號，出發！」

我還只不過是跟隨著回憶中那架巴士走過的道路而行走著，當整條馬路上都只得你一輛車在暢通無阻的奔馳，也真的有點爽。要不是Cynthia坐在身後不安地叫嚷著我別開得太快的話，我大概會嘗試成為頭文字D的男主角。

「喂，搵人播返首極速傳說先啦。」我不自覺的哼哼唧唧道。

「你專心啲揸車啦！」Cynthia的神經線至上車後便沒有停止活躍過一刻。

「等我上網搵吓首歌先。」我一手持著軚盤控制住，別的手在褲袋裡找尋著手機.....

！

「停車。」

我煞了車，讓私家車隨意的停泊在馬路中央，反正也不會擋住別的车辆經過。

手機.....上網.....我地係用手機得知避難所係九龍公園游泳池.....但係電話打唔通，電視睇唔到.....電台都收唔到.....

討論區！

第四十六章

「討論區一定有問題，如果唔係我地點會剩係用到佢？」我點擊討論區，並發現依舊有人發文。但當我打開瀏覽器或是打電話時，卻因沒有網絡而不能使用。

「現階段我地知既野實在太有限，根本得出唔到咩結論.....」眼鏡男接過我的電話：「你繼續揸車，我研究吓呢個討論區同埋入面啲貼文。」

就是這樣，車內就只剩下Cynthia的叮囑提醒.....是多麼美好，動聽。這程車，恐怕是Cynthia跟我說得最多話的時候，儘管.....絕大部份都只不是「睇住呀！」「小心！」「唔好開唔快！」

但是這些對我來說，已令我開心一整天，害得我都不時刻意的扭軚，務求Cynthia跟我說更多的話。

當駛至將軍澳隧道口前，我再次把車子停泊在道路之中。

隧道入面，有好多喪屍.....

係好撚多。

「大家坐好未呀？現實世界的GTA等緊我地！」

我踩下油門，毫不猶豫直直的往前飛馳著。隧道裡的喪屍聽到汽車的引擎聲目光都朝著我們，有些較早意識到危險的喪屍開始往兩邊閃躲.....

但是太慢了。

「碰轟！」當第一隻喪屍被捲進車底後，我們彷如坐過山車般的顛簸著。隨後便是更多的起伏，離心力之大，就連本應專心專注於討論區的眼鏡男也不禁停止手頭上的工作。

嘭！

一隻喪屍車子撞飛九丈之高，把擋風玻璃都撞得變成蜘蛛網，我一時因看不清前方的路而只好把車停了下來。

「唔好停！睇唔到都繼續行！」眼鏡男破口大叫，因為一旦把車子停下來，喪屍便會一窩蜂的洶湧而上並拍打著車子，從而希望找到進來的方法。

我再三確認車門已上鎖，隨即準備再玩一回碰碰車。

仆街。

「唔撚係掛！」相信我，當時我的嘴巴比圖中的樹熊張得更大，口中能塞上更多的尤加利葉。

你唔撚係依家先同我死火呀嘛！

「麥俊傑！」Cynthia一聲尖叫，彷彿令整個場景都靜了下來，就好像是電影情節。但過了不知有否

一秒後，又是一隻喪屍沒頭沒腦的撞上擋風玻璃，而這次更是把整片玻璃窗撞了進來！

「你有冇事呀？」我俯下身盡量躲避玻璃碎片，但臉上仍然被玻璃碎片所劃破，出現了數道血痕。

「皮外傷，冇事。」眼鏡男別多話，這問題很明顯並不是問你！

「冇事。」

沒了擋風玻璃的保護後，車頭伸進了很多喪屍的手，想把我們給拉出去，有些甚至站在車頂，等待著我們成為他們的同伴。

「成班痴漢咁，死開啲啦！」我變身為喪屍，就像AV女優般反抗著眼前許多隻祿山之爪。

「仲係咁唔係辦法.....掩護我！」眼鏡男一躍而上至前座，低頭嘗試重啟引擎。而我也盡忠職守的阻攔喪屍對眼鏡男的攻勢。

「呀！」又是一聲尖叫從後座發出，原來喪屍把車後的玻璃窗也打破，正準備從後抓走Cynthia。

「.....」要是掩護著眼鏡男的話，我便要眼巴巴的望著Cynthia給抓走。但若是我爬至後座的話，恐怕眼鏡男便要.....

現在好比般十面埋伏，在四面楚歌之下，我只有一雙手，到底應拯救誰人？

廢話，你話呢？

我握著眼鏡男的肩膀借力一彈彈到了後座來，不留情力的直接把喪屍的手腕壓在我手臂之下，再利用杠桿原理活生生的把喪屍的手腕給扯了下來。

與此同時，眼鏡男居然奇蹟的把引擎重啟，一腳踩盡油門，生還者號又再次啟航。

第四十七章

「點整架？」到底眼鏡男還有什麼是不懂的？

「引擎支持唔到幾耐，我剩係想將架車開返出路面。」眼鏡男出盡吃奶之力踩在油門，但是面前的喪屍實在太多，我們壓根兒看不到前方，只能祈求重視在眼前的是陽光。

.....

車子突然慢了下來，但是我已感覺到前面陽光的照射！車頂上的喪屍也沒趣的跳下來。

看到了出口了！還有五米！

儘管眼鏡男的腳從未鬆開，但車輛現時也只不過是拖行著，而且減慢的速度極快，恐怕.....還差一點點。

四米、三米、兩米、一米、不到一米.....不到一米.....

停了。生還者號在路面不到半米停了下來。

看來.....我還是未能完成我的任務，好好的保護你.....Cynthia。我握著Cynthia的手，還是依舊的溫暖，不知你變了喪屍之後，我們還能否像這樣的牽著手？

忽而有道陽光射進眼簾，害我一時未能適應而需要閉上眼來。

咦？

「點解會咁.....」我欲上前詢問之時，發現眼鏡男早已不在車中，而左手邊的車門卻打開了。

事情.....該不會是我想像般的嗎.....

「冇事啦。」只見眼鏡男站在車外，並沒有上車的意思。

「你做緊咩呀，快啲上返嚟啦！」一股不祥預感湧上心頭，不.....不是這樣的.....

「唔啦，我要走啦.....」眼鏡男從口袋掏出我的手機和兩支針筒：「唔好意思，我去到都唔係好清楚點解你會有抗體，你去搵其他人睇吓搵唔搵到答案啦。」

眼鏡男彷彿對自己的生命毫不在意的，我低頭一看，他右手手臂出現了一個筆頭般大小的傷口，想必是我跳至後座時用了他的肩膀借力，變相推了他出去。

我.....直接的讓人成了喪屍！

「唔會架.....可能你同我都有抗體呢！你返上嚟再講啦！」為什麼.....為什麼我居然會犯如此低級的錯誤！

「車上面仲有一個生還者，到時我變咗喪屍之後可以會對佢有危險.....」眼鏡男臉上抹過一刻笑容：「如果我真係好似你咁既話，我一定會返嚟搵你。」

要是我有眼鏡男半分的冷靜和理性分析的能力之下，恐怕就不會發生以上的事，鐵定有更好的辦法，為何.....

「人生，到最後咪又係要死。」眼鏡男別過身子，彳亍的走進隧道：「就等我親身感受吓喪屍係點生活。你地一定要活到最後，拯救呢個世界。」

「係啦，你係咪寫緊本野既，如果可以既話，可唔可以寫低我個名，我呢世人都有乜朋友，冇人識我.....」眼鏡男停在半路，帶著半點顫抖的聲音說出這話，但因他背住我們而無法知得他的表情。

「我叫魏子君，孩子個子，君主個君。」

就是這樣，他也從我生命之中離開。雖說人生永遠都只是一個獨過，但不知為何到了離別時刻，總會依依不捨。

魏子君嗎？放心吧，至少在我的生命之中，你佔了一個位置。不嫌棄的話，就讓我成為你的朋友吧！

.....

但是車子的引擎，不是說支持不住嗎？我是如何再次發動車子.....

「仆街！仆街！」我順勢把心頭的悲慟與怒火全發洩之車廂之內，簡單來說即是拼命地踢向車輛各樣說得出與說不出的零件。

就在這一瞬息，車子又能夠再次發動，想必是上天的安排吧.....一切的事情，都總有了計劃。

「生還者號.....出發。」

第四十八章

驀然回首，早已看不到眼鏡男的身影，我想他已經混入了喪屍裡，找到新的同伴。不知他能否結識到新朋友？

此車程，我和Cynthia都未有說話，而我再也沒有胡亂駕駛，安分守己的駛至圖書館門前。

「落車。」

我都還未把車子停泊好，就有一位只身穿純白背心的健碩男用手上的機關槍指著我倆.....怎麼他的樣子有點眼熟？

「呀峰？點解你會響到既？」我睜大雙眼嘗試看清楚確認是否認錯人，並發現他的確是呀峰沒錯。

「你咪係嗰個半人半屍？過嚟做乜野？」呀峰並沒有因為認識我的關係而放下戒心，手中的機關槍依舊握得快要汲出汗似的。

「我係嚟搵.....搵人。」也對，我都絕不能掉以輕心。

「唔好玩野，講，搵咩人。」呀峰的槍頭早已指著我的眉心，只需指頭輕輕一壓，我便會成為槍下亡魂。

「我想搵一個人叫Brian。」到了這時候，戒心什麼的都必須拋棄吧，不然也只有死亡這選擇。

「你搵佢做咩？」呀峰不知是否對此這名字有點疑惑。

「因為佢同我講過，有咩事可以過嚟搵佢。」

聽到這番話後，呀峰的樣子變得更加困惑，他面向我們一步步的後退至圖書館，一轉身便消失於眼前。

「嗰個人係邊個嚟架？點解你識得佢既？」Cynthia驚魂未定的問道，我草草的回答她在我與她失散後所發生的事。

「入嚟。」這時出來跟我們說話的正是張森堡，他依舊是一副小孩般的聲線和外貌，只是手上欠缺了一瓶果汁先生。

「點解你地會響到既？」我說剛說完罷，呀峰把我推至牆邊搜身。儘管我也明白他們只想確保我沒有帶上什麼武器，但被一個大男人如此的摸著，的確是不太好受。

「喂，我警告你地咪搜佢身呀！」我指著他們說道，我才不會讓你們輕易地與我女神有肌膚之親。

「我地方你諗到咁變態。」呀峰從張森堡手中接過金屬探測器。

.....

咁點解你唔用金屬探測器搜我身呀？

「估唔到你真係會嚟搵我啲，尋日發生過啲咩事呀？」Brian坐在圖書館裡的樓梯之中，專注於手中的英文書。

「我響個避難所入面生活咗一日。」這句話似乎觸碰到他的注意力，只見Brian放下手上的書，直視並等待著我。

因此，我也簡單的講解昨日的事，並分析現時香港的局勢，從而希望找到殲滅喪屍的好方法。

「居然係紫外光.....」張森堡從地下的兒童圖書館走了出來，手中正拿著最新一期的老夫子。

「我地去搵啲太陽燈射佢地咪可以殺晒班喪屍囉！」呀峰單純地認為只要找到對手的弱點就能完全殲滅。

「紫外光對人類都有影響，再加上.....」張森堡走而玻璃門旁盯著外界：「出面實在有太多喪屍啦，殺唔晒。」

總是覺得這種的氣氛有點凝重，是因為我們新加入嗎？還是.....

「你又話你有一班團隊既？點解呢到得咁少人？」雖說團隊不一定要多人，但是只有三人也避免太少了吧。

「死晒。」Brian輕描淡寫的回答，彷彿是事不關己的重拾放在地上的書籍繼續觀看。

咩話？死晒？

「我地響佢地變晒做喪屍之前就殺晒佢地。」張森堡醉心於老夫子中，未有正視我們。

「點解會咁架.....」Cynthia喃喃道。回想起剛剛眼鏡男也變成了喪屍，但我們卻沒有殺死他.....不知我們作的決定又是否正確？

「同樣地，我地大家都有一個協定，如果大家咁唔好彩俾喪屍咬到，我地都唔好留情，一槍打死佢。」Brian彷彿正等待著我們的答覆。

「我本身就已經係一隻半人半屍。」我半開玩笑的帶過。說實的，我才不會讓此事發生。

只要一天Cynthia還在我身旁，我都不會讓喪屍動她任何一條毛髮！

第四十九章

「山長水遠過到嚟，抖吓啦。糧食放晒響上面，不過有需要先上去拎啦，我地唔會知道資源幾時會冇晒。」Brian把手中的書掩上，踏上樓梯到成人圖書館繼續尋找合他心意的書。

我和Cynthia都跟隨著Brian的腳步走到樓上來，樓上的多媒體圖書館裡果然有不少糧食整齊的分類擺放著。雖說我們都一整天未有進食，但不知為何都沒有任何饑餓的勢覺，因此也只各自拿了一支水便離開了。

從玻璃窗看向外界，全是空無一人。對面的體育館底下則是停留著幾隻喪屍交談著，更不時對著我們指指點點。

「呢單野幾時先會完？」呀峰把槍口直接穿過玻璃窗。仔細一看，原來Brian他們早已在窗上打破了一小個洞。

只見呀峰瞄準著那些喪屍，隨便的發了幾發子彈便有四隻喪屍倒地，其餘的看見後都立馬回到體育館裡。

「佢地愈嚟愈聰明。」呀峰拿出紙巾拭刷著槍管：「今朝仲聽到佢地講廣東話。」

「係.....佢地再咁進化落去真係唔知會變成點.....」我正想擰開樽蓋之時，口袋中的銀包不小心跌了出來，裡頭的身份證更是飛得老遠。

「咦？原來你係回歸仔嚟架？」呀峰幫忙拾起地上的身份證，看罷後再交回給我。

「咪又係一個日子，冇咩特別。」嗯，我正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出生的。

「出面嗰到.....係咪有人呀？」Cynthia嘗試貼近玻璃窗看清楚一點，果然有一人頂著雨傘從游泳池裡步出。

「出面有落雨咩.....」不，外面壓根兒沒有半滴雨水，所以他擔著雨傘的原因只有一個。

他是想要躲避陽光。

佢係喪屍！

「哼.....咁都俾佢諗到！」張森堡不知從何冒了出來，在別的窗口盯著那隻喪屍。

但是不消數秒，他便死在呀峰的機關槍之下。

「峰，唔好亂用槍，唔係剩返好多子彈。」Brian探過頭來，指著對面的體育館：「對面嗰啲都識得揸住啲野遮太陽嗰。」

幹，這樣他們不就能夠在日光之下活動了嗎？

果然，愈來愈多喪屍都分別頂著不同的東西走到大道上，有些甚至坐上了我們剛剛駕駛過來的私家車

裡。

「快啲去鎖咗道大門先！」張森堡一聲令下，我們隨即衝到樓下並鎖好了大門。

「咁樣既話.....」Brian目光轉移至樓上多媒體圖書館裡頭的糧食。因為現時不管是在什麼時候，喪屍們都能夠隨意地活動著，因此我們生還者都變得不能再外出。

「我地唔可以再只守不攻，如果唔係都只係等死。」張森堡從其中一個書櫃找來兩把染血的菜刀，想切是我們早前與喪屍交戰時所用的菜刀。

「終於又可以斬喪屍啦。」

信我，要是這句話在日常生活中聽罷，我定必會遠離此人。但現在聽張森堡這一席話，我卻不知為何有種信賴的依靠.....

「但係你得兩把刀，佢啲子彈又就嚟唔夠用，我地根本就唔夠武器。」我正在思考哪能夠找到對付喪屍的武器。

紫外光.....有什麼東西是用紫外光而又輕便攜帶呢.....

第五十章

驗鈔燈。

「我地去商場入面既銀行擺啲驗鈔筆當武器啦。」最近的商場也只不過是短短五分鐘的路程.....要是沒有喪屍的話。

「但係我地依家都出唔到去.....」Cynthia望著門外的喪屍不停地敲打著大門，每一拍都快將要把大門攻破似的。

「冇辦法啦.....Cynthia你留嚟到先，我一出去，好快返！」我給予Cynthia一個擁抱，回首向Brian等人叮囑：「好好睇住佢，佢有咩事我要你地負責！」

我變身為喪屍，走進大門旁的自修室並鎖好了門，抖了一口大氣後便打開自修室的後門。果然有兩隻喪屍正等待著。牠們走進自修室後便放下頂在頭下的紙皮。

「你地真係聰明咗好多。」反正我也毫不害怕牠們，倒不如跟牠們說出幾句話。

「你突登開門俾我地？」其中一隻喪屍直接走向通往圖書館的大門，幸好我早已把門給關上。

「我似係啲咁好既人咩？我想出去擺啲野嚟對付你地啫。」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我們為何能如此平和地交談著。

「點解呢？」

「因為我同你地，勢不兩立。」

「大家都係自己人，點解要針鋒相對？」

.....

「我再同你地講多次，我係人類，唔係喪屍，更加唔係你地所謂既自己人！」我一時怒火中燒，隨手抄起一把椅子便向其中一隻喪屍給砸下去。

「就算你點逃避都好，呢個都係事實，你同我地都係一樣，都係喪屍。」別的喪屍見到同伴倒地過竟咧嘴而笑，毫無人性可言。

也對，因為牠是喪屍。

「事實？事實就係我要殺晒你地！」我換過手來，再次直接把椅子向牠的頭顱灌下。

「我係人呀，你聽唔聽到呀？我係香港人呀！」我的手未有停下，直至手上的椅子都被我扑爛才肯停下來。

講真的，我不知為何會對牠們的話如此在意，也許是我打從心底裡便很清楚自己對喪屍的憎恨感是有多麼的深。

我唔同你地，我有人性。

門外的喪屍見到此情形也不敢上前，只故站在原地。我緩慢的踏出了門並鎖好。確認穩穩的鎖上後便大步流星的走出。

「邊個俾你地出嚟架？依家仲未到你地話事。」我順手一打便擊飛離我最近的喪屍所撐著的雨傘。那喪屍猶如一隻盲頭烏蠅般四周奔騰，但很快還是倒在地上。

「你地邊個仲想好似佢地咁？」

「喂，唔好再行前多一步啦。」健美喪屍誇張的拿著一把太陽傘走到我面前叮嚀。

「關你咩事？」但當我正想往前行之時，我便完全明瞭健美喪屍的話是什麼意思了.....

當我是喪屍時，也不能接觸到紫外光。

「想去邊呀，我遮埋你呀。」健美喪屍一腳便踢開了站在牠身旁的喪屍，並向我招手。

但我卻未有聆聽牠的話，依舊站在門前。

「你驚我會殺咗你呀？大英雄好少會咁驚喎。」健美喪屍似乎在訕笑我的懦弱，但牠卻未有因此而放棄，反而更是把太陽傘交到我手上：「你揸住嚟行，咁你咪唔驚會變成啱啱嗰隻喪屍咁囉。」

要是我拒絕的話，恐怕牠會直接把我推到太陽底下，以牠的身型和體格來看，我絕非牠的對手。再加上就算我堅決不理會牠的話，牠都只是一直跟著我。

綜合以上各點，我還是勉強的接受了牠的好意，接過那把重得要命的太陽傘。

街頭上，也因此出現一個奇觀，就是兩隻喪屍在同一遮簷下散步著.....其實我也很想走得快一點，畢竟我正暴露在危險之中。但那把太陽傘實在重得害我舉步維艱。

「想唔想知我地下一步係點？」

第五十一章

「嗯？」什麼？難不成牠們甚至一早便有了完善的計劃了嗎？

「我地會接手你地，繼續響香港生活，打造一個比現時更加先進同發達既香港。」健美喪屍一臉春風得意的說道。

「點解要咁做？」我對牠的話存有極大的好奇。

「因為我地聰明過你地人類好多倍。」健美喪屍滿帶自信的回答。

路面上的喪屍變得愈來愈多，而馬路上更是出現了車輛，情況就好像是平常早上八九時的寶林一樣。

「點解你地唔肯投降呢？唔通你地真係覺得你地所生活既香港好好？」健美喪屍與我停在馬路旁等待著綠燈。

「就算我地既香港有幾差，佢都係我地既香港。」我沒等到綠燈便繼續前往，而健美喪屍也只好跟隨著我的步伐。

「我地有話要改名咩？無論變咗邊個都好，呢到都係香港呀。」喪屍和人類之間，在價值觀上永遠也是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咁又點？我話佢唔再係之前既香港，佢就唔再係。」當到達商場過後，我隨手把太陽傘一拋：「唔該你把傘，唔洗再跟住我啦。」

商場裡的商店很多都已經有喪屍正在營業，賣的東西和以往的一樣，只是還沒見到任何有人購買。

情況，就好像你去一些沒什麼人流的商場般，整個商場只有各商舖的老闆在拍著蒼蠅一樣。

上了一層後，發現在轉角處的恆生銀行卻沒有任何喪屍在裡頭，也許是因為裡頭有不少的儀器都有紫外光功能吧。我趁身邊都沒有喪屍便立馬變回人類並走進銀行範圍。

我們有四個人，即是說只要四支驗鈔燈便行了吧。我從櫃檯找來驗鈔燈並再三確認能夠進作正常便把其中三支袋進口袋中。

「當我拎住呢支野既時候，我就唔可以變成喪屍.....」那支驗鈔燈其實和一支原子筆差不多大小，好不方便。

測試進作正常後，便是測試效能的時候了。

我一踏出銀行後，便有一隻喪屍直向我奔至。我向著那隻喪屍一照.....咦？為什麼牠還繼續向我這邊衝擊？

「大獲！」我慌張得從口袋中找來其餘的驗鈔燈，以兩指夾住一支，就像一個小學生般鬥拿得多鉛筆似的。

「喂點解你唔死架？」我正想轉身奔逃，手上的驗鈔燈全給拋棄。但在這時，喪屍卻在我面前倒地。

「係.....係咁遲先發作架咩？」我搔癢著後尾枕，但是沒理由呀，剛剛那些喪屍不是我被陽光照到就死了嗎？難道是這支驗鈔燈的紫外光強度太弱了嗎？

搔著搔著，不知為何答案便給搔了出來。我回想起女漢子早前與兩隻喪屍交手時，都是攻擊頭部為弱點.....

佢地搵野遮太陽都係因為唔俾紫外光直接射到個頭到！

那麼，為何牠們在避難所裡又會死亡？明明那台機器都不是直接照射牠們的頭顱。

但理不了那麼多了，總知只要把驗鈔燈照住牠們的臉不就行了嗎？反正這裡的試驗品多的是，總會找到答案！

為安全起見，我左右手都分別各拿住一支驗鈔燈，就似黑超特警組般，只要見到喪屍就用驗鈔燈給牠們照一照，牠們便會紛紛倒下。

只要是我走過的路，地上都滿是喪屍的屍骸，牠們就像是我的足跡一樣，走到那裡都總有喪屍的屍首作我的腳印。

「你啱啱救咗我一命，依家報答返你。但係下次就有咁好彩，仲唔快啲走？」踏出商場後，發現原來健美喪屍還在等待著我。

「人類真係好有趣.....仲好蠢。明明我地聰明過你地咁多，點解就唔相信我地打造出嚟既香港會好過你地原先嗰個呢？」健美喪屍見我手持足以致命的驗鈔燈，也不禁一步步的後退。

「我地自然有我地既原因，我剩係知你地既出現只會為我地帶嚟危機。你地為咗統治呢個地方，居然選擇殺晒我地，剩係呢一點都足夠我要反抗你地。」

我本身也能堅定的回答著，但隨後健美喪屍說的話，卻令我重新審視現況。

「我地冇殺死過佢地，佢地只係用第二個身份繼續生存，但係你地就一直諗有咩方法殺死我地，所以.....」健美喪屍用牠通紅的雙眼滿是恨意的盯住我。

「你地先係真正既兇手！」

第五十二章

.....

「不過我地點都會原諒你地.....點都會.....我走先啦，反悔既話就搵我啦，我隨時都會出現。」健美喪屍似是有口難言的走進商場並離開我視線範圍。

我.....我係殺人兇手？

所以，我們才是在這個故事裡的壞人角色嗎？健美喪屍每一粒字無一不敲打著我心臟，我們人類不才是受害者嗎.....為何倒頭來我們卻是兇手？

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我卻找不到一個合理解釋？

心不在焉的走著回程的路，路邊的喪屍都只是眼巴巴的朝我看過來，但因我開啟著驗鈔燈而令牠們都不敢上前，只是把我包圍成一個圓圈。

但，我未有留意或是提防著什麼，因我的思緒依舊是被健美喪屍的話所拉扯住。

會不會，其實喪屍真的會為這個香港帶來一個前所未有的好景？既然是的話，為什麼我們卻要阻止？

我地，係咪想呢個香港變好？定係，我地一路都係自私咁生活緊？

回到自修室裡頭，那兩隻喪屍屍骨依舊安靜的躺在原位，頭顱早已被我打得分辨不到五官來，破爛的椅子還在一隅。

殺人兇手這個詞，又不禁從我腦海中出現，我輕拍臉頰以保持清醒，便打開了通往圖書館的大門。

「你返嚟啦！」Cynthia聽到開門的聲音，馬上前來查看。得知是我回來時，便奔跑到我面前並給予我一個溫暖的擁抱示意慰問。

「點呀，冇遇到咩意外？」Brian聽罷後也從樓梯走了下來。

「冇.....」我默默掏出五支驗鈔燈並放在桌面上。

「但係當我地用緊呢支野既時候，你咪唔可以變成喪屍囉！」呀峰立馬抄起了一支驗鈔燈把玩著。

「唔好亂用，上面唔係得返好多粒電池。」張森堡也拿了一支，了解如何開關後便放在褲袋之中：「不過其實就算你變返做人，你都唔驚會俾佢地咬架，反正你都有抗體架啦。」

咦？

我倒是沒想過這一點。

「講係咁講，但係佢都仲未知點解自己會有抗體，話唔定俾喪屍咬多一野就會冇咗抗體，所以都係小心啲好。」Brian所言甚是，還是小心駛得萬年船。

「一定要照住喪屍個頭先得，佢地既弱點係個頭。」我拾起餘下那兩支，其中一支交到Cynthia的手上。

「但係我地響避難所既時候，部機都唔係照住佢地個頭架。」Cynthia把我剛剛在商場時所想的疑問一字不漏的把說出。

「你地嗰個避難所，有幾大？」Brian確認道。

「嗯.....實際上真係唔太清楚，兩三個班房咁大到啦。」我的空間感從小就很差勁。

「我有記錯既話，電器同埋普通燈都會反射一定程度既紫外光，不過我唔知你地嗰到既環境係點啦。」Brian嘗試解釋原因，我回想避難所的擺設，天花的確有不少光管，也許就是這些光管把紫外光給反射去吧。

「咁樣.....你抖陣先，我地打點完之後就出去大開殺界！」張森堡一臉遮掩不住的興奮。

可是，我卻高興不了。

我走進兒童圖書館最裡頭的兒童天地，一屁股的躺在梳發上。未幾，Cynthia找到我並一同躺在我身旁。

「做咩咁唔開心呀？」

「我地.....係咪做錯咗？」

「仲諗緊啱啱響隧道件事？」

「唔係。」

Cynthia輕撫著我的頭髮，不知是否這舉動觸碰到我的淚線，我感覺到眼淚快將在我臉上劃過一筆。

「其實佢地根本就冇殺過我地，佢地仲諗住令呢個香港變好.....佢咬我地其實都只不過想我地變成佢地，可以過住一啲更加好既生活。但係.....但係我地一直諗住點樣殺佢地.....」我任由眼淚落下，希望可以將心中的悔疚一併帶走。

「原來係咁.....」

「我地.....係咪做錯咗？」

第五十三章

「佢地口口聲聲話想我地過一啲更加好既生活，但係佢地又知唔知我地實際上想要啲咩？佢地都唔知我地想要啲咩，又點會俾到最好既我地呢？」Cynthia坐了起來，害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

「再加上，我地根本冇人想做喪屍，咁點解佢地仲要迫我地做？就算佢提供到所有野都好，倒頭來我地都唔會開心。」

說罷，Cynthia便碎步離開，說什麼給我一點時間思考和冷靜下來。

真的猶如Cynthia所說的嗎？牠們現在也只是強迫我們成為牠們的一份子，沒有聆聽過我們的意見。

所以，我們也只不過是在捍衛我們自己的人權！我們也只是被迫與牠們開戰，可以的話，我也很樂意與牠們一同坐下來談判。

嗯，一定是這樣，別再老是想著健美喪屍的話了，牠根本就只是在妖言惑眾！

「大家行得未？」

「就係等緊你呢句。」我拍拍身上的灰塵，手中的驗鈔燈緊握得快要弄破似的。

我係呢個世界既Alice，我係英雄，我係嚟拯救世界！

「麥俊傑.....」Cynthia的手又在牽進我手心之中。

「你講得啱架，一切既野都係佢地搞出嚟，係佢地既錯.....」外面的喪屍，無一不是面目猙獰，討厭得很：「係佢地既錯。」

「咁諗就啱架啦，自己世界，自己救！」呀峰首當其中，從自修室的門箭步跑出，揮舞住手中的驗鈔燈，身旁的喪屍紛紛倒地，隨後的喪屍看見此情勢都四周逃亡。

「跑咩啫，你地唔係好鍾意追住我地嚟咬咩？過嚟呀！」張森堡更是隨便揪住面前的喪屍，把驗鈔燈直接灌往牠臉龐。

於是，在圖書館門外開展了一場喪屍的大屠殺，我們五人方圓數米都未有喪屍走至，而我們更是乘勝追擊，沒給喪屍們留下一絲餘地。

「麥俊傑！」Cynthia又是一聲尖叫，回頭一看，原來她身旁的喪屍都開始懂得躲在Cynthia從而在背後襲擊。

不，不光是Cynthia，而是所有喪屍都開始逃到我們背影，好讓我們的驗鈔燈照不到牠們。

牠們的弱點只是頭部，但我們則是全身每一處，這樣計算起來還是我們比較吃虧。

「大家背對背咁企！」Brian的方法雖然可行，但是我們一共有五人，那麼還有一個該如何是好？

管不了那麼多，還是先拯救Cynthia再說吧！

我連跑帶跳的奔到Cynthia身後，先是把那裡的喪屍全給趕走，再緊緊的扣住了手臂，讓我們背貼背的站著。

而因為張森堡的身高和Brian和呀峰相差甚大，因此無法跟他們合體，只好背對著圖書館的外牆，只活動性也相對性地下降了許多。

我們也順利地解決了眼前第一個危機，繼續殺戮。

地上的屍骸變得愈來愈多，整片土地都和戰爭片上的情景沒兩樣，耳邊傳來的則只有喪屍的哀嚎聲，大得就連站在我身後的Cynthia說的話也快要聽不見似的。

只是這種感覺，更是令我殺紅了眼。你們把我的親人和好友都從我生命中拉走，我也不會讓你們好受！

！

「上次就話放過你啫，你仲夠膽響我面前出現？」無他，我望見健美喪屍的身影在運動館外一瞬而過。我先把Cynthia安頓好，便立馬緊隨牠步進運動館裡。

「你睇吓你，仲話自己唔係殺人犯？」健美喪屍跑到了籃球場裡並發現根本無路可逃，只好轉身和我對話。

「係你地迫我架。」我才不像什麼電視情節般讓牠說罷廢話後才要殺牠，隨即高舉手中的驗鈔燈.....
冇電。

第五十四章

「唔撚係掛？」我心知不妙，馬上變身為喪屍。

「你見我地有對你地下毒手咩？」健美喪屍見沒有了生命危險，反正一步步的向我靠近。

「就算冇咁又點？你有冇問過我地想唔想變成你地咁？」我把Cynthia早前說的話再搬出來作為論點。

「對你地好都唔得？我地只係想俾你地更好既生活。」

「你又知我地想要啲咩？」

「我地全部曾經都係人，點會唔知？」

.....

「你唔信既話，咪問吓你啲朋友囉。」健美喪屍指著觀眾席上的兩隻喪屍，雖然牠們的面目都變得不成人形，面型扭曲，外表可說是神憎鬼厭。但只要仔細一點盯著牠們，便會知道牠們分別是誰.....

眼鏡男同憤青！

「點解.....你地會響到既？」眼鏡男還說得過去，但憤青不是從九龍公園離開的嗎？

「我一出到去就俾喪屍咬到變豬頭咁啦，之後我都係跟住佢走過嚟。」憤青著說的「佢」應該就是健美喪屍沒錯。

「點解你係都要跟住我？」打從在避難所開始，我便知道健美喪屍絕非等閒之輩。

「冇你，我地唔會存在。」

「你知唔知你講乜野？」我對牠的話可說是摸不著頭腦。

「你快啲叫埋你出面啲朋友都變埋喪屍啦。」憤青從旁不時慫恿著我。

「點解我要咁做？我地既目的係要保護呢個香港，呢個世界。唔好以為我唔敢殺你地，我依家都返出去擺電芯，你地夠膽就企響到等我返嚟。」當然，離開也只不過是逃避燃眉之急。

「麥俊傑。」眼鏡男叫住了我，像是有什麼偉論等待著我似的。

「一切都已經計劃好晒，就算你幾努力都好，都唔會有方法阻止所有野.....」眼鏡男彷彿是得知了整件事的來來龍去脈。

「由第一隻喪屍既出現，去到佢地識進化，再嚟到依家，都被計算在內，你有辦法從呢個計劃入面走得出去。」

「你地係咪變咗喪屍之後痴撚咗線？」我一時無明火起，正在上前給他們好好教訓一頓時，健美喪屍卻一手便把我揪起。

「其實你驚啲咩？」健美喪屍的目光彷彿要看穿我心靈似的，我也因而盡量逃避牠的視線。

你問我怕什麼？說得也是，我某程度上已經是一隻會變喪屍的人類，面對著喪屍也沒有什麼好害怕。因此我害怕的原因也只會有一個.....

「出面嗰條女？」我未有回答，生怕牠們會把她當作人質。

但，答案其實明顯得很。

「其實你唔覺得好矛盾咩？你好驚佢會變成喪屍，但係你望吓我地，變喪屍又有咩問題？」憤青一言道破我心中所想的問題。

「你根本係擔心緊一個唔係問題既問題！點解你要咁傻？」眼鏡男一點似是在嘲諷我。

「咁係因為.....因為.....」我不能辯駁什麼，應該是說，我也被牠們說得心中有點糊里糊塗。

「我之前俾咗嗰兩支血你，你諗辦法打晒兩支落佢體內，咁佢就會好似你咁，可以響人同喪屍之間變換。」眼鏡男不知從何找來兩支全新的針筒。

「我向你保證，事成之後，我地絕對唔會對你地做任何不利既野。」健美喪屍與眼鏡男和憤青正準備離開，但我卻把牠們叫止。

「到底呢件事係咩一回事？」

「生化危機囉，你自己都係咁講既。」眼鏡男看似是不想正視我的問題。

「係唔係又係咩陰謀論？中國？政府？」我總是覺得此地無銀三百兩，只好套他的話。

「你叫佢地變成喪屍之後，我再話你知啦。」居然還敢給我來這一套！

「時候唔早啦，我地仲有野要做，你自己好好諗清楚啦.....」健美喪屍走近拍拍膀臂：「不過就算你唔郁手，佢變喪屍都只係遲早既事。一切，都會跟住計劃所進行，唔遲，亦唔早。」

第五十五章

計劃？到底牠們口中的計劃是什麼？

我拾取眼鏡男放在地上的針筒，心中也正盤算著一記問題。

我應唔應該落手？

牠們的話，又是否事實無誤？剛剛眼鏡男還對我有所隱瞞，的確不應盡信牠的話。

咁.....我仲落唔落手？

這問題，直至了現在，也即是入夜過後，仍在思考當中。

健美喪屍步出運動館後便指揮剩餘喪屍們離開，眼鏡男和憤青也分別跟我揮手道別。我們等人便開始計算倒下的喪屍，總共是一百零二隻。

之後，我們未有理會和處理外面的喪屍屍骸，只顧回到圖書館裡休息。

一躺，便已經來到了晚間。

「麥俊傑。」

Cynthia放了一片塗了花生醬的方包在我眼前，而我也不好推掉她的好意，只好接過但未有咬上一口。

「你做咩今日入咗去對面既體育館既？」Cynthia隨便的坐在我身旁，吃著夾住午餐肉的三明治。

「你想唔想變成喪屍？」我心裡依舊停留在健美先生的問題之中。

「有邊個會想做喪屍架？」Cynthia笑得現了一顆小酒窩，顯得份外的清純.....

如果你變成喪屍之後，仲會唔會好似依家咁靚？

「但係，只要我地都變晒做喪屍之後，我地就唔洗好似依家咁苟且偷生，可以光明正大咁生活落去。」我說得一點也沒錯，喪屍正以飛快的速度發展著，為何我們還要吃手上的方包？

「為咗過好啲生活，你連原有既身份都可以唔要？」

.....

「但係.....」我沒有把話繼續說下去，反倒吞食手中的方包。因為我深知這句話，很有可能會破壞我們一直以來生存的動力。

但係...我地最後都一定會變成喪屍.....根本只係時間既問題.....

「點解你啲血會係狗血呢？」Cynthia吃罷後拭嘴問道。

「我點知啲.....可能當時真係有隻狗咬埋一份呢。」我沒有對此深究，只好輕輕帶過。

「但係我嗰時企響上面望住你，我都睇唔到有狗既.....」Cynthia彷彿對我的血甚有興趣似的。

「如果我冇估錯既話，今次呢場生化危機係由病毒傳染，而病毒既源頭應該就係一隻狗。」Brian站在兒童圖書館的門口，指間夾著一支點燃的煙，時不時地送到唇邊輕吮。

「點解會係狗？」我本能反應地掩住口鼻，好讓吸不到二手煙。

「我只係估估吓，冇任何實質證據證明。」Brian見我甚是介意他嘴邊的煙，也只好擺出「可以」的手勢並遠離。

「咁係因為.....狼係狗既祖先！」Cynthia運用她的聯想法，說得難聽一點就會糊思亂想。

「狼.....狼.....狼人！」

「咁所以呢？狼人又關喪屍咩事呢？」在我眼前的，活像一個只有五歲的小女孩。

「唔知呀！夜啦，早抖啦！」Cynthia老羞成怒的轉身躺下來，未幾便真的發出了打呼聲。

「其實佢某程度上都講得幾啱。」眼鏡男不知從何探過頭來，我立馬站在Cynthia面前保護她。

「其實咬你地，對我地喪屍真係一啲好處都冇，我地又唔係靠你地維生既，所以我地係可以選擇咬唔咬你地。」眼鏡男拋低手中的萬能鑰匙。

「你話佢講得啱係咩意思？」雖然如此，但我依舊保持原有的警覺性，生怕他突然發難。

「我一直都諗緊點解喪屍既血係同狗既血咁似，原本係病毒突變先搞成咁。」眼鏡男就地而坐，也示意我不必站著。

「你可唔可以講清楚啲？」我真的不喜歡眼鏡男把話說得不清不楚的。

「瘋狗症。」

第五十六章

「只要俾受感染既狗咬到，都有可能會有瘋狗症。而所謂既生化危機，其實都只不過係瘋狗症既病毒突變，令到可以人傳人。」眼鏡男的話看似是十分合理，但總是讓我產生更多疑問。

「如果係咁既話，點解你地個樣又會變到咁得人驚？同埋你地又點會咁怕紫外光？你地又點解會變到咁聰明.....」

「我真係唔知咁多，不過暫時我都只可以用病毒突變嚟答晒你所有既問題。總知我地同你地都係一樣，係人類，而唔係咩新品種外星人。」眼鏡男盤起腳來，隨便翻著地上的書。

「我同你.....都係一樣？」

「係。」

所以眼鏡男的意思是，喪屍其實就只是受感染的人？

「不過暫時嚟睇，做喪屍對身體既影響又唔大，係唔得曬得太陽啫。不過做喪屍可以令到自己既智力提升到無限，我又真係諗唔到唔變喪屍既理由.....」

「真係.....？」

「念在同你生死一場，好心提吓你，你地最後都會變成喪屍。」眼鏡男撐起身子並準備離開，但我卻一手揪住了牠。

「你指既係.....你地口中既計劃？」又是什麼陰謀論嗎？但都來了現在，沒有什麼不可信的。

「我都唔清楚，不過就算知又點？結果咪又係一樣.....」眼鏡男目光留在Cynthia身上：「佢依家對你嚟講只係一個包袱，其實你個心一早就知，佢遲早都會俾我們咬中。既然你地都唔想睇見嗰個情景，點解唔用一個大家都舒服啲既方法呢？」

眼鏡男沒再多講什麼，輕易的擺脫我便離開。

「咁點解我唔係好似你地咁？」我本想大聲喝止住眼鏡男，但因Cynthia正睡得香甜，我也未敢放聲大叫。

「唔洗咁急住想知晒咁多野先啦，一步一步嚟.....」眼鏡男在門前欠身一走，便從我眼簾下離開。

「往往真相，永遠都唔係你最想面對，既然係咁，點解仲要嘗試搵出真相？」

這句話，也是眼鏡男留下的最後一句。

我倒坐在Cynthia身旁，寫著那所剩無幾的筆記簿，有空的話鐵定要去文具店裡找來多數本旁身。

累了，便寫意地放下筆，好好翻著先前寫著的筆記。到底.....我該如何評價這次的生化危機？

總覺得.....這場生化危機把我原定的價值觀全給扭轉，但我卻從這找回人類的生存意義與特質。如硬要說，也可說得上是優點吧。

活了十多年，每天都只不過是人云亦云，庸庸碌碌的過著。但現在我卻有了一個明確的很的目標，就是保護著她的人生安全。

我知.....我知，我根本沒有可能永遠地保護著她，但.....

我拿著早前健美喪屍給我的針筒和兩支從我身上抽出的血，呆望著那轉過身來，早已熟睡的Cynthia。

Cynthia，你知唔知呀？我咁樣只係想幫你.....希望你唔好怪我.....

我用針筒把血全扯進裡頭：「我咁做係因為.....因為我愛你呀.....」

「你做緊啲咩.....呀！」也許是Cynthia被我吵醒吧，睡眼惺忪的看著我。儘管她還未看清我手持什麼，但已察覺到不妥。

「唔好嘈，乖！冇事架，好快就會冇事架啦。」我合時的摀住她的嘴巴，好讓她不會吵醒其他人。

從Cynthia眼角的淚光，我便知道她不懂我所做的一切的用意。

「我係為你好先咁做，你一路以嚟唔係都相信我咩？信多我一次咁多，好唔好？」我連忙把她的淚光擦乾。

「我唔想.....我唔想.....」

「呢個世界唔係你一句話唔想就唔想架！我好叻啦.....我唔可以繼續扮演生還者呢個角色，多一秒都唔可以！」我也不知哪來的勇氣，把我一直以來的怨聲全給痛快的道出。

「你唔想扮你大可以走，可以唔洗理我！你依家咁樣同出面班喪屍有咩分別？」Cynthia壓根兒無法跟我角力，只能死死的被我壓住並作出一些無意義的反抗。

「你知架，你知我一路做緊既野都係為咗你！我甚至為咗你，搞到自己變埋半人半屍！係佢地同我講架，佢地有個計劃，我地最後都係會變成喪屍！」我猶如發了酒瘋的咆哮著，不成人形的。

第五十七章

「佢地講你就信？再講，就算真係咁，點解我就要放棄自己？麥俊傑你之前唔係咁架，你到底發生咗啲咩事呀？」Cynthia聲帶沙啞的問道。

「你乖啦，一陣間係會有少少痛，不過好快就冇事架啦！」我硬是扯出Cynthia的右手手臂，強硬的把黑色的血打進。

「呀！」Cynthia雙目瞪大得快要跳離眼眶似的，心口更是不安地起伏著。

「冇事架。你睇吓，你依家咪又係咁！仲有一支，打埋就得架啦！」我隨手便把手頭上的針筒拋至一邊，換來第二支注滿了血紅的針筒。

「你同我死開呀！」誰不知Cynthia突然發難，一手把針筒掃走。只見那針筒飛書櫃並破裂，裡頭的血都濺至四周，染紅了幾本圖書。

「嗰支係等你可以變返人類架！」我奔騰至那書櫃旁，但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點解.....點解你要咁做.....如果你係對我好既話，點解唔聽我講.....」Cynthia垂頭喪氣的抱怨著，她已經變了一隻徹頭徹尾的喪屍。

「就算你變成點都好，我都唔會離開你架！我愛你。」

「我叫你死開呀！」

Cynthia望著自己的喪屍身軀，面上一副錯愕的表情，彷彿還未接受到現實一樣。

「我一直同你一齊，都只不過係因為你可以保護到我，等我可以唔洗變成喪屍.....但係依家，你仲有咩存在意義呀？我仲需要你保護咩？」Cynthia雙眼通紅，滿滿也是仇恨。

「我只係想為你好啫，點解我講極你都唔明呀？」見她不懂我心意，我也急得直躁著腳。

「你係我邊個呀？你做咩要對我好呀？你估我同你訓咗一晚，我就係你架啦？哼，既然你都有存在價值，唔該你同我死遠啲。」不可能的.....在我心中的Cynthia絕不是如此可怕的人！

「一定係因為啲血搞到你心情咁差，我明架！我.....我之前都係咁！你等我一陣先，我好快返嚟！」我死命的搖頭，否認事實。

「夠啦，你呢世都唔會做到我男朋友呀！上床扑野啫，我個個星期都同唔同男人訓架啦！」但Cynthia卻一手把我扯回現實之中。

「夠啦.....」我抱住頭崩潰哀求道，雙腳也乏力的無法支撐身體而趴在地上。

「你睇吓你自己依家似咩啦，似隻狗呀！你呢既人，點會有女呀？你訓醒未呀？」

「你同我收聲呀！」我再也忍受不住Cynthia口中的一詞一語：「你.....響到抖陣先，我一出去，

等我。」

你問我是否因不敢面對現實而逃跑？

才.....才不是！老子可是有更重要的事要辦！

一旦其他人醒過來後，我和Cynthia可是有生命危險！就說只要現在逃亡的話便可逃出生天，但是還是那句話.....

以防萬一！

「呀峰？點解你仲未訓既？」剛步出兒童圖書館，便看見呀峰正坐在門口看著兩日前的報紙。

「點都要有人守夜架。」但是，眼鏡男很容易便走了進來.....看來呀峰的存在也只不過是擺設。

但的確，在他身旁的機關槍卻是一大工具，首要條件就是要搶奪那把機關槍，之後則是.....

殺咗佢。

「你乜唔乜呀，反正我都訓唔著，不如我頂你個位啦。」我假裝體貼的拿了把椅子便一屁股的坐下來。

「唔洗啦，我睇住報紙就得架.....」呀峰的話都未說完，就被自己的呵欠聲覆蓋住。

「你睇吓你啦，你俾把槍我旁身，之後返上去抖陣先啦。」我正想一手奪去機關槍，但呀峰稍有遲疑並把槍移開。

「你識得用咩？」

「唔識呀。」

從呀峰的眼神中不難看出他對我的困惑，我趕緊在腦海中搬出一個合理的藉口：「咁.....唔識用都可以學啫，響呢個時世，學多樣野都有壞呀！」

「聽朝先教你啦，呢把野好嘈架，嘈醒你個女朋友仔就唔好啦。」呀峰陰沈的微笑，順手的把報紙撇在地上。

嘈.....？

第五十八章

「喂.....我問你呀，點解你唔想變成喪屍呀？」我望著玻璃門外活動著的喪屍，心想著Cynthia也成了牠們的同伴。

「邊個會有人唔做做喪屍架？呢條問題你自己坐響到慢慢諗啦，有咩特別事就嗌我啦！」呀峰轉過身來，踏上樓梯。

「咁如果一定要你揀一種，你會寧願死定係變喪屍？」我正是給予他選擇權去決定我下手的方法。

「我寧願死，都唔要做喪屍。」

.....

我沒多說什麼，跟隨著他的腳步走了上去成人圖書館。

「你唔係話你要守夜咩，做咩跟埋上嚟？」呀峰一臉不解的問道。

「我想擺啲野食。」我指了指那放滿食物的多媒體圖書館。

是時候了。

「咦，點解出面.....」我這一說，呀峰立馬整個身都依在欄桿，半個身子正滯留在半空之中。

「對唔住，係你自己揀架。」我揪住他雙腳，一股氣的把他翻過欄桿，讓他直直的飛墮至下層。

「嘍！」誰不知呀峰竟撞到了樓梯扶手，頭顱都快要撞得破碎似的。

但...這樣不就更好嗎？我用不著下去給他多補一槍。

呀峰的屍體，就這樣子大咧咧的躺在圖書館的正中央位置，還不時的抽搐著，也許是還有半點生命跡象吧。

「咩聲？」張森堡和Brian聽到一聲巨響便馬上奔出，呀峰的機關槍正好留在他剛站的原地，儘管我不懂得使用，但還是先握好再說。

他們見我厲眼的眼神以及手中的機關槍，心裡也大概有了一個打算，被迫的舉起雙手。

「我唔想架.....我真係唔想架.....係佢自己唔小心跌咗落去，唔關我事架！」

「你想點？」Brian深知我實質是害怕得要死，放膽的碎腳上前：「你係咪想要晒呢到既所有野？」

「你唔好郁呀！」我發瘋似的用槍頭指著Brian，食指早已放在扳機之上，隨時便能發無數法子彈。

「我問你地呀，你地寧願死.....定係變成喪屍呀？」

「.....」二人都未有回答，因為他們知道不論哪一個答案，都將會成為他們的結果。

「我叫你地答我呀！」我大口大口的喘著氣，總覺得呼吸困難似的。

「點解你要咁做？」張森堡到了現在還不敢輕舉妄動，嘗試化身為談判專家。

「我只係想對佢好，我只係想保護佢.....我要保護佢呀！」我向天花開了數法子彈以宣洩自己內心。

「我問多你地一次，你地想死定係變喪屍？」

「兩樣都唔想！」

張森堡從腰間拔出一把菜刀，正準備瞄準著我手臂而拉弓。

「你真係覺得你快得過機關槍咩？」我隨便向他身上射了數下便徐徐倒下，鮮血從子彈孔流出，把整片地方都染得通紅。

「你揀邊樣？」我才不會理會快將垂死的人，槍管再次指著Brian眉心。

「我剩係想離開呢到，你唔會再搵到我，得唔得？」Brian看似也放棄了拯救張森堡，只見他把那沾滿鮮血的手再三舉起。

我未有答話，空氣彷彿就在這一瞬間滯止住。

Brian帶有無數內心情緒的長嘆了一聲，似是而非略有所思的腳下樓梯。

但.....你真的認為我會因此而放過他嗎？那怕是只有丁點兒的可能性，我還是要確保Cynthia的安全！

「嗯.....」Brian悶哼了一聲，滾下樓梯並正好躺在呀峰的身上。

第五十九章

「我有問過你地架.....係你地唔答我我先幫你地揀.....」

我把機關槍拋得老遠，連跑帶跳的下樓梯，再跳過地上那兩具屍體回到兒童圖書館。

「Cynthia！我返嚟啦！我地依家安全啦.....」放聲高叫的同時，找尋著Cynthia的身影。

「你去咗邊呀？快啲出嚟啦！」心中的不安感又再次湧現，害我胸口突然一痛，痛得只能跪下。

萬能匙，唔見咗.....

「唔撚係掛.....」我咬緊牙關吃力的站起來，前仆後繼的去到正門。發現正門早已被打開，想必是Cynthia逃離這裡。

「出面好危險架！點解你唔等埋我先出去呀？」我正想踏出門下時，健美喪屍又再出現在我眼影之下。

「估唔到你真係會咁做嗰，點呀？係咪舒服好多呀？」健美喪屍滿是挑釁性的問我，我立馬變成喪屍並上前就是一咬，牠的肩膀便缺少了一塊腐肉。

「佢去咗邊？」我隨口便把口中的肉吐掉，示意我現在已毫不懼怖任何事情。

「你仲要為女死為女亡到幾時呀？你啱啱聽唔清佢講咩咩？洗唔洗我重複返一次俾你聽呀？」健美喪屍無視身上的傷口，繼續挑逗。

「我係問佢去咗邊？」我開口又是一咬，這次傷口更是深得見骨。

「點解要為咗一個唔愛你既女仔做咁多野？你睇吓你自己搞成咁樣，又為咗啲咩呀？佢係公廁嚟架，你地開心過咪算囉！」這次換到是健美喪屍生氣，是因我的犯賤而氣。

「佢唔係啲既人嚟架.....你，你係咪偷換咗我支血先搞到佢咁，你講呀！」我一手推開了健美喪屍，但眼看四周都未見Cynthia的蹤影。

「你癲夠未呀？」健美喪屍一拳便把我打倒在地上：「你要當我衰人唔緊要，但係唔該你有返做人應有既尊嚴。」

尊嚴.....？

「佢響邊？」

「哼，仲話咩人類係高智慧生物，就憑你？計我話，你連喪屍都不如！」健美喪屍還補上一腳，直踩向我臉頰。

下雨了。

這場雨還下得真夠合時，雖說是來得有點突然，但正好凸顯出我現時的落魄。

「你曾經都係人，你一定都有犯賤過.....點解，點解你唔俾多次機會我？」

「我就係唔想你再泥足深陷！如果你同我一齊開創呢個喪屍新世界，到時你驚死你冇女？」健美喪屍未有把腳鬆開，反倒不停地施力。

「一次.....我剩係要多一次機會，我唔仆街唔會知痛.....我求吓你.....話俾我知佢去咗邊.....」我放棄了掙扎，任由雨點打在我臉孔上。

「佢應該返咗屋企。」

臉上的壓力逐漸散去，我也能夠站起來再次與健美喪屍對上目光：「點解.....？」

「你估我唔想殺咗你？不過你係件事既關鍵.....我需要你嚟完成我既計劃，不過要等你死咗條心之後。」健美喪屍語帶嘲諷的味道，一步步的離開。

「個計劃.....係你設計既？」儘管我很想盡快找回Cynthia，但我還是先解決心中的問題。

「唔係，個計劃一早就存在，我只係執行嗰個人。」健美喪屍未有停下腳步，繼續於細雨中慢步。

「你係咩人？」

「等你仆多次街先再嚟搵我啦，我會等你。」

雨，依舊未有要停下來的跡象，正好比我內心一樣。

第六十章

Cynthia，我知你係因為一時之間仲未接受到現實先會咁架。不過你放心呀，你仲有我呀，我一定唔會離開你架！如果你真係唔鍾意我既話，你又點會同我做埋咁多曖昧行為呢？

就算我們變成了喪屍，也是能夠好好的過活著，還不用避世似的生存，你一定要明白我的好意呀.....

我為了你，甘願讓自己變成了半人半屍；為了你，寧願殺害其餘生還者；為了你，願意付出了我的所有.....

你就是我的一切呀！我不能.....我不能沒有你！我才不要回到未有生化危機之前！

街頭上的喪屍全都像人們食罷飯後出來散步似的，與奔跑的我成了很大的對比。我並不是單純因為辛苦而決定讓Cynthia變為喪屍.....你懂我的，無論有多辛苦我都能為Cynthia給一一涯過。

只是我認為，這是對Cynthia最好的方法.....

「你唔係我，你又點知我想要啲咩？」

「咁你話俾我知呀，你話俾我知你想要啲咩，我咩都可以俾到你架！」

「係咩？」就是在上年，我竟然喝醉之後打電話給予Cynthia，並發酒瘋的向她表白：「我依家最想要既，就係你呢世都唔好再搵我，係咁多！」

「點解？點解你唔一次機會我呀？」儘管是喝得爛醉如泥，但我還是能夠感受到那失落與悲憤的感覺。

「你要我講幾多次先明呀？我呢世都唔會鍾意你呀！我地好似依家咁做返朋友咪幾好，你係咪想連朋友都冇得做？」從語氣中不難聽出，她很快便會掛線。

「我唔想你收我做兵呀.....」果然是爛醉，才能道出這句話來。

「我從來都唔收人做兵，係咁。」

我能做的，都已經做盡.....

我很愛她，甚至比自己更愛。她所說的一未一句，我全都銘記於心，她不喜歡男生打電動，我立馬就給戒掉。她認為我未能給予安全感，我問身邊的友人何為安全感，再一一改善。

改得自己，都不再是自己。

「Cynthia！你響邊呀？」

我都不知自己跑了多遠，只知道我雙腳累得都不像再是自己似的。但我還是抬起那灌了漿的腳，強行地踏進她家。

「唔好.....」

Cynthia拿著一把生果刀，在廁所對著鏡子打量著。

「唔好做傻事呀！」

她轉個頭來，咧嘴微微一笑，並開始在自己臉頰上刻上一刀又一刀。

「求吓你，唔好.....」

「點解喪屍皮膚咁差既，咁我一直以嚟敷既面膜，搽既美白咪冇用囉？」Cynthia突然活生生的從自己臉龐扯下一塊大得猶如手掌的真皮下來，馬上變成一位血人。

而我，早已被眼前的她嚇得倒跌在地上，抱頭痛哭。

「仲有好多...好多地方都好樣衰！」

Cynthia更是把刀在身軀各個位置來回地刺入再拔出，整間廁所滿滿盡是黑色的血。

「係你，係你搞成我咁樣架！」她眼神空洞的望著我，彷彿是要準備把所有不憤都發洩於我身上。

「你變成點都好，我都會咁愛你架！」對，所有事情都變了也好，我對你的愛，依然依舊。

「係咩？你唔係剩係鍾意我個樣咩？如果我依家變成咁，你仲愛唔愛我呀？」這次，Cynthia毫不猶豫的把刀子插在臉頰，張開口時甚至能夠看到刀頭正在口腔之中。

「愛！愛！你唔好再傷害自己啦好唔好.....」我仆倒過去幫她把生果刀輕手地抽出。

「麥俊傑.....」

「冇事架，我依家搵野幫你急救吓先！」我正想回客廳找來急救藥包時，Cynthia卻把我捉住。

「你係咪話過，只要我想點，你都願意配合我架？」Cynthia每句字，總會吐出血來。

第六十一章

「係！」

「既然係咁.....你可唔可以親手.....殺咗我？」Cynthia用她柔軟的手緊握著我持著刀的左手，瞄準著自己的心臟。

「我真係，好唔想變成喪屍。我啱啱跑返嚟既時候，我見返我呀爸呀媽.....我唔想變到好似佢地咁，好嘔心.....」最終，我倆的手停留在她胸襟之上，未有插入。

「但係我唔夠膽.....我知你會幫埋我最後一次。」

點解？

「如果你真係為我好，想我開心既話，請你殺死我啦。」儘管來了夏天，但Cynthia的手依舊冰冷得很。

「我做唔到.....」我拼命的縮回手，但Cynthia卻用力得連手都顫抖著。

但我的力氣還是比她來得要大，那把刀子正躺在地上。

「你又話你愛我？點解咁少事你都唔肯幫我做？」Cynthia的反應比我快，搶先一步奪回刀子。

「我唔想冇咗你.....」但我發現，Cynthia這次的刀子並不是指著自己，而是我。

「你同我出去。」

我被她迫至陽台，她關上了玻璃門，留下我在戶外。

「麥俊傑我同你講，我呢一世，下一世，都唔會愛你。」Cynthia握著刀子握得連青筋都全湧現。

「我憎死你！憎死你！憎死你呀！」

插入了。

Cynthia她，果斷的把生果刀，穩穩的插進了心胸之間，瞬間噴出墨黑的血，把她的衣裳重新染上色來。

「你開門呀！快啲開門呀.....」我不停拍打著玻璃窗，但還是於事無補。

打破塊玻璃佢！

我隨地拾起了一個花盆，想也別想便給砸過去。

強化玻璃。

「點解你要咁傻呀.....你死咗，我生存仲有咩意思呀？」看見裡頭的血開始滲漏，我便知道Cynthia的生命，也快將結束。

我一直以嚟既任務，亦都因為咁，而失敗咗。

「我.....係我間接整死你.....係我既錯.....」

我瞄著地上剛被我打破的花盆碎片，不禁執了一塊。

「你仆夠街未呀？你睇吓，你依家係親手摧毀你所謂既生存意義！」健美喪屍總是在人傷口上灑鹽巴。

「你幾時先肯收聲呀？」我決定把我的憤怒全遷怒在健美喪屍身上，正想上前把健美喪屍擻倒。

「你自己講過，你仆埋呢次街之後就會死心！」健美喪屍的下盤穩得很，不但無法被擻倒，竟反倒讓我一時失去平衡而跌倒。

「.....」

「個天都就光啦，不如搵個地方慢慢傾。」健美喪屍伸出手把我扶起，再半推半就的拉我離開現場，只留下那死相慘不忍睹的Cynthia。

永別啦.....對唔住.....

「不如我又講吓我個故事俾你聽呀。」身邊的喪屍都開始各自頂著不同的物件活動著，看來與一般的香港沒兩樣。

與此同時，健美喪屍也打開了他持著的雨傘。

等等，我倒是沒看錯了吧？報攤中居然有今天的報紙？而正在擺檔的竟然是一隻老年喪屍？

「乜你想睇報紙咩？」健美喪屍隨手拿了一份並塞進我手中：「我地唔似得你地，我地呢個世界唔洗用錢。」

「點解既？咁你地點生活？」我從未對健美喪屍曾有過半點好感，不論是何時何地。

「你見我地需要野食需要飲水咩？」健美喪屍帶著我不知來到什麼地方：「冇作用既野，我地就唔會俾佢存在。」

「咁我呢？」

第六十二章

我停下了腳步，眼角的淚珠終於還是忍不住而滑了下來。在整個生化危機當中，我又到底有做了什麼有意義的事？

「你依家冇，但係你之後就會有。」健美喪屍掏出剛剛與報紙一同給予的紙巾。

「點解係我？點解唔可以係其他人？」我沒有接過紙巾，反倒想讓眼淚自然風乾。

「因為如果有你，就根本唔會有呢件事發生。」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既意思係.....」我低著頭，心中正在祈求之後的答案並不是如我所想般一樣。

「你係病毒源頭。」

點會咁架？做咩突然之間又爆咗咁難以置信既事出嚟？

「我？我好地地又點會有喪屍病毒呢？唔好講笑啦！」也許是健美喪屍見我情緒低落，才說出這看似好笑實質無謂的話。

「你自己諗吓，點解個個一俾人咬就變喪屍，但係你就可以隨時變身？」

「咁.....咁係因為，我當時係俾一大班喪屍咬，所以先會咁.....再唔係既，話唔定當時真係有隻狗呢！」我急得快把報紙都抓破。

「只要你唔係剩係見到一隻喪屍，你都俾一大班喪屍追住嚟咬架啦。」回想一番，所有生還者故事的確總會有一段是被一群喪屍所追殺。

「我地香港有今時今日，都係因為你先會咁。」

！

「冇可能架.....」我每天的生活都如常，身體也沒有什麼大礙，家族也未曾有什麼大病，為什麼.....

「不過呢次唔同啲，因為唔只你一個係病毒源頭。」這次輪到健美喪屍停下了腳步來：「所有一九九七年七月一號出世既，都有一定既機率會成為帶病者。」

「咁.....咁我都唔一定會係.....」儘管是有那麼一丁點的機會，我也不願成為千古罪人。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號出生人口係一百零四個，當中有一半既人，即係五十二人有喪屍病毒。」健美喪屍抬頭望上天空，發現烏雲蓋頂便收起雨傘。

「而你，正正都係嗰五十二人之一。」

「你又知？」

「剩係見你可以變嚟變去就知啦。」原來我們不經不覺就來到了一間露天咖啡店，健美喪屍隨口叫了一杯mocha。

「你地出世既時候，醫院會同大家做個人體實驗。你地咁多個嬰兒會分開兩組，一組會注射一種新型疫苗，另一組只係注射生理鹽水。話就話想測試新型疫苗對人體有冇害，實際上就係將啲喪屍病毒注射落你地體內。」

「但係.....醫院話做就做啦咩？啲家屬呢？」椅子都還未坐暖，我便再次激動的站起來。

「講起嚟就出奇啦，又真係冇一個家屬拒絕醫院。所以話呢，真係冇錢使得鬼推磨。」健美喪屍笑得彎下腰。

我回想起之前與媽媽交談時，她的確有說過我出生的時候醫院有邀請過我當他們的試驗品，並實斧實鑿的說毫無不良影響。

當時我老媽的確是想了一會，但當醫院再提出可讓我終身免費看急診的時候，媽媽還是點了頭。

「咁點解醫院要咁做？」我氣得拍枱質問道。

「你諗吓你出世嗰日係咩日子先啦。」

我出世嗰日係咩日子？

香港回歸。

第六十三章

「呢一切都係大陸做既？」這可算是哪門子的陰謀論，居然發生得如此荒誕？

「嗶嗶嗶，你自己估架，唔係我爆響口講出嚟架！」健美喪屍自動自覺地戴起頭盔來。

「咁樣對大陸有咩好處呀？」凡事必有因，總不可能說一句屎忽痕便搞得香港落得如斯窘態！

「我Q知咁多咩。」說時遲那時快，一頭身穿哥德式服裝的女喪屍把健美喪屍剛剛所喊的mocha送上。

想不到喪屍們早已融合於我們社會之中，過著和人類一樣的生活。

「又話你地喪屍唔洗食野都生存到既？」我搶過咖啡呷了一口，與平常的無疑。

「你地做好多野都唔關生存事架，生存同理生活係兩件事嚟。喂，講返正經野先啦，反正大家既目標都係一樣，就係想令呢個香港更加美好，咁點解我地唔合作呢？」

「點解要合作？」的確，我對喪屍的評審是有回了些少的好感度，但也不致於要合作吧。

「多個人好辦事呀嘛！你都唔想再過住啲偷偷摸摸既日子啦。」

「咁你想我幫你地啲咩？」我把杯中的咖啡一喝盡光.....我都忘了那杯咖啡是健美喪屍的。

「上面暫時都係要我地將所有人類變晒做喪屍先.....」簡單一個命令，恐怕就用上一段時間才能完成。

「等等先，你話上面既意思.....係咪啫係大陸呀？」問題又回歸至起點。

「咁成件事係佢地搞出嚟既，就緊係聽佢地講架啦。」健美喪屍執起報紙並翻閱。

「呢個地圖.....」我總是覺得報紙末頁這地圖與我日常看的有所出入，但一時又說不上是哪出了問題。

「自從香港發生咗你地口中所謂既生化危機之後，社會已經進入咗無政府狀態，所以大陸咪接手管理返你地囉。」嗯！正是那幅地圖把香港與中國一樣都染得通紅。

「唔通呢個就係大陸搞呢場野既原因？」

「我諗就唔係啦，如果佢地真係想管理返香港，洗鬼搞咁多野咩，直接揸幾十架坦克車入嚟咪得囉。」揭過內頁，新聞正報道著大陸於邊境地區增加人手，所有喪屍靠近一律格殺不論。

「到底點解要咁做.....」

「理得佢地啦，總知我地之後就大把世界，唔洗休啦！」健美喪屍正想與我握手之際，我卻未有領這份情。

「我要去搞清楚成件事係點，之後再諗辦法令一切變返之前咁。」

「你估你真係alice？依家咁好地地做咩唔好？」健美喪屍那隻帶有數條米白色的蛆在蠕動的手止在半空。

「係唔係都已經唔重要。」我平心靜氣地站穩住腳，正視著健美喪屍把話一字字的吐出：「或者依家呢個香港係好，但係我都係鍾意以前個香港多啲。」

接下來，我走了。

是的，我自己也不知自己該去哪裡好。

暫時嚟講，我亦都唔知自己做有咩可以做。所有同伴唔係俾我殺晒，就已經從我人生中離開.....

日常生活，我就只是返學，放學，返屋企。又沒有參加什麼團隊，朋友自然也沒多個。但在這次，我卻認識了許多萍水相逢，卻成為了生死之交的人。陳sir、眼鏡男、慣青.....

若是只是對我而言，生化危機到底是好是壞？

恐怕這問題，回答不了。

我沒意識地掏出鑰匙，打開了久違的家門.....嗯，我回家了。

第六十四章

「我返嚟啦！」哈，我到底是跟誰說這番話？母親早就慘死在房間裡，老爸？我出至娘胎而沒有見過這個男人。

我一直也是與母親二人相依為命。可惜的是，如今卻失去了依靠，與她天各一方，屍鬼殊途。

既然未敢踏入母親的門，倒不如攤在沙發之上，頹廢並揮霍自己的青春吧！

真的不知道，還能從哪方面入手。也許健美喪屍果真的有他的道理吧，要是我跟他合作，早已大把世界，用不著如此的愁眉苦臉。

拿出筆記簿，隨便的亂寫一通，卻發現原來簿本只剩下十多頁。想必是我的人生，也只剩這數十頁吧。

但不知為何，我把字型盡量壓小，內心是還未有放棄嗎？我不知道。說得還真夠白痴，人類大腦的思想，總和實際上的行動差天共地。此外，人類永遠也沒法利用大腦去思索大腦自身的運作。

眼鏡男，這又是否你口中的人類獨特性？

寫罷，又再三翻閱以往所記錄的筆記。其實即使不看，一切發生的事我依然歷歷在目。就似是繡花章一樣，畫面早已刺進我大腦之中。

可是在毫無方向的情況之下，回望過去都不失為一個好辦法。殊不知天外突然不知從何飛來一個靈感。

果然！

我真係諗少咗一樣好重要既野！

「我個腦到底響到做緊啲咩架？之前明明有幾次已經覺得唔對路，點解咁都可以唔記得？」我一個翻身好讓手機能滑至掌心之中。

討論區！

儘管上面再也沒有任何新的發文，但經我測試過後發現此討論區還能運作！沒有網絡又如何能夠上線並發文呢.....

「唔通係內聯網？」我也忘了說，我壓根兒就是一個電腦白痴，有關電子電腦什麼的問題，我通通都是交予給別人待我處理。

唔理點解啦，總知就一定有問題啦！今次就係可以拯救到香港既最後機會啦！

我死命的三步併兩步衝至細巷之中，不時大嚷健美喪屍現身。

「嗌得我咁急做乜呀？唔係咁快就回心轉意呀嘛？」只見健美喪屍從轉角位冒出，我隨即把手機螢幕

亮在他面前，不多作解釋。

「就係咁？所以呢？你唔係咁小事就嗌我出嚟呀嘛，大佬你估我真係得閒到咁可以成日跟住你咩，我都有野做架。」怎麼他好像沒太大反應？

「你一早就知？」

「我都係會員嚟架。」

「你知咁做咩仲唔做野呀？呢個討論區唔洗經網絡都可以用到。你之前咪話過剩係香港先有生化危機架嘛，一定有人依家唔響香港，我地可以叫佢地聯絡外界啲人救我地！」我早已盤算好行動計劃的一切。

「夠啦。」

「係呀，救呀！我地好快就可以冇事啦！」我未有留意到二人所說的字有所不同。

「我係話足夠個夠呀！」嗯，他提醒了我：「你可唔可以唔好再諗點反抗呀？依家咁樣有咩問題呀？」

「你真係覺得冇問題咩？」我急了，急得直躲著腳。為何他總是一副既來之則安之的樣子？

「就算真係俾你反抗到，贏咗又點呀？呢到一早就返唔到去以前咁。」健美喪屍還不忘補上一句：「我地唔夠佢地嚟架。」

「你唔係話過，喪屍係最高智商既生物嚟咩？」我一時想不透，到底他們的聰穎是何以見得。

「就係因為我地有智慧先知我地根本唔夠佢地鬥！」

「你試過啦咩？你地乜都未試過就話冇可能，咁樣叫高智商？」我恨不得一口直接把他吞口中。

「我唔洗試吊頸燒炭都知會死！你可唔可務實啲，腳踏實地啲呀？」他同樣也氣壞了。

.....

「你真係甘心咩？」

第六十五章

我已沒力再作任何辯駁。不是力氣上的乏力，而是打從心底的灰心。

「根本就冇話甘唔甘心，我地一直都係活嚟佢地個計劃入面，冇佢地，就唔會有我地既存在。你都睇到啦，雖然我地變晒做喪屍，但係又有咩問題？我地咪又係咁生活。」健美喪屍老實且不客氣地說出他的心聲。

個人認為，仲難聽過粗口。

「人叫你做咩你就做咩，你係佢隻狗呀？」我懶得再跟他進行對話，反倒是找來身旁的路人喪屍：「點解你地唔嘗試反抗呀？你地真係甘願去到呢個地步？」

「你地真係肯好似扯線公仔咁，俾上面班人為所欲為？」

無一不是遠離我，就是耍手擰頭，彷彿全個社會之中，就只剩下我一人覺得有問題。

呢個香港，已經崩壞咗.....而入面啲人，早就已經唔再係之前既香港人.....大家剩係諗住只要生活平安就夠，之前所擁有既野冇晒都唔係問題。

「好彩你地係喪屍，因為你地根本枉為人！」我厲眼指著站於最前方的健美喪屍：「我係唔會眼白白睇住香港一步一步咁俾人破壞而唔出聲。」

我實在不想再跟他們對視多一秒鐘，只好轉身再次回到家中。在歸家的路程中，不時聽到身邊的喪屍對我的指摘聲，說什麼要不是大陸，香港根本不會變得那麼好之類的。

有些喪屍甚至叫我別把社會的安寧放於桌上作為賭注，要求我馬上停手。

但，我並沒有理會。你們說我一意獨行也罷，說我破壞社會安寧也罷，我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找回原有的香港。

只有這樣，一切才會返回原點。縱使世人都把我視為眼中釘，千古罪人。只要我認為這件事是對的，我便會做。

反抗，是唯一的出路！

「(求救)有冇巴絲身處外國？」

「我地香港現處於一個非常危險既時期，希望身於外國既朋友可以幫幫手，搵吓幫手。」

隨後，我再附上了數張相片，希望增強說服力。

「巴打，香港到底發生緊咩事？點解日本機場嗰邊話往返暫時未有香港既班次？我明明一早訂好晒機票都話冇？」

想不到還真的有人回覆！整件事總算是看到了出口！

「係生化危機，我知件事係好難令人相信，而我亦都唔知點講你地先會信，但係依家成個香港都係喪屍。巴打你可唔可以去搵吓日本政府要求派兵嚟香港？」

的確，相信那位身在日本的巴打若是走到相關部門時，鐵定被抓至精神病院，但這也只是最後方法。無法自救，就只能請求外界幫忙。

緊接，我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全寫在討論區之上，雖說還未得到證實，但相信真相還差不多遠。

「認真，除咗呢到之外，我用過好多方法都同唔到香港既朋友聯絡。不過點解又可以用呢個討論區嚟溝通呢？」很快，便有更多的巴絲回覆。

「如果真係好似呢位巴打咁講係大陸既計劃既話，咁應該係大陸斷晒所有香港同外界既聯絡方法，但係只係萬萬都想唔到仲有呢個討論區。」

這個解釋.....還算是說得過去吧。

「總知巴打你自己小心啲啦，我地去會諗吓辦法幫你架啦。」

以現在的情況來說，我可算是安全，因此也不會擔心什麼生命威脅。可是就總有一些人是不相信我說的話。

「show blocked user。」

「一打膠唔洗找。」

「樓主曲到圓，between正評引伏。」

說實的，我當下真的有一刻的衝動想說自拍一張讓他們見識一下喪屍的樣子，可是當我想到他們只會稱讚我的特技化妝時，便打消了這念頭。

除此之外，我還要讓更多喪屍明白香港的現況，總不能讓大陸把香港弄得活像死城一般，任由他們玩弄！

「各位，雖然今日大家都係喪屍，但係我地曾經都係人類，曾經擁有過基本既人權。但係如今，我地就連做人既權利都冇！佢地有冇問過我地想唔想做喪屍？點解我地今日仲要聽佢地講野？」

獨自一屍，手持麥克風站於馬路旁，希望有喪屍能夠聲援我.....那怕是只有一個也好。

「好心你啦，香港變到咁和平你就咪鬼再搞事啦。」一位載著一家的喪屍父親在紅綠燈前停下來，扭開車窗叫道。

「我認得你，你咪嗰個半人半屍響圖書館到殺喪屍架嘛！香港有你真係不幸，好心你就搵個地方死咗佢啦！」坐在旁邊的母親也不忘嘲諷一番。

「.....」

第六十六章

乜.....真係我錯咩？

「我講過架，我叫你唔好搞咁多野架，根本唔會有人聽你講野。」

「你大可以無視我，當我係鸚鵡咁看待。」用不著回首，我也知道我是跟誰對話：「但係唔該你唔好阻住我。」

「哈.....好，好。你自己發吓夢先啦。」想必在健美喪屍眼中，我絕對是一個牛皮燈籠。

可是，我就是如此的一個人。

我係香港人，我唔係你地所謂既喪屍！可能你地曾經都係香港人，甚至此今亦都叫自己為香港市民。

但係好對唔住，響我心中，只有呢個香港，已經唔再係以前既香港。而你地，亦都唔係真正既香港居民！

突然，四周的喪屍不知不覺間，全走光了。

？

遠處駛來一輛看似是貨櫃車，但又好像不太相似.....

這輛車，沒有輪子。

仆街，坦克車。

「咁搵快就搵到救兵？」不可能吧.....網絡果然是一呼百應！

坦克車就這樣，停在我面前。不知打開了車門後，會是哪國的士兵臨接我呢？是剛剛那位日本巴打嗎？

「就是他嗎？」傳進我耳中的，是普通話。

「台灣！」我一時興奮得直大叫來。想真一點，台灣離香港只不過是數百公里，立馬派兵的確有可能趕至香港。

「我等了你們好久了！」我多年來所學的半桶水普通話總算是能學以致用，大派用場了。

我隨即爬至坦克之上，並拍打車廂要求裡頭的士兵開門。

「打門吧。」

「謝謝你們，我真的有好多事情要跟你們說.....首先當然是感謝你們願意相信我！」在我眼前，是兩位戴著面罩的士兵。

「開車。」

士兵是否都比較嚴肅呢？不過我還是獨自一人說話，完全沒有理會到底他倆能否聽得懂我爛得很的普通話。

「夠了，咱們想靜一會。」

「好好好，我閉嘴就是了！反正我之後也要一本自傳好讓世人都認識我這個生還者！」我還不忘拿出剩下幾十頁的筆記本繼續寫著。

原來將快寫完的原因不是因為我的人生快要結束，而是這場生化危機要結束！哼，這些死喪屍，也是時候把之前的香港還給生還者了。

等等。

佢啱啱話.....咱們？

唔撚係掛.....

我假裝有意無意地放鬆關節，轉動頸項時便發現坦克車裡所有字體都是簡體字。

呢架根本就唔係台灣坦克車，而係大陸既坦克車呀屌！

「老兄老兄，我們現在.....去哪呀？」冷靜，這時候最重要的是理性。

「你別多問就是了，待會要下車的時候自然會告訴你。」現在我腦海中，有成千上萬個被大陸處死的方法，無一不是痛苦得生不如死。

「老兄我突然想去洗手間，你能在前面讓我下車小解嗎？」跟他們說去洗手間，還虧我想得到這個藉口。

「很快就到了，你就再忍一下吧。」

他們是人類，但我卻是半人半屍。理論上，我應該有一定勝算.....要嗎？要飛撲上前咬他們嗎？

恐怕.....也沒有更好的方法了。

先讓我觀察一番.....但我始終還未有咬人的經驗，但根據以往，理應是咬任何身體部位都行。那麼...

...

手腕。

係得嗰個地方係兩個大陸士兵都暴露咗出嚟。

好吧，這本筆記就先寫到這裡吧，要是我能逃出生天的話，再慢慢記錄這個過程。

「吓？之後呢？個故事點解去到呢到就完咗既？」

第六十七章

「我都唔知.....呢本野我係今朝返學既時候響街到執到。」我坐在課室一角，正與友人對這奇怪的筆記評論一番。

「如果剩係用故事嚟計，都真係幾好睇既，不如你幫佢寫埋個結局啦。」友人半帶玩笑的把筆記本拋至我桌上。

「唔知點解呢，我覺得呢本野入面寫既野，好有可能係真既.....」從書中不時有染上血跡的頁數，再加上最後數頁的字體特別潦草來看，若是普通故事用不作模仿得如此迫真。

「唔好傻啦，呢個故事係講緊2017年既香港喎，依家都成2053年啦！唔通本野就係咁訓咗響條街到咁多年都有人執走佢？」友人說的，也不是沒有他的道理。

「講係咁講啫.....但係.....」打從拾到這本筆記開始，我的目光便無法從它遠離半秒。

對了，就讓我來把它續寫吧！

萬騫源，不知我在這時候把我的名字寫進這書中又是否合當？

「不過如果真係好似本野入面咁講，香港以前真係咁既話，都真係幾特別吓。」友人幻想著以往的香港是一個怎樣的城市。的確，筆記中沒有為香港加以過多的描寫。

說時遲那時快，下一課的老師剛好踏進了課室。是教歷史的Miss Wong。

「嚟，我地打開書，今日我地會講吓中國滿清晚年所發生既事.....」老樣子，Miss Wong所講的我差不多一粒字也沒聽進耳中。

咦？點解我唔問吓Miss Wong有關香港幾十年前既歷史？

「Miss Wong，我想問吓2017年既香港係點架？」

「？」

Miss Wong被我這一問，一時啞口無言：「萬騫源同學點解你會冇啦啦咁問呢？滿清晚年係講緊十八世紀既事，唔洗咁心急住。」

「香港係咪真係有過一場生化危機？」我繼續追問。

「喂，條友係咪傻咗呀？生化危機？幾多年前既戲嚟架？」這記問題，引起不少同學的嘩然，就連友人也不禁笑得眯眼。

「各位同學靜一靜先。」

只見Miss Wong吸了口大氣，彷彿正思索著應該把心中的話說出：「的確有啲野史係有提到香港有過喪屍，不過之後中共好快就派兵嚟香港，解決晒所有事。」

「所以.....係真既？」我還是針對住最根本的問題。

「你就當係一個都市傳說咁聽囉，係咪真事就有待有力既證據。」Miss Wong籠統地總結對話。

啫係話，書入面真係好有可能係記錄緊真相！

「喂，放飯啦，鍾意本野都要出去食飯架。」友人半推半就的把我拉出課室。

「中共係咪真係清晒所有喪屍呢？.....」不知是否被筆記所影響，害得我對習以為常的事都生了疑。

「本野係咪咁有影響力呀？唔通我地全部都係喪屍？咪傻啦，擺明就係寫個條友亂寫啦！不過佢都算大膽啦，連中共都擺埋上枱.....喂本野你都係唔好咁張揚啦，廢事俾人見到就唔好啦。」友人善意的提醒，我並沒有放在心中。

因為我俾佢前一句吸引住。

「我地係喪屍？」

「喂我講吓啫，洗唔洗咁認真呀？本野夠話喪屍唔洗食野啦，咁點解我依家又咁鬼死肚餓？」走到飯店後，友人還未坐下已隨便地點了一個飯。

「點解我一直都冇聽過呢段歷史既？再加上.....件事都只係講緊幾十年面前啫，咁啫係五十幾歲以上既人都一定經歷過啦！」我沒有接過餐牌，直接叫了一客肉醬意粉。

「咁.....你估故事入面嗰個男主角最後係咪死咗呀嚟？」未幾，我倆所點的餐已送上。

「我點知啫，不過諗諗吓，香港發發生化危機都真係幾得人驚！好彩中共嗰邊肯派兵幫手，如果唔係我地都真係唔知點算好！」每每幻想到祖國英勇的士兵，嘴角都情不自禁地向上翹。

「喂你本野就嚟冇位啦。」食罷後我們便準備回校之時，友人正翻閱著，原來就只剩那麼一頁。

遠處突然來了一位衣衫襤褸的中年男人，說得還真奇怪，明明香港理應人人都富裕得很，怎麼還會有如此貧窮的人？

「喂，大獲！對面有幾個公安呀，你本野俾佢地見到仲得了既！」友人慌了，但我的視線依舊留在那乞丐。

他.....是在尋找什麼嗎？不時望著路面，難不行他掉了什麼？他還是在我今早拾到這本筆記的地方四周查看，難道.....

「扮冇事，快啲戴返頂帽行啦！」

總覺得.....他所尋找的東西.....正正就是我手頭上的筆記。

都係時候，還返俾本野既主人啦，希望你唔好介意我響你本野入面寫咗幾頁啦。不過.....你總算俾後人知道，香港曾經發生過一件咁既事。

多謝你。

咁都俾我搵得返.....都咁多年啦.....估唔到真係俾我搵得到.....

原來，真係有世人睇到呢本野.....

「仲未完，我仲未輸。」我乾脆倒坐於地上：「就算你洗晒所有喪屍既腦都好，只要一日我仲生存響香港，那本野一日都未俾人破壞，那段歷史依然會存在於世上。」

寫罷這句，已再沒位置讓我多寫一字，就這樣吧。

「英，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

「我只是叫你在電台上講一些廢話，我會把它給干擾掉。為何你要把實驗室的地址說了出來？幸好，結果還是一樣，不然我一定要你死無全屍！」

「.....」

「你這隻走狗，本想讓市民死前對你和你的政府好感度上升，你媽的居然敢反我？」

「哼，我想，你還是沒有資格當一個人，還是給我他媽的回香港當喪屍吧。」

說罷，那位單名叫「英」的男人，毫無反抗之力的情況下，消失於歷史中，永遠。

~~完~~

第六十八章

響呢到好多謝大家對我一直既支持
需知道你地每一位既出現都唔係應份
你地每一位都成為我人生中好重要既人，見證住小弟既成長

呢個故既結尾，可能好多人都唔鍾意，甚至覺得好差
但係我想透過呢個故去話俾大家知，呢個香港正正就係發生緊呢件事
每日都有一百五十隻喪屍落嚟香港
而我們既文化，亦慢慢受到喪屍既影響
你覺得呢個故既劇情愈嚟愈荒謬？
但係呢個香港正正如此
如果你地嘗試去MATCH返故事同現實既事
就會明白呢個故既真正意義

不過我都明白呢個故有好多不足之處
錯別字呀，劇情問題呀等等
如果對故事有任何唔明既地方，歡迎響到同我討論，我會為大家一一解答
希望之後既道路上，你地都仲會睇住我既成長，最好就直頭不離不棄啦

見係你，同你講吓我個計劃啦
其實呢個故，只不過係第二集
而生化危機前同後既故事，將會分別以其餘兩篇故既同大家分享
可能你會問點解唔出第一集先呢？
嗯...呢個問題問得幾好，我下個星期答你

最後最後，我亦為大家準備咗一份小禮物
放咗響我FB入面
得閒既話就入去睇吓啦
呢份禮物都搞咗我足足兩三日架啦
如果可以既話，順便俾埋個LIKE我就最好啦
<https://www.facebook.com/kindernok/>

好，同大家約定先，我地下星期六見啦，到時我要見返大家個名呀